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朝圣者的灵魂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编者序言：朝向生命

王家新

—

热爱上叶芝的诗，还是在我刚上大学不久的时候，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由袁可嘉等人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里面的由袁先生自己翻译的叶芝的一组诗。仿佛无意间在茫茫人海遇上了“神秘的一瞥”，我被那里面一种致命的魅力吸引住了。可以说，从叶芝那里迸发出的光辉，照亮了刚刚踏上人生和文学道路的我。

从此，叶芝在我心目中成为某种痛苦而高贵的诗性灵魂的象征，成为我自己秘密的对话者、审判者和守护神。对于这位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们曾有着多种说法，诸如“象征主义巨匠”、“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的灵魂”、“无可置疑的大师”（T·S·艾略特）、“生与死的骑手”、“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等等，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但我更宁愿通过自己的道路来接近他、发现他。诗人自己生前期待的，也恐怕正是能不断地对人们的灵魂讲话，而不仅是在文学史上空留一个浮名。

1992—1994年旅英期间，我最大的愿望之一是去看叶芝当年在伦敦的住房（23 Fitzroy Road）；我还知道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和丈夫分居后曾住进那里，在那里她写出自己一生最后、也是最好的诗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我几乎是怀着一种颤栗的感情踏上了寻访的路。但是，在那个冬雾沉沉的黄昏我却走丢失了，而且在回头望一座灯火明亮、童声喧哗的幼儿园时，我扭伤了自己的脚。我想这也许正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吧。其实在诗人那里也往往需要某种“致命的缺失”——犹如毛特·岗之于叶芝——以保证他能写出诗篇。对此，叶芝的传人、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内曾这样说到：

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径不如说是一个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舌头的管辖》）

这的确是个中之谈。我“服从了这样的安排”，不再急于探访叶芝旧居，而是静下来读他的诗以及普拉斯的作品和传记资料。在孤单无助的日子里，正是叶芝的诗与诗剧给了这位女诗人以某种超越痛苦的力量。“房子已经备下，我去为你拿来酒和面包”，叶芝这朴实的诗，竟使普拉斯怦然心动，仿佛这是一个冥冥中的灵魂在对她讲话。她得到了，又在期待着。在给母亲的信中，她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去爱尔兰看叶芝当年的神秘塔堡。正是由于这种向往，普拉斯这样写下了：“也许在爱尔兰我可以找到我的灵魂”（In Ireland I may find My soul）；而我记下了这句话，因为这恰恰就是当时我在那个雾伦敦时想要表达的！

总之，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本世纪一代代诗人，或者说不同语种的作家和诗人，都曾从叶芝那里受到过激励。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所言，叶芝“不仅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且还超越现代主义”，成为本世纪最

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人们反复阅读的那么少数几位伟大诗人之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一再谈到早年他从叶芝诗中所获益的一切，以及现在心怀的感激。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另一位英语大诗人奥登在叶芝逝世后写下的《悼念叶芝》一诗。诗中不仅表达了由于一位伟大诗人的离去，生命的水银柱一下子跌到最低点的哀痛之情，还表达了奥登自己由于叶芝而获得的崇高信念：“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荡葡园”。可以说由于这首挽歌，奥登达到了叶芝所说的“英雄的悲剧”的高度。富有趣味的是，该诗的最后两句：“在他的岁月的牢狱里，教自由的人如何赞颂”，本来是写叶芝，最后成为奥登自己的墓志铭，铭刻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著名的“诗人角”里。这就是说奥登最终成为英雄挽歌中的主人公。叶芝的精神不死：它照亮了另一个诗人。

因而，编选这套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为了向叶芝致敬。

二

美国著名诗人、本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将埃兹拉·庞德当年从美国到欧洲后说过：叶芝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当代诗人。时间印证了庞德的话。在今天重读叶芝，我发现叶芝绝不仅仅是早年印象中那个优美的行情诗人；随着更深入的接触，一个复杂的、充满了多种启示和可能性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而叶芝也益发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为此我惊讶、欣喜，好似在梦中遇到了意料不到的财富。

像《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开头：

“我在日暮时遇见过他们，
他们带着活泼的神采
从十八世纪的灰色房子
从柜台或写字台走出来……”

我不能不惊叹于这种大手笔了：在经历了历史上一场血的悲剧后，诗人强行抑制住自己的颤栗，以一种看似什么都不特别的笔调开始了他的挽歌或史诗，直到我们读到“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们这才意识到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开始为一种失败的美、悲剧的美所照耀。也许正是通过这首诗，爱尔兰的民族精神才得以升华到一种悲剧的高度，并像诗人一再写到的大理石那伴不可磨灭。

这一切，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所说：“他（叶芝）仍追随着早先曾指引他的精神，来担任爱尔兰的诠释者。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等待着有人赋予它声音”。

只不过在这其中有两点更使我本人着迷：一是在对民族的神话、历史和现实进行诠释时，叶芝却能把这种诠释变成“时代意识的一部分”（T·S·艾略特语），换言之，从具体经验中透出了与我们每个人都深刻相关的20世纪的精神冲突与焦虑；二是在从事这一切的同时，叶芝又在致力形成一种既不重复于他的过去又不同于任何同时代诗人的现代诗学，正是这种诗学能把个人与历史、艺术与政治、激情与反讽、信仰与智慧等等相互熔铸为一个整体。用叶芝自己的话来说，他年轻时就对三样东西感兴趣：一种文学形式，一种

哲学思想，一种民族信念，而从那时起，在他的头脑中就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把你的各种思想锤炼成为和谐的整体”。

叶芝的一生，即体现了这样一个“锤炼、统一”的过程。纵然他比其他人更敏感地意识到“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基督重临》），但他并不因时代的日趋破碎而破碎，相反，在其一生中他都致力于一种“心灵的重新整合”，致力于一种具有这种整合力量的诗歌。在这一点上，他与T·S·艾略特便大不一样：同样信奉于一种“非个人化”的诗学，在艾略特那里深刻显现了现代世界的分裂，而在叶芝这里却重新达到了整个人格的整合，“血，想象，理智，交融在一起”，

“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的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
……………（《在学童中间》）

其实这也是叶芝自己的诗在其出神入化之时所达到的境界。的确，艺术的完美以及人生的完美都来自“锤炼”，正如艾略特所“惊讶”的那样，“叶芝在已经是第一类（非个人化）中的伟大匠人之后，又成了第二类中的伟大诗人”（见第一卷中艾略特文章附录），换言之，成为超越于现代社会混乱之上的某种诗歌人格的光辉象征。

而这一切都包含着诸多启示，包含着一个艺术家在其自我争辩、自我超越中不断走向成熟的秘密。让我们记住叶芝在这个过程中所承受的一切：苦难，惩罚，以及那不可言传的精神洗礼。“突然我看见寒冷的、为白嘴鸦愉悦的天穹”，这是叶芝在闻讯毛特·岗结婚后写下的第一行诗（见《寒冷的天穹》），每次读到这首诗时，我都仿佛陷入了冰天雪地之中：是什么造就了这令人心碎的美？是什么在推动我们遭受来自“天空”的打击的同时又蒙受它无所不在的神恩？

要回答这一切也许只能用个字：诗。

三

叶芝主要是一个诗人，但在其一生中，也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论、自传性作品、日记及书信，此外还有一部阐释其象征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专著《幻象》。这些作品，与他的诗和诗剧形成了一种相互协奏的关系。它们合起来仍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灵魂从不同侧面对我们讲话。

叶芝的散文作品不消说具有某种诗的性质，它们充满了诗的激情与睿智，同时具有叶芝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像《诗歌的象征主义》、《幻象·献辞》、《心境》等篇章，它们在论述诗歌、在“传递着它永远新鲜和永远古老的启示”的同时，本身就是一种诗的言说。如果说叶芝的诗歌强烈、节制，并往往把具体经验转化到神话和象征的层次，从而“具备不可解析的完美，微妙到每天都会产生新的含意”，那么读叶芝的散文则犹如置身于激流，我们为一种来自诗人心灵的力量所推动，并处处感受到一如多刃剑那样的美的诸多光芒的照耀。可以说叶芝的散文在现代英语散文中独树一帜，它们增强了一种语言所能达到的明亮程度与诗意表现程度。

而在自传与日记写作中，叶芝则致力于形成和发展一种自我分析的风

格。我时时惊讶于他在这种自我分析中所显示的诚实、智慧与精确——它有时精确到一种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的程度，例如在《1930 年日记四则》中他写到：

我一直在大谈特谈我的长途乘车旅行，即使我嗓子哑了我也不停下。为什么这样？完全是因为我胆小，因为我感到另一个人在评判我，因为我赋予他的沉默以所有可怕的性质。由于被评判所以我必须诱引我的评判员。

在叶芝一生中伴随着这种不断认识自己的愿望，这种自我分析与反讽。在诗人的激情与“神秘本能”中又伴之以一种超越性的自我观照，我认为这恰恰正是叶芝不断走向成熟的秘密之一。的确，叶芝的自传与日记在我看来是我读到过的所有同类作品中的最好的一种，它给我们带来一种对生活的沉思，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最难得的品质，而且处处体现了一种如同诗人自己所说的“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至于叶芝的神话与象征主义体系，对于一些中国读者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其实我们也不必盲目接受。可以说这是一种从爱尔兰特有的文化传统、精神气氛和叶芝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信仰，它成全了叶芝自己的诗，但对其他人未必合适。因此，对于叶芝这样一个致力于神话式写作的诗人，我们只能说：一个相信奇迹的人，最终创造了奇迹——但这是一种诗的奇迹，而非其他。诗人从来不是那种提供普遍性思想体系的人，相反，为了他的诗他必须超越他曾苦心营造的一切。对此，叶芝自己也有过说明：“有人会问，我是否相信太阳和月亮的确像我说的那样在绕着圈转……我只能回答，如果说有的时候我被奇迹迷惑住了（人遇到奇迹时都会这样），而把这种太阳和月亮绕着圈转的词句信以为真的话，事实上我的理智很快就恢复过来了。……它们帮助我把现实与正义结合在同一个思想里”。

因此，叶芝的伟大，最终在于他以自己的诗超越了这一切：“天鹅跃入了荒凉的天国/这种意象可以带来狂野，带来一阵风暴/以结束万物……”（《一九一九年》）在这一点上，他与他所羡慕的歌德一样：“一个诗人需要整个哲学，但他必须将之排除在作品之外”（转引自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需要它，而又不断地排除它，以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雪岭上的苦行人》），这正是一个诗人的智慧与力量所在。也只有这样的诗人能阐释生命，并把我们将导向那永无穷尽的生命。

四

对于“大诗人”与“优秀诗人”，庞德曾有一个很简洁的区分：前者需要读其全集，后者只须读其选集即可。那么叶芝正是一个需要读其全集的巨匠。因为这样的作家，即使其未完成的作品片断甚或“败笔”，对于后来者也是有意义的。

但是，限于各种条件，我们仅编选了三卷本的叶芝文集，尽可能囊括叶芝的抒情诗、诗剧、散文、随笔、理论、日记、书信、演说及自传性作品的精华，为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关于叶芝的基本选本；同时，也为我国几代人对叶芝的翻译和介绍做出一个初步的总结。这里，我愿向最早译介叶芝的卞之琳、查良铮（穆旦）、袁可嘉、王佐良等前辈致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由衷感谢

（尤其是当我重读穆旦的译作时，我总是感慨万端，在那里我感到了两个诗性灵魂最隐秘的交融与相会），同时，也向一大批支持、加入该文集编译工作的青年译者致以谢意。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写到：我倾心于研究一个作家的秘密，如果从中透出的是我们自身的秘密、整个文学的秘密。但是很显然，对于叶芝，我不是一个职业研究者，我只是出于对叶芝的偏爱，并出于让其他人分享这种热爱的愿望，遂有了组织翻译和编选一套《叶芝文集》的念头。文集中的不足之处乃至谬误之处，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同时我相信对于叶芝这样的巨匠，任何选本或译本都不是眺望大海的最后一道岬角。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叶芝在一篇回忆录的最后所讲的“我感到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天平上称

朝圣者的灵魂

· 抒情诗 ·

早期诗作

情歌

我的爱，我们要走，我们要走，你和我，
要到那林子里去，把一滴滴露珠抖落；
要去看鲑鱼戏游，看黑鸦盘旋，
我的爱，我们将听见，我们将听见
牡鹿和牝鹿在远处互相唤叫，唤叫。
为我们婉转唱着的，还有枝头的小鸟，
那隐形的布谷，布谷的激情欢腾，
哦美丽的人儿，死亡决不会来临，
来到这遥远的、芳香满溢的树林。

(裘小龙译)

火炉旁

来吧，梦着帝国和帝王，
在火炉架上，把一颗颗栗子烘；
在我们身边，白色的道路无穷无尽，
在悲恸的星星下，在星星下悲恸。
低语吧：免得我们也悲从中来，
在我们身边，一群群影子潜行——
别去管它，如果越过那影子，
飞滚着“命运”的狂怒的轮。
一个个帝国兴起，一个个帝国衰落，
吵吵闹闹的民族，插满羽毛的战争，
在一小时的梦想中把它们衡量，
在火炉架上，把一颗颗栗子烘。

(裘小龙译)

她居住在枫树林中

枫树林外，一个小小的男孩
在林子边上瞥见一根灰羽闪烁；
一只小山羊，柔软的白耳朵拴着，
在他身边奔奔跳跳，轻盈又欢快。
枫树林里，一个小小的男孩
跟随着带环的鸽子灰羽闪烁，
中午用紫罗兰云彩的面纱把树木轻裹，
风，踮着脚尖仁立，低语窃窃传来。
他们在林荫深处停住，六只脚尖

交错在柠檬色的百合中，一只蜂
在长长的草里——四只眼睛垂得低低——一片
青苔，一个姑娘编织着，歌唱声声，
“我是孤独的静静夫人，我亲爱的伙伴，
在这只纺纱机上我纺着你的命运。”

（裘小龙译）

记忆

记着你，我找出这些娇弱的花一般的
韵，记着你，这个新月初雾的夜空，
在蓓蕾上，在草叶上，闪烁动人，
依恋不去的，是清爽的雨滴，露珠似闪；
是紫色的凉鞋掠过严峻的目光的钟点，
记着你，我沉思默想；而渐渐消融了，
是星光下，蜜一样的心中的从容，
低垂着，垂在柳树丛的寂静上面。
无休无止的寂寥，无以复加的悔怨，
唱着一颗星星年轻的沉思的心灵，
裹在东方的重重叠叠的阴影里，
而“寂静”正举行着狂欢和宴席，
此刻，我的灵魂升起，与它接触轻轻，
远方，一声叹息，彼此的叹息，我们相见。

（裘小龙译）

十字路口（1889）
快乐的牧羊人之歌

阿克迪的树林枯死了，
他们古时的欢乐已结束；
古老的世界靠梦幻滋养；
灰色真理是她新绘的玩具；
然而她转过不安的头：
可是呵，世界的病儿，
在许多随着倡闷的舞蹈
旋过我们面前的变幻事物中，
和着克洛诺斯唱的老掉牙的曲调，
歌词本身无疑是美妙的。
勇武的国王们如今安在，
歌词模仿者？——当着十字架
勇武的国王们如今何在？
眼下一句闲话便是他们的光荣，
据口吃的学童说，
读一些纠缠不清的故事：
往昔的国王已死；
漫游的地球本身

也许只是一个突然燃烧的字，
一瞬间于太空的叮 声中听到，
扰乱了无边的幻梦。
于是毫不崇拜尘土般的英雄业绩，
也不勇敢地寻求真理。
因为这也是真理，
否则你一切辛劳只酿成
新梦幻，新的梦幻，根本就无所谓真理
除非在你自己心里。那就寻求吧，
不知道外星人
用光学望远镜追踪
穿行的群星旋转的轨道——
那就寻求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不知道他们的音讯——冰冷的星毒
把他们的心劈开撕成两颗，
人间的一切真理已逝去。
到涛声阵阵的海边拾一种
歪歪扭扭发出回音的贝壳，
对它的口讲你的故事，
他们将会安慰你，
用动听的骗术
将你的烦恼重唱一会儿，

直唱到他们在真理中消失，
在珍珠般的兄弟情谊中死去；
因为歌词本身无疑是美妙的：
那么唱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我该去了：有一座坟墓
水仙百合迎风飘舞，
我要用愉快的歌声唱到黎明，
安慰那只不幸的小鹿，
它被埋在静寂的地下。
它欢快的一天已结束；
我仍梦见它踏着草坪，
幽灵般在露水中遨游，
被我愉快的歌声穿透，
那古老地球上爱梦想的青年之歌。
可是呵！她如今没做梦：——你梦想吧！
因为美是眉梢上的罂粟：
梦想，梦想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俞洁莉译）

悲哀的牧羊人

有一个人，“悲哀”把他称为狄伴，
而他，梦着他的知己“悲哀”，
沿着风急浪高的海边，缓步徘徊，
徘徊在那闪烁又窸窣的沙滩，
他大声叫着，要星星从黯淡的
王座上俯身给他安慰，可星星
依然暗自窃笑，一个劲儿地歌吟。
“悲哀”称为伙伴的人就高喊：
“灰暗的海洋，听听我最悲恸的故事！”
波涛向前卷去，发出古老的喊声，
在梦中翻腾，从一个山岭到一个山岭。
他，逃离了海洋的辉煌的追袭，
在一个遥远、温煦的山谷中停下，
把他的故事倾诉给露珠晶莹，
但露珠压根儿没管，只是在留神
倾听自己的露珠滴滴答答。
“悲哀”称为伙伴的人再一次
来到了海岸，找到一只贝壳，心想：
“我要把我沉重的故事讲一讲，
最后我自己的话回响着，将悲戚
送入一颗中空的、孕育着珍珠的心；
我的传说将会歌唱着我自己，

而我的低语也有安慰的情意，
看呵，我多年的负担将无影无踪。”
于是他在珠贝的边上温暖地歌唱，
但那独住在海边的伤心人
把他所有的歌变成了模糊的呻吟，
而她在发狂的旋转中，又将他遗忘。

(裘小龙译)

披风、船只和鞋子

“你把什么做得这样美丽又明亮？”
“我做一件悲伤的披风，
噢多么漂亮，在所有人的眼中，
将是那件悲伤的披风，
在所有人的眼中。”
“你用什么做帆去远航？”
“我制造一只驶往悲伤的船：
噢疾驶在海洋上，黑夜又白天，
悲伤的漂泊者向前，
黑夜又白天。”
“你用这样白的羊毛织什么？”
“我织一双悲伤的鞋子：
在所有人的悲伤的耳里，
无声的是那轻轻的步履，
轻轻而又为人所不期。”

(裘小龙译)

高尔皇帝的疯狂

我高高坐在水獭皮的垫子上；
从伊斯到厄曼，我的话就是法律，
在英弗阿米金震荡，震荡
在那扰乱世界的海员的心底；
我的话把混乱和战争从
女孩、男孩、人和兽那里赶走，
田野一天天肥沃喜人，
空中的飞鸟越来越多，
每一个古代的学者将他
自己花白的头低下，

这是叶芝在英国发表的第一首诗。在爱尔兰古老的传说中，有一个皇帝发了疯，藏在考克附近的一处峡谷里。人们相信，如果情况允许的话，爱尔兰的女人都愿意去那里。叶芝的父亲作过一幅画，把叶芝画成“高尔皇帝，把一张竖琴的弦扯掉，陷于一阵青春的疯狂。”

这些都是常使人想起爱尔兰古老传说的爱尔兰地名。

讲：“他赶走了冰冷的北风。”
他们不会无声，叶子在我身边闪动，山毛榉叶冷冷。
我端坐着沉思，又把美酒畅饮，

一个牧羊人从山谷里出现，
哭哭嚷嚷，说海盗赶走他的羊群，
去装满他们鸟嘴形的空帆船。
我叫我冲锋陷阵的士兵，
让我华丽的黄铜战车和他们一起出发，
从起伏的山谷驰向河畔的林荫，
在眨着眼睛的一颗颗星星下，
向着海边的海盗们扑了上去，
把他们扔进长眠的深渊：
这些手赢得了许多只金项圈。
他们不会无声，叶子在我身边闪动，山毛榉叶冷冷。
但慢慢地，当我高叫着转过身，
踩在冒着水泡的淤泥中间，
在我最深的秘密精神中
冒出一团旋转、飘忽的火焰：
我伫立着，在我头上，星星璀璨，
在我身边，闪着人们明亮的眼睛；
我大笑着，在岩石密布的海岸，
在茂密的沼泽中匆匆前行；
我大笑着，因为鸟儿惊起，
星光闪烁，云彩高高地飘去。
灯心草起伏着，海浪翻腾。
他们不会无声，叶子在我身边闪动，山毛榉叶冷冷。

（裘小龙译）

偷走的孩子

乱石嶙峋中，史留斯树林高地的
一块地方，向着湖心倾斜低低，
那里一座小岛，岛上枝叶葱葱，
一只只展翅的苍鹭惊醒，
睡意沉沉的水耗子，
那里，我们藏起了自己。

在叶芝的早期，这是一首带有逃避现实倾向的代表作。诗中的一些地名，如“史留斯树林”等都是斯莱哥乡间的真实名字，叶芝把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了。“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孩子要跟随精灵一起到另外一个世界。不过，这首诗还表达了一种矛盾的思想：不朽的仙境固然美好，但人间的欢乐和感情也就消失了，因此在最后一节中，孩子虽然走向仙境，却是“眼睛严肃”的，这种矛盾在叶芝以后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

幻想的大缸，里面装满浆果，
还有偷来的樱桃，红红地闪烁。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
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
那里，明月的银波轻漾，
为灰暗的沙砾抹上了光芒，
在那最遥远的罗赛斯，
我们整夜踩着步子，
交织着古老的舞影，
交换着双手，交换着眼神，
最后月亮也已消失；
我们前前唇后地跳个不已，
追赶着一个个气泡，
而这个世界充满了烦恼，
甚至在睡眠中也是如此焦虑。
来吧，噢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
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

那里，蜿蜒的水流从
葛兰卡的山岭上往下疾冲，
流入芦苇间的小水坑，
连一颗星星也不能在其中游泳；
我们寻找熟睡的鳟鱼，
在它们的耳朵中低语，
给它们一场场不安静的梦。
在那朝着年轻的溪流中
滴下它们的眼泪的蕨上，
轻轻把身子倾向前方
走吧，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
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你不懂。

那个眼睛严肃的孩子
正和我们一起走去：
他再也听不到小牛犊
在温暖的山坡上呜呜，
或火炉架上的水壶声声，
向他的胸中歌唱着和平，
或望着棕色的耗子，

围着燕麦片箱子跳个不已。
因为他来了，人间的孩子，
与一个精灵手拉着手，
走向荒野和河流，
这个世界哭声太多了，他不懂。

(裘小龙译)

蜉 蝣

“你的眼神曾经从不厌倦看着我的
现在却掩映于愁苦的悬垂的眼帘，
因为我们的爱正在枯萎。”

而她答道：

“虽然我们的爱正在枯萎，让我们
再一次靠近那孤寂的湖边，
在那温和的时刻里再待一会儿
当那可怜的疲惫的孩子，激情，落入睡眠。
星星看上去是多么遥远，多么遥远
我们的初吻，而且，多么老呀我的心！”

忧郁地，他们踏过褪色的落叶，
他慢吞吞地回答，当他的手握着她的：
“激情，常常消耗着我们漂泊的心”。

树木曾经环绕他们，枯黄的落叶，
坠落如夜色里微弱的陨星，而曾经
一只老兔子一瘸一拐地窜过路面，
并被秋色笼罩：此刻他们站住
再一次在那孤寂的河边：
转身，他看见她默默地陷入落叶
聚集，在胸上和头发里
眼中泪水晶莹。

“哦，别”，他说，
“别忧伤我们已疲惫，另外的爱仍等着我们；
让爱与恨穿过那无怨艾的时光。
在我们前面永恒展现；我们的灵魂
就是爱，是一种无尽的告别”。

(沈睿译)

走过黄柳园

黄柳园畔，我和爱人相遇；
她纤足雪白，走过柳园。
她劝我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
可我年轻糊涂，未听她劝告。

溪上田间，我和爱人仁立，
她纤手雪白，轻搭在我肩。
她劝我从容生活，如草生堤堰；
可我年轻糊涂，如今泪流涟涟。

(俞洁莉译)

到水中小岛去

羞涩的人，羞涩的人
我的羞涩的恋人，
她在炉火光中，
沉默地走出去了。

她端进许多菜碟来，
排成一个行列。
我欲和她同行
到一个水中央的小岛上。

她拿来许多蜡烛，
燃亮了帷幕深垂的房间，
羞涩地在门口
羞涩地在幽暗里。

羞涩得像一只兔子
活泼而又羞涩。
我欲和她同逝，
到一个水中央的小岛上。

(施蛰存译)

玫 瑰（1893）

茵纳斯弗利岛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译）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袁可嘉译）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湖中小岛。此诗作于1892年，是叶芝早期的著名代表作。

仿法国诗人龙沙（1524—1585）同名十四行诗，1893年为毛特·岗而作，她是爱尔兰自治运动中主要人物之一，曾是叶芝长期追求的对象。

毛特·岗热爱爱尔兰的独立事业，曾为之进行终生的斗争。

谁与弗格斯同行

谁要与弗格斯同车，
穿越浓林密织的阴影，
在平坦的岸边舞蹈？
年轻人，挑起你赤褐的眉毛。
姑娘，卷起你温柔的眼睑吧，
满怀希望，别再恐惧。

不再孤独，深思
爱情苦涩的神秘。
弗格斯管辖古铜色的车辆，
森林的阴影，及
昏暗海洋的白色胸膛，与
披头散发，四下游荡的群星。

(周英雄译)

尘世的玫瑰

谁会想到美丽如梦境，瞬息即过，
可叹那些朱唇，自绝于人，
叹世间再无奇缘可待。
特洛伊消逝在葬礼的火焰中；
乌丝纳的儿子也已身亡。

我们与劳碌的世界也将消逝，
芸芸众生飘忽不定，一一退下，
如奔腾而下的冬日江水。
繁星一闪即逝，如天上泡沫；
唯此孤寂的脸孔健在如斯。

鞠躬吧，天使长，在你昏暗的神邪，
在人类未开始之前，在你们变得，
疲乏仁慈之前，已有人在神席前徘徊。
神把世界变成一条绿草小径，
在她游荡的足前展开。

(周英雄译)

弗格斯，古代爱尔兰阿尔斯特的亲王，擅舞，困爱情放弃江山，另一说法是说他受骗逊位，余年在林中生活，以狩猎为生。

白 鸟

我祝愿我们是大海波涛上的白鸟，哦我的爱人，
陨星还来不及消失远遁时，我们厌倦了陨星的光明，
暮色膝陇，蓝色的繁星闪烁，低低悬在天垂的一方，
在我们的心中，哦我的爱人，唤起了一种不会消退的哀伤。

一种疲倦从这些梦者中来，露水缀满，百合花和玫瑰，
嗅别梦着它们，我的爱人，那流失的陨星的光辉，
或那在露水的低滴中迟迟不去的蓝色繁星闪烁，
因为我希望我们变成奔腾的波浪上的白鸟，你和我。

我迷上了那些难以尽数的岛屿，那些临海的达南仙境，
那里时间肯定会忘了我们，悲伤再也不会向我们挨近，
很快我们将远离百合花、玫瑰以及光焰的烦闷，
只要我们是漂浮在海面上的白鸟，哦我的爱人。

(裘小龙译)

爱的遗憾

一件无可言喻的遗憾，
深深藏在爱情的心中：
那些在买卖东西的人们，
那些在头顶上赶路的云，
那又冷又潮地紧吹的风，
还有阴影幽暗的棒子林，
那里，鼠灰色的水流急涌，
威胁着我热爱的那个人。

(裘小龙译)

爱情的悲哀

屋檐下一只麻雀啁啾不停，
璀璨的银河，皎洁的月亮，
还有树叶传出的辉煌的和声，

叶芝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仙境中的岛据说像雪一样白，达南岛即仙人居住 的岛屿。”

这是叶芝自己改动次数最多的一首诗。第一节中虽然有一只麻雀在啁啾，但宇宙一片和谐的景象，抹去了人想望的、但总要消失的事——“人的喊声和意象”。只是这种和谐却被一个姑娘破坏了，她“遭着厄运”可又是“骄傲”的。叶芝这里也许是把她和海伦联系起来，海伦曾带来了特洛伊王普莱姆的死亡和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厄运。这种混乱的状态在第三节得到了进一步的描写，“麻雀”消失了，屋檐上一片“吵闹”，树叶一度传出的“和声”现在成了“悲叹”，“人的喊声和意象”成了混乱的总象征。

抹去了人的喊声和意象。

一个姑娘站起身，多悲的红唇，
仿佛伟大的世界泪下簌簌，
如同奥德修斯和船只一样遭受厄运，
骄傲得像那与儿孙一起被杀的普莱姆。

她站起身，在即刻开始吵闹的屋檐上面，
空旷的夜空中爬上的一轮月亮，
还有无数的树叶的悲叹，
只能形成人的喊声和意象。

(裘小龙译)

领养老金的老人之悲哀

虽然我在颓残树下
躲避风雨，
时间改变我的容颜前，
我的椅子最靠近
那谈论爱情或政治的
同伴的火炉边。

虽然年轻人又在制造长矛
密谋造反，
疯狂的恶棍向人类暴君
尽情倾泄怒气，
我沉思默想着时间
是他改变了我的容颜。

无任何女人肯一顾
颓残之树，
然而我爱过的美
犹历历在目。
我唾骂时间
是他改变了我的容颜。

(俞洁莉译)

两棵树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心里，
神圣之树在此生长；
圣洁的树枝自欢乐中发芽，

承受着所有颤抖的花朵。
它果实那变幻的色彩
为群星增添欢快的光焰；
它隐藏的根扎扎实实
在夜里种下了静谧；
它满头枝叶颤摇
赋予波浪美妙的音乐，
令我的唇与音乐相聚，
为你吟唱一支巫师曲。
那儿爱情绕圈行，
当代炽热的圆圈，
反复回旋，在那
浑噩、枝叶茂密的大路上
记住所有颤动的头发，
有翼的便鞋怎样飞驰，
温柔逐渐充盈你双眼：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心里。

别再凝视那苦痛的镜子，
那是魔鬼施展诡计
过路时在我们面前举起，
要么仅仅凝视片刻；
因为狂暴黑夜欢迎的
那致命意象已出现，
折断的树枝与染黑的叶，
树根半掩在雪下，
只因魔鬼手持的昏暗镜里
一切都变为荒瘠，
这外界的厌倦之镜，是趁
上帝暮年沉睡时偷制。
那儿，透过折断的树枝
穿行着思绪烦躁的乌鸦；
飞翔，哭叫，盘旋反复
凶残的铁爪，饥饿的喉，
偶然，他们仁立饮风，
振动褴褛的双翅；
呵！你温柔的双眼变得太冷酷：
别再盯着那苦痛的镜子。

（俞洁莉译）

风中的芦苇（1899）

风中芦苇（1899）

步入暮色

在一个疲惫的时代里，疲惫的心呵，
远远离开了那张是非织成的网，
欢笑吧，心，再一次在灰暗的暮色中，
叹息吧，心，再一次在早晨的露珠中。

你的母亲爱尔兰共和国永远年轻，
露珠永远闪烁，暮色永远朦胧。
虽然你失去了希望以及爱情——
这一切在诽谤的火焰中燃烧殆尽。

来吧，心，那里山岭连着山岭，
因为太阳和月亮，幽谷和树林，
还有小河和溪流，有着神秘的
兄弟之情，按着它们的意志前行。

上帝仁立着，把他孤独的号角吹响，
时间和这个世界总在飞逝中，
爱情还不如灰暗的暮色那样多情，
希望还不如早晨的露珠那样可亲。

（裘小龙译）

他想起了那忘却的美

当我的手臂紧紧拥抱着你，
我把我的心贴着那片纯洁——
那世上早已消失的纯洁；
那顶皇帝在溃逃的军队中
扔进暗池里的珍贵的皇冠，
那些做着梦的女人在地毯上
用银丝织出的，只是使吞咽
一切的蠢鱼肥了的爱情故事；
那些在往昔的日子里曾是
簪在女人的乌发中的玫瑰，
那些女人走过神圣的走廊时
都捧在手里的露珠一样冷的百合；
走廊里，灰色的云似的烟悠悠
升起，只有上帝的眼睛没闭：
因为那苍白的胸脯和依恋的手

来自一个充满梦幻的土地，
一个比它更充满梦幻的时刻，
当你从吻到吻，渴望不已，
我听到白色的美神也渴望着
那样的时刻：一切都像露珠般消失，
但是，火焰上的火焰，海洋下的海洋，
王座接着王座，那些地方浅浅地睡了，
他们的剑低垂于铁一样的膝上，
她沉思着她那高傲、孤独的神秘。

(裘小龙译)

诗人致他的爱

我用充满敬意的手给你带来
我的无穷无尽的梦的书本，
激情的折磨使得女人苍白，
像潮水磨得沙子灰而微红；
呵，从苍白的时间之火中传来的
号角声，但更古老的是我的心，
因为无穷无尽的梦而苍白的
女人，我向你献上激情的音韵。

(裘小龙译)

他给他爱人的诗韵

用一枚金色的发针把你的头发系紧，
把每一缕散开的秀发轻轻扎起，
我命令我的心塑造这些可怜的韵：
一天又一天，心在韵上工作不已，
从那往昔的战斗中
塑造一个悲伤的纯洁。

你只需把一只珍珠般洁白的手抬高，
扎好你长长的秀发，叹息长长；
所有男人的心呵，都得燃烧、剧跳；
暗色的沙滩上，泡沫像蜡烛一样，
星星爬上夜空，夜空中露珠轻掉，
星星亮着，只是为了把你的纤足照亮。

(裘小龙译)

他想要天国的衣裳

如果我拥有天国的衣裳，
织有金色的、银色的光，
这碧蓝、灰暗和黑色的织物
属于夜、白昼和晨曦，
我就将它们铺在你的脚下；
可是我却很穷，只拥有我的梦；
我只好把我的梦铺在你的脚下，
轻轻地踩，因为你踩在我的梦上。

(王家新译)

流浪的安古思之歌

我出去到榛树林中，
因为我头里有一团火
我折下树枝，削成个钓竿，
把一个浆果用线挂上：
当白翅蛾飞翔的时候，
蛾一般的星星闪光的时候，
我把浆果投入溪河，
于是我捉到一条鳟鱼。

我把它放在地板上，
又去把火炉生旺，
可是有什么东西在窸窣地响，
还有人叫喊我的名字：
原来它已变成一个亮晶晶的姑娘，
头发上簪着苹果的花。
她叫着我的名字就跑走，
在明亮的空中消失。

尽管我已流浪到老，
我还要跋涉于山巅水涯，
寻觅她的去处。
吻她的嘴唇，携她的手，
漫步在阳光点点的草丛中，
摘取月亮的银苹果
和太阳的金苹果，
直到时光流尽。

(施蛰存译)

他讲着绝伦的美

哦云一般白的眼睑，梦色朦胧的眼睛，
一辈子，诗人们辛辛苦苦地干，
在韵律中建造一种美的绝伦，
却一下子就给女人的顾盼推翻，
给苍穹那种悠闲的沉思推翻。
因而我的心哟，鞠躬如也，当露水滴落睡意，
滴落在悠闲的星星和你之前，
一直到上帝把时间燃尽。

(裘小龙译)

恋人哀悼着爱的失去

秀额、素手、褐发，
我有个美丽的朋友
梦想那早年的绝望
最终会在爱中结束：
但有一天她瞥见了我的内心
并看到你的形象仍在那里；
她哭着，从我这里离开。

(沈睿译)

他斥责麻鹞

哦麻鹞，别在空中啼唤
或是只向西边的河水去叫；
因为你的泣啼使我想起
那激情朦胧的眸子、又长又密的秀发
它曾散开拂动在我的胸上：
哭叫的风中，有着太多的邪恶。

(王家新译)

秘密的玫瑰

遥远的、秘密的、不可侵犯的玫瑰呵，
你在我关键的时刻拥抱我吧；那儿，

这些在圣墓 中或者在酒车中，
寻找你的人，在挫败了的梦的骚动
和混乱之外生活着：深深地
在苍白的眼睑中，睡意慵懒而沉重，
人们称之为美。你巨大的叶子覆盖
古人的胡须，光荣的三圣人 献来的
红宝石和金子，那个亲眼看到
钉穿了的手和接骨木十字架的皇帝
在德鲁德的幻想中站起，使火炬黯淡，
最后从疯狂中醒来，死去；还有他，他曾遇见
范德在燃烧的露水中走向远方，
走在风儿从来吹不到的灰色海岸上，
他在一吻之下丢掉了爱玛和天下 ；
还有他，他曾把神祇从要塞里驱赶出来，
最后一百个早晨开花，姹紫嫣红，
他饱赏美景，又痛哭着埋他死去的人的坟 ；
那个骄傲的、做着梦的皇帝 ，把王冠
和悲伤抛开、把森林中那些酒渍斑斑的
流浪者中间的诗人和小丑叫来，
他曾卖了耕田，房屋和日用品，
多少年来，他在岸上和岛上找寻，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又是哭又是笑，
一个光彩如此夺目的女娃，
午夜，人们用一绺头发把稻谷打——
一小绺偷来的头发。我也等待着

玫瑰是美的象征。在这首诗里，这种精神上的美又是叶芝自己的一种信仰。按照克尔特的神秘主义，人们会从中得到一种真正的启示。叶芝在一个注里写明了他怎样运用他的材料：“我发现我无意识地改变了孔区帕之死的老故事，他不是 在幻象中看到耶稣受难的情景，而是别人告诉了他。我想象着孔区帕 遇见范德‘走在燃烧的露珠之中’，那大约是因为斯丹迪许·奥格莱迪的书中的某些内容的缘故。我创造那个‘把神祇赶出了他们的要塞’的人，根据的是我读到的关于葛巴拉战役后的考尔特的一些情况。我根据费古斯创造了‘那个骄傲的做着梦的皇帝’，但当我写这首诗时，我只是在斯丹迪许·奥格莱迪的书中读到过他。我创造‘卖掉了耕田、房屋和日用品’的那个人，根据的是《红马驹》，那是拉米尼先生的《西爱尔兰民间故事》中的一个故事。一个青年在大路上看到一道光，路上是一只打开的盒子，光是从盒子中射出的。他拾起盒子，里面有一绺头发，不久他当了皇帝的仆人。一共有十一个侍从，晚上十点他们去马房。除了他以外大家都带了火，他根本没带蜡烛，每个人进了自己的马房。他进了马房，打开盒子，把盒子放在一个墙洞中。光十分亮，比其他的马房要亮上一倍，皇帝听到这个故事，要他把这个盒子拿出来。皇帝说：‘你必须去把那个有这头发的女人给我带来。’结果，这个青年，而不是皇帝，娶了那个女人。”

“三圣人”指的是耶稣诞生时，三个从东方赶来朝圣的人。

在早期基督教传说中，孔区帕皇帝据说是在耶稣受难那天死的——听到那消息之后在一阵狂怒中死的，叶芝却把他写在在幻象中看到了受难的情景。“钉穿了的手”指的是耶稣的手。

古爱尔兰英雄库赫兰被范德从他的妻子爱玛身旁引诱了过去。

考尔特，爱尔兰传说中的英雄，奥辛的伙伴，芬的儿子，诗人兼战士。

“骄傲的做着梦的皇帝”是费古斯。

飓风般的热爱与痛恨的时刻。
什么时候，星星在天空中被吹得四散，
就象铁匠店里冒出的火星，然后暗淡，
显然你的时刻已经到来，你的飙风猛刮
遥远的、最秘密的、无可侵犯的玫瑰花？

（裘小龙译）

在七片树林中（1904）

箭

我想着你的美——这一支箭
射入我的骨中，一种狂野的思想做成的箭。
没有人能这样仰视她，没有一个人；
当豆蔻梢头刚刚绽开，一个女人，
修长雍容，还有胸脯与脸蛋，
肤色美艳，就像苹果花瓣。
这种美愈加亲切了，但因为
一个理由，我想哭那已过了季节的旧时的美。

（裘小龙译）

绝不要献上整颗心

绝不要献上整颗心，
因为激情洋溢的女人心里，
爱情一定，似乎就不值一想，
她们做梦也未料到，
爱情在一次次亲吻中凋谢；
一切可爱的事物不过是
短暂，友善，梦幻般的欢悦。
阿，绝不要断然把心献上，
因为她们极尽花言巧语，
倾心只是逢场作戏。
此道有谁能猜，假如
爱情又聋，又哑，又瞎？
他这般经历过，如今已知一切代价，
因他献出而又失去了整颗心。

（俞洁莉译）

亚当的咒语

我们坐在一起，在夏季将终的一天，
那个美丽娴雅的女人，你的密友，
和你和我，谈论着诗歌。
我说：“一行诗也许得用几个钟头；
而如果它不显得是一瞬间的想法，

此诗写叶芝初遇毛特·岗的回忆。

“你”指毛特·岗；“密友”，指毛特·岗的妹妹。

我们推敲来推敲去就成为一场空。
那不如跪下你的膝盖
去擦擦厨房的地面，或砸砸石子
像一个老乞丐，在各种各样的天气里；
因为要准确地发出甜美的心声
则要比以上的一切干得更辛苦，而且
还要被认为是个游手好闲的人
被那些喧闹不休的银行家，校长和牧师们
殉道者们把他们称之为世界。”

于是

那美丽的娴雅的女人，由于她
许多人在听到她的声音后，都
感到心疼，声音甜美低沉地
回答：“生为女人要知道——
虽然学校中不讲这课——
我们心须使劲变得漂亮。”

我说：“那是肯定的，自从亚当堕落后
任何优美的事物都得使劲做。
曾经有这样的恋人们他们认为爱情定是
由许多高雅的殷勤构成
他们唉声叹气，一副有学问的样子
引用美丽而古老的书中的先例，
现在看来这真够无聊的。”

提起爱情我们坐在那里变安静了；
我们目睹着白昼的余光渐熄，
而在兰绿色天空的颤抖中
一轮月亮，被岁月的水流
磨得仿佛是一枚贝壳。时间之潮
随星星升起落下而碎成日与年。

我有一个想法只能讲给一个人听：
你是那么美丽，或曾尽力
爱你，用古老而高贵的爱情方式；
那曾显得那么幸福，而现在我们变了
疲惫的心如同那轮空空的月亮

（沈睿译）

老人临水

我听那些老年人说：

“一切都改变了，
我们也一个个地死去”
他们的手像鸡爪，他们的膝骨
像水边的老荆棘
那样的拘曲
我听那些老年人说：
“一切美好的东西，
都像流水一般地永逝了。”

(施蛰存译)

枝叶纷乱的树林

噢赶快吧，赶快去树荫浓郁的河旁，
步履优美的雄鹿与它的情侣叹息频频，
当他们只是看一看他们的形象——
但愿你和我之外，谁都没有经历过爱情。

或像你听到过天空中那位女王一样
脸色苍白的女人，绫罗遍体，丝鞋轻盈，
当太阳撩起她的金色头巾，向外张望，
哦除了你和我之外，谁都没有经历过爱情。

噢赶快去枝叶纷乱的树林，因为我要将
所有这些爱人从那里赶出，高喊声声，
哦我的世界的一份，哦秀发金黄，
哦除了你我，谁都没有经历过爱情。

(裘小龙译)

幸福的乡镇

许多个，许多个强壮的农民，
要是能看到我们正骑马
飞速奔向的那个乡镇，
他们的心儿呵，一定要碎；
那里，一年四季，枝头茂密，
结满了累累的果实、花朵；
一条条河流，到处满溢
红色的啤酒和黄色的啤酒。
金灿灿、银亮亮的树林中，
一个老人吹着他的风笛，
女皇们，眸子蓝得像冰，
在一大群人中舞姿翩翩。

他对小狐狸嘟哝不停：
“噢，世界就有祸根又怎样？”
太阳笑得多么动人，
月亮拎动我的缰绳，
但红色的小狐狸嘀咕声声：
“哦不要拎动马的缰绳，
它正在驰向那个乡镇，
那可真是世界的祸根。”

当他们的的情绪如此高涨，
他们就会动手打起架来，
他们从金灿灿、银亮亮的
树梢间拔下他们沉重的剑；
但所有那些死在战斗中的人
又会重新恢复生命。
这样一个故事，人们
并不知道，也真算幸运；
因为那些强壮的农民
会把他们的铲子放下，
他们的内心会像一只空的、
让人喝干了的杯子。

他对小狐狸嘟哝不停：
“噢，世界就有祸根又怎样？”
太阳笑得多么动人，
月亮拎动我的缰绳，
但红色的小狐狸嘀咕声声：
“哦不要拎动马的缰绳；
它正在驰向那乡镇，
那可真是世界的祸根。”

迈克尔 会从他头上的
树梢间取下他的号角，
当晚饭已经安排停当，
吹出一丁丁点儿声音。
加布里埃尔 会拎着一根
鱼尾巴从水中出来，谈着
当人们行走在潮湿的路上
所发生的种种奇迹，
还举起一只镶银的古老的

角杯，喝呵喝，直喝得
酩酊大醉，睡得东歪西倒，
在星光照耀的海岸上。

他对小狐狸嘟哝不停：
“噢，世界就有祸根又怎样？”
太阳笑得多么动人，
月亮拎动我的缰绳，
但红色的小狐狸嘀咕声声：
“哦不要拎动马的缰绳，
它正在驰向那个乡镇，
那可真是世界的祸根。”

(裘小龙译)

绿盔及其他（1910）

没有第二个特洛伊

我有什么理由怪她使我痛苦，
说她近日里宁可把最暴烈的行动
教给那些无知的小人物，
让小巷冲上去同大街抗衡，
如果它们的勇气足以同欲望并肩？
什么能使她平静，而心灵
依然高贵，纯净有如火焰，
她的美又如强弓拉得绷紧，
这绝非当今时代认为自然，
由于它深远、孤独而又清高。
啊，这般天性，又怎能希望她改换？
难道还有一个特洛伊供她焚烧？

（王佐良译）

词 语

不久前我还曾这样想，
“我亲爱的人怕是不能理解
我做了些什么，或将要做些什么
在这盲目、苦涩的土地上。”

而我对太阳的倦意日增
直到我的思想再次清彻，
记起我所做下的最好的
就是使事物简洁的努力；

那些年里我一次次哭喊：“终于
我亲爱的人理解了这一切
因为我已经进入我的力量，
而且词语听从了我的召唤”；

如果她那样做了谁可以说
那将从滤网中筛下的是什么？

古希腊时期，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到希腊一城邦作客，受到款待，他却引诱王后海伦与之私奔，于是引起十年战争。海伦是有名的美人诗中的“她”指叶芝追求多年而不得的毛特·岗，他把她看作第二个海伦，特洛伊最后为希腊联军攻陷，全城大火，所以有未行的“焚烧”。全诗大意是：毛特·岗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出于她高贵的天性，但事前的世界是庸俗的，过去的英雄时代不可能再来。

指毛特·岗同情贫民，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上层人物，故云：

我也许会把可怜的词语抛开
而满足于去生活。

(王家新译)

和 解

也许有人会责备，说你带走了
那可以感动他们的诗歌——在那一天
当耳朵被震聋，双眼被弄瞎
随着一道电闪。你弃我而去，而我
无以发现可以作歌的事物，除了国王
头盔、刀剑，和那半遗忘的
依稀和你有关的记忆——但此刻
我们将出走，因为这世界一如既往；
当我们在我们的大笑与哭泣中
会猛地把头盔、桂冠和刀剑扔进壕坑。
但是，亲爱的，贴靠近我；自从你离去，
我荒凉的思想已寒透进骨头。

(王家新译)

困难的迷惑

困难的迷惑
耗尽我心血
摧毁我心中
天生的满足与自然的喜悦。
有些事令我们的神马苦恼
仿佛它没有神圣的血，
也未在奥林匹斯山巅云中飞跃，
而在皮鞭，辛劳与汗水中颤抖，
犹如拉着一车碎石。我诅咒
五花八门的戏剧，诅咒
白天与骗子蠢人的战斗，
诅咒剧院事务与人事纠纷，
我发誓黎明再次到来前，
要找到神马厩，拔去门闩。

(俞洁莉译)

1899—1910年叶芝忙于艾贝剧院事务，很少写诗。神马指希腊神话中的飞马 珀伽索斯，它的蹄踏之处有诗泉涌出。

酒 歌

酒从口入，
恋从眼入；
这是我们在老死之前
应当确切地懂得的一切，
我把酒杯举到唇边，
我看着你，于是我叹息。

(施蛰存译)

关于一幢被地震摇撼的房子

这世界如何更幸运一些？如果这幢房子
在那里激情与精致一直互为表里
时光外流，而变得过于溃败
它能否孕育那热爱太阳的凝神的眼睛？
而那些得意狂笑的鹰的思想日益增长
在那里翅膀拥有翅膀的回忆，并且从所有的
最佳编织的来临到那最好的？虽然
因为它的倒塌那些主要的梁柱会显得更为壮实，
它们的运气又如何升高，足以够到
那些统治者的礼物？并且进而得到
那渐临时代的最后赠礼，一篇写下的演说
一种大笑、优美的事物和舒适的构造？

(王家新译)

我易分心

什么都令我分心；
一度是女人的脸，或更糟的是——
愚人领导下似是而非的民族需要。
现在什么都比不上这项做惯了的工作
更轻而易举。我年轻时，
写诗绝不草率，
诗人写诗用的调子不都
令人相信他楼上藏有宝剑？

此诗并非写“地震”，而是因1909年立法（包括土地收购运动）有感而发，此法规定向格雷戈里夫人这样的土地及房产拥有者行征加新税，并且土地委员会还决定要格雷戈里夫人向房客们减去百分之二十的租金。这触怒了叶芝，因为在他看来格雷戈里夫人的房子即柯尔庄园象征着一种光辉的贵族文明，在那里“伟大的人物生长、结婚、死去”。这类情绪在《另外的面孔》、《柯尔庄园的野天鹅》等诗中也有表露。“主要的梁柱”指那些因新法而得到好处的租用柯尔庄园的房子的房客。

然而如今，要有可能，我会
比鱼还冷、还哑、还聋。

(周英雄译)

一个为荷马咏唱的女人

如果任何男人贴近
当我年轻时，
我就想“他待她亲昵”，
于是发抖，伴以恐惧和恨。
但是，噢！那可真错了
如果他经过她而又
带着漫不经心的目光。

于是我写作并且锻造
而现在，头已灰白，
我梦见我已把我的思想
推向一个如此的高度
以至来临的时代会这样说
“他在一面镜子里映进了
她的身体是怎样的姿态”。

因为她有着燃烧的热血
当我年轻时，
步子是如此甜美、自豪
仿佛乘着一片云彩，
一个为荷马咏唱过的女人，
以至于生活和文字都似乎是一
场英雄的梦。

(王家新译)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沈睿译)

即海伦，在该诗喻指毛特·岗，参见《没有第二个特洛伊》注。

他的梦

我在绚丽的船尾上
把一根船舵摇晃，
无论我能向何方，
都看到海岸上的一群人。

虽然我愿这群人一声不响，
但其中每一个人都在嚷：
“那躺在绚丽的床上，
裹在尸衣中的是什么人？”

奔跑在河岸的边上，
对下面的事物大声叫嚷
——它的肢体有这种庄严的模样——
名字就叫甜蜜的死神。

虽然我把手指按在唇上，
可我只能把这歌一起唱响，
奔跑的人群和绚丽的船只在歌唱，
整整一夜高声地唱个不停。

在闪闪发光的海洋中歌唱，
为海洋命名，呼吸欣喜若狂，
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模样，
名字就叫甜蜜的死神。

(裘小龙译)

一位友人的疾病

疾病给我带来这样一个
思想，放在他的天平上：
为什么我要如此惊慌？
那火焰已燃遍了整个
世界，就像一块煤一样，
虽然我看到天平的
另一边是一个人的灵魂。

(裘小龙译)

责 任 (1914)

一九一三年九月

你们需要什么？为什么神智清醒了，
却还在油腻的钱柜里摸索寻找，
在一个便士上再加半个便士，
战战兢兢地祈祷之后再作祈祷，
直到骨子里骨髓全部干掉？
人们生下来只是为了祈祷和储蓄，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完了，
随着奥利莱进了坟墓。

他们可是另外的一群，
提起名字就会止住你们的嬉笑。
他们在世上犹如狂飙掠过，
但没有时间用来祈祷，
绞刑吏早为他们结好绳套，
天知道他们有什么可以储蓄！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完了，
随着奥利莱进了坟墓。

难道孤雁长飞，在每个海洋上
展翅，就是为了这样的局面？
为了它流了多少的血，
费兹求洛 把生命贡献，
艾密特 和吴夫·董 上了刑台，
勇士们慷慨地抛出了头颅？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了完了，
随着奥利莱进了坟墓。

如果我们能倒转岁月
唤回那些被放逐的人们，
连同他们的孤独和痛苦，
体会喊：“哪一个金发女人

此诗的起因是：休·联爵士愿将其所藏法国印象派名画捐献给都柏林市，条件是该市能建造一座画廊，不意遭到许多阻碍，于是撤回捐献（虽然后来在他死后实现了此事）。叶芝对此原有所感，写了此诗，慨叹爱尔兰人的庸俗保守。诗中的“你们”指都柏林市的有钱市民。

约翰·奥利莱（1810—1907），爱国志士，终身为爱尔兰独立而奋斗，曾因此坐牢与流亡。
指流亡在外的爱尔兰天主教徒。

爱特华·费兹求洛勋爵（1763—1798），发动抗英起义，受伤而死。

罗伯特·艾密特（1778—1803），1802年发动抗英起义，失败后被处死。

吴夫·董（1763—1798），爱尔兰志士，曾引进法军助战，但为英军俘获，死于狱中。

使得每个母亲之子这般疯狂！”
他们对自己付出的看如尘土。
让他们去吧，他们已经死了完了，
随着奥利莱进了坟墓。

（王佐良译）

Paudeen

愤慨于愚笨的头脑，我们老山鹑的
隐晦恶意，在他的商店里；我盲目地
跌绊在石头与荆丛中间，在晨光之下；
直到一只麻鹑啼唤，而另一只在明亮的风中
应答；因此我突然想到
所有这一切都在上帝的眼里，在那寂寞的高处，
那里不可及，我们混杂的声音忘却，
一个单独的靈魂还缺乏一种甜美的水晶般的叫声。

（王家新译）

青春的记忆

那些时刻如在戏中一样过去了；
我曾拥有爱情的智慧带我向前；
我曾拥有我生来的才干，
然而对所有我可以说的
尽管我曾得到她的赞同，
一片从逼人的北方吹来的阴云
突然遮住了爱情的月亮。

相信我曾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赞美她的身体和精神，
直到使她骄傲得两眼放光，
欢愉使她的双颊更红，
虚荣使她的脚步发飘，
而我们，由于这一切赞美，除了
黑暗而一无所获。

我们默默地像石头一样坐下，
我们知道，虽然她一句不说
即使再美好的爱情也会死去，

Paudeen，山鹑的当地昵称，叶芝用它提示一种种族原型，表达他对爱尔兰中产阶级暴发户和商业统治的厌恶。

它其实一直被残酷地摧残
它不是那种有关一只
最好笑的小鸟的啼叫的爱
撕破乌云露出他的奇妙的月亮。

(沈睿译)

朋 友 们

如今我必须赞美这三位——
三个女人她们铸成了
我一生的欢乐和快慰；
有一位，全亏她，这十五载
多灾多难的年头，
心灵和欣悦的心灵们
有深切关怀，有思想交流；
又一位，因为她的手有力量
解除青年人梦幻的重负，
这担子谁也懂不透，
谁也不能靠它成长；
是她使我改变，
使我极乐中苦干。
她啊，她又怎么样？
夺走了我青春华年，
毫不可惜、爱怜，
我怎么还对她赞扬？
当开始了新的一天，
我数计我的得失，
为她而夜不能寐，
回忆她各个方面，
她那山鹰般的神情，
一大股甜蜜的水泉，
从我心窝涌上来，
我浑身上下发颤。

(袁可嘉译)

东方朝圣客

指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9)，叶芝在戏剧方面的支持者、合作者。

指奥里维娅·莎士比亚，曾与叶芝有过一段恋情。

指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女战士毛特·岗。

据《新约·马太福音》，耶稣降生后，有三贤哲自东方来朝觐。

现在，一如往常，我心中可以看到，
有人穿着硬挺艳丽，苍白，不满
在天空湛蓝中出现、消失，
脸孔古老，如雨水冲打的石头，
银色头盔并排摇曳。
他们不满鬻骸地的骚动。
凝神不动，希望再找到
兽性地面上顽桀不驯的神秘。

(周英雄译)

以便黑夜来临

她生活在暴风骤雨中，
她心灵这样渴望，
崇高的死带来光荣，
因此她不能忍受，
生活中幸福的平庸；
而要像国王般生活，
为使婚礼辉煌，
便令旗族飞舞，号鼓齐鸣，
还有那威严的炮声，
把时间赶走，
以使黑夜来临。

(俞洁莉译)

海伦在世时

我们失望之余大声喊叫；
男人为了
芝麻小事，
喧嚣、蛮横的戏谑，而抛弃
我们历尽惨痛时光
方才赢得的美女；
即使我们走进
高入云端的城楼
看海伦跟她的男友散步；
我们也只不过和其他
特洛伊的男男女女一样。
说句话、开个玩笑。

指耶稣受难的地方。

(周英雄译)

寒冷的天穹

突然我看见寒冷的、为白嘴鸦愉悦的天穹
那似乎是冰在焚化，而又显现更多的冰，
因而想象力和心脏被驱赶得发了疯
以至这种或那种偶然的思绪都
突然不见了，只留下记忆，那理应过时的
伴以青春的热血，和很久以前被勾销的爱；
而我从所有感觉和理智中承担起全部责备，
直到我哭喊着、哆嗦着，来回地摇动
被光穿透。呵！当鬼魂开始复活
死床的混乱结束，它是否被赤裸裸地
遣送到道路上，如书上所说，被上苍的
不公正所打击，作为惩罚？

(王家新译)

一件外衣

我为自己的诗歌
做了一件外衣
丝丝线线绣满
古代神话图案；
傻瓜们得到了它，
穿上招摇过市，
俨然自裁自剪。
诗歌呀，你让他们穿吧，
敢于赤身行走的人
才算得上好汉。

(彭予译)

此诗为叶芝闻讯毛特·岗与约翰·麦克布莱德结婚后所写，叶芝曾说这首诗“是一种尝试，去描绘寒冷而超然之美的冬日天空在他身上激起的感情，他感到孤零零而又负有责任，因为那过去的种种错误折磨着他心灵的平静，使他孤独不堪。这是梦幻一般的感受，周围物体依然清晰地固定在脑海里。又在那片刻而永恒悬置的回顾里，加进了这许多年的思想和现实。”（裘小龙注）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19）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问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划出大而碎的圆圈。

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

如今却叫我真疼心，
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
也是个黄昏的时分，
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
我那时脚步还轻盈。

还没有厌倦，一对对情侣，
友好的冷水中行进，
或者向天空奋力地飞升，
它们的心灵还年轻，
也不管它们上哪儿浮行。
总有着激情和雄心。

它们在静寂的水上浮游，
何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
在哪个芦苇丛筑居？
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
取悦于人们的眼睛？

（袁可嘉译）

柯尔庄园位于爱尔兰西部，是叶芝的好友、剧作家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大人的产业。叶芝于1897年初访该地，距写作本诗的1916年恰好19年。在此期间，爱尔兰自治运动高涨，柯尔庄园即将收归国有。

深 誓

别些位，因为你并不尊重
那一番深誓，成了我朋友；
可是每逢我迎对了“死亡”脸，
每逢我攀登了“睡眠”的高峰，
每逢我喝酒兴奋了的时候，
突然间我重新见了你的脸。

(卞之琳译)

歌

我以为保持青春
只需要不忘
哑铃和练剑，
就可以使身体少壮。
啊，谁能预料
心会变老？

我会说许多话，
但那个女人会满意？
因为我已不再昏眩，
当我接近她的身体。
啊，谁能预料
心会变老？

我没有失去欲望，
只丢了过去的那颗心，
我以为等我临终，
它会点燃我的肉身，
可是谁能预料
心会变老？

(王佐良译)

活生生的美

我祝愿，因为灯芯和灯油都已燃尽
而且血的通道俱被冻结，

此诗作于1915年10月17日，最初发表于1917年6月的《小杂志》，后收入1919年出版的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

我这不满足的心且满足于
那从青铜模子中铸造出来的
或从眩目的大理石中现身的美，
现身，但又随着我们的消逝而消逝，
比起一个幽灵，它对我们的孤寂
会更不关心。哦心，我们已老；
活生生的美只是为了更年轻的人：
我们付不起它勒索的滚滚泪水。

(王家新译)

致 少 艾

亲爱的艺术同仁，为何
任意与各色人等搭讪
与阿狗阿猫交游？
请在精英当中择友；
和群众拉吊桶的人
终将一路滚下山坡。

你们——画派的典范，
可以热情，但不必大献殷勤，
好比粗俗的美女，
她们天生端庄不足，
不像以西结的天使，
倒像波法雷的干女儿。

我知道美女给多少工资，

她的仆人生活何其艰苦，
然而所幸冬天已过：
没有傻子拿我当朋友，
我能在人生旅途的终站，
和蓝道与邓恩同桌共餐。

(高大鹏译)

汤姆·欧拉夫利 (节译)

以西结，希伯来著名先知，所著《以西结书》中有关于天使的描述。

波法雷，法国画家。

华尔特·S·蓝道(1775—1864)，约翰·邓恩(1573—1631)，均为英国诗人。

汤姆·欧拉夫利是个虚构的人物。

“虽然，辩士们盘据的街头，
而每个男子、少女和小孩
都把遥远的目标记录下来，
真正的快乐却是全无目标。”
汤姆·欧拉夫利曾如是说道。
他曾目睹汹涌冲过的波涛
“智慧是一双蝴蝶，
不是沮丧的猎鸟。”

(高大鹏译)

两首傻子之歌

其一

一只花猫一只驯兔
在我炉边进食
也在那儿睡
它们俩只仰望我一个
提供知识和翼护
如同我仰赖天恩一般

我打睡梦中惊醒，想道
会有那么一天我忘记
它俩的吃食和饮水
或者，家门敞开
兔儿可能跑掉，终至
听到狩猎号角的甜美旋律，觉察到猎
犬的牙

我背的这担子真可能考验
凡事循规蹈矩的人
我能如何办，我这
莫名其妙的笨蛋
只能向老天爷祈求，求他减轻
我肩上这重大的责任

其二

我在炉火边三脚凳上打盹
花猫儿在我膝上，打盹
我们丝毫不想探究
那棕毛兔哪里去了
谁知它立定决心
耍脚跟儿捶地蹦出去之前
是如何喝了些风

又如何从垫子上伸举起两腿来
我只是打睡梦中醒转
喊它的名，它或许
听见了，却动也没动
或许，它如今已
听到狩猎号角的甜美旋律，
觉察到猎犬的牙了

(高大鹏译)

碎 梦

你的头发已泛微霜
当你行走过路人身旁
年轻男子不再乍然屏息
也许有些老头会喃喃道谢
因为你的祷告
拯救他于垂死边缘
仅只为了你的缘故——全心的痛楚知道这点
并把全心的痛楚送给别人——
自贫寒的少女时代你的美丽
成为负担——仅为了你的缘故
上天撤走了命运的打击
是上天赐给你的容颜使你每在房间走过
便带来宁静

你的美丽只留给我们
模糊的回忆，只剩回忆而已。
当年长者正在谈话时一个年轻人
会对一个老人说，“告诉我
连热血已被年岁冷却的
诗人都要因激情而结巴地对我们咏赞的
那位女士是谁？”

模糊的回忆，只有回忆而已，
但在墓里，一切，一切都将更新
在那位女士或倚或站或行走时
显示的笃定
她初为女人时的清新可喜
还有我年轻狂热的眼光
使我喃喃自语有如傻子

你的美胜却人间千万
但你的身体却有一瑕疵：

你的小手并不美丽
我深恐你会在那神秘而终年湖水满溢的湖边
奔跑
把水泼到手腕
在那儿凡遵守圣谕者
戏水也不失其完美。不要伤害
我曾吻过的那双手，
看在老交情的分上。

午夜的最后一声钟响敲过了
我整天坐在一张椅子上
一个梦一个梦一句诗一句诗地排过去
和空中的影象闲扯：
模糊的回忆，只剩回忆而已

(高大鹏译)

—爱尔兰飞行员预见死亡

我知道我会丧生
云层中某个所在；
我的敌人我并不恨，
我所保卫的我也不爱；
我家乡在基尔塔顿十字路，
我的乡亲是基尔塔顿穷人，
战争无论胜负不带给他们损失，
也不会使他们比从前愉快。
令我出征的既非法律、责任、
亦非达官显贵，或欢呼的群众，
只为寂寞中一股喜悦的冲动，
驱使我置身这云中的喧嚣；
权衡一切，将一切细思忖，
未来几年有如一句空话，
一句空话也似过去几年，
以如此的死权衡如此的生。

(俞洁莉译)

猫与月亮

猫跑这儿跑那儿。
月亮转啊转的，像陀螺。
匍匐的猫，月亮的近亲，
抬头，

黑米纳罗舍 瞪视月光。
仅管他游荡哀号，
天上纯清寒光，
令他动物本能感到不安。
米纳罗舍奔跑草丛中，
高举它轻巧的脚。
你跳不跳舞，米纳罗舍，你跳不跳舞？
两个近亲凑在一起，
还有什么比跳舞更好？
绅士美女那一套，
月亮已厌倦，她
会学点新的舞步也说不定。
米纳罗舍在草丛中匍匐前行
从月光处到月光处。
头上神圣的月亮，
已进入另一种月相。
米纳罗舍知否，他的瞳孔
一变再变，
由满月变新月，
新月变满月，周而复始？
米纳罗舍在草丛中匍匐前行，
孤单，自负，明智，
对着变幻多端的月亮，抬起
多变的双眼。

(周英雄译)

学 者

秃头，善忘自己的罪愆。
年老、博学、可敬的秃头。
编写，注释，
好让年轻人辗转难眠，
失恋之余押韵成章，
迎接美丽愚蠢的耳朵。

个个曳足而行；个个咳墨水；
个个鞋子磨穿地毯；
个个知道别人知道的；
个个认识邻居认识的。
天啊！他们有什么好说的，
他们的卡特拉斯走路是否也是如此？

(周英雄译)

关于女人

也许上帝得以赞美是因为
他创造了完全放弃思想的女人，
男人在同类那里找不到
像她那样的友谊，
把他带来的一切笼罩
仅以她的肉与骨，
更不会因为思想而争吵
那实在不是她自己的偏嗜。

虽然学究们拒不认同，
但圣经中的意思却十分清楚
所罗门变得智慧起来
是当他与他的王妃们谈话的时候，
虽然他永远也数不清
如人们所说，他数过青草
当希芭作为他的情侣时
他应有的赞美，
当他锻造铁器、或
从炉膛中取出那铁
让它在水中激颤：
刺激他们暴烈的欲望
使他们伸腰、打着哈欠，
欢愉与睡眠一起到来，
颤栗使他们合为一体。
他还保留或给予的别的什么，
请上帝赐我——不，不在这儿，
因为我没有那个胆量
奢求如此珍贵的东西，
现在我已步入老迈
但是，假如故事是真的，
那月亮的杵
把一切重新捣研
把我带向新生——
去发现我曾经拥有过的
并且知道我曾经通晓的那一切
直到我发了狂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诗人，擅作抒情诗，文字工整简洁。

见《所罗门对希芭》一诗译注。

睡眠被赶出了我的床
被那关怀和温柔
怜悯、一颗疼痛的头
咬紧的牙齿以及绝望；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
机运的堕落的尤物
而生活一如所罗门
由希芭引他共舞。

(王家新译)

所罗门对希芭

所罗门吻她黝黑的脸庞，
对希芭唱道：
“整天，从中午开始。
我们在同一地点谈论，整天
从中午，立竿不见影，
转来转去
谈论爱情狭窄的主题
如栏中老马。”
希芭安坐他膝上，
对所罗门唱到：
“如你提及其他主题，
而博得饱学之士的赞美，
你会，在太阳尚未抛投
我们影子到地上之前，
发现只不过是思想，
狭小如兽栏。”
所罗门吻她阿拉伯的眼睛。
对希芭唱道：
“无一男人，无一女人，
普天之下，
胆敢与我们较量学问。
整天，我们发现，
爱情之外，再无他物能使
世界狭小如兽栏。”

(周英雄译)

沮丧中写下的诗

所罗门即《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希芭为当时绝代美女。

什么时候我最后一次看到
月亮中那些有着绿色圆眼和修长、
摇晃的身躯的黑暗豹群？
所有的野性巫女，这些最高贵的妇人，
因为她们所有的扫帚柄和眼泪
她们愤懑的眼泪，已经离去。
山岭中神圣的半人半马也都不见了，
我除了苦涩的太阳已一无所有；
放逐了英雄的月亮母亲，并且消失，
而现在我已活到五十岁了，
我必须忍受这胆怯的太阳。

（王家新译）

黎明

黎明，我愿像你一样无知
向下俯看着
用一枚胸针丈量着一个城镇的
年迈的女王，
或是俯看那些从学究的巴比伦塔中
瞥见悠然运转在自身轨迹中的
行星的枯老的人们，
星星暗淡的地方月亮出来
于是吞下他们的药片，做起算术题；
而我愿像黎明一样无知
仅仅驻留，驾着闪闪发光的马车
在那马群的云肩上；
我愿意——因为知识不值一根稻草
无知、无邪，就像那黎明。

（王家新译）

头脑这只气球

手呵，按吩咐去做，
把思想这只气球——
这只在风中鼓起、缓行的气球——
带到它狭小的棚子里。

（裘小龙译）

半人半马（centaurs），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怪物，有着头、躯干、人臂与马腿。
传说中日神每天黎明驾车出巡。

人随岁月长进

我因梦想而憔悴；
风雨吹打，一座溪流中的
大理石雕出的海神；
而整日里我都在看着
这位女士的美貌
仿佛我在一本书中找到的
一种画出的美，
我欣悦于眼睛的充实
或耳朵的聪敏，
欣悦于变得智慧，
因为人随着岁月长进；
但是，但是，
这是我的梦境，还是真实？
呵，真愿我们曾相遇
在我拥有燃烧的青春之时！
但我已在梦想中老去
风雨吹打，一座溪流中的
大理石雕出的海神。

(沈睿译)

兔 锁 骨

但愿我能在水上扬帆
到许多国王——
以及公主去过的地方
对岸有美丽的树和草地
有笛子演奏和舞会：
学会最好的事情是
跳舞当中爱人一个个地换
而总共只须付出一个吻

我将在水边找到一块
兔子的锁骨被浪拍击磨薄
再拿钻子将它打穿，然后
透过白色磨薄的兔骨来看
这可恨的旧世界：人们在
教堂里结婚，因时局太平
而开怀，嘲笑所有在教堂结婚的人

(高大鹏译)

圆塔下

“如果我穿绫罗绸缎
只会少赚钱多流汗
如果我按邻居的方式过活，”
丐儿比利·伯恩喊到，
“天天舒展筋骨等待黎明
在曾祖父的古坟上。”

格连达罗的溪畔
是伯恩家人埋骨的地方，
在一座斑驳的墓碑上，
他舒展筋骨便掉进梦中
有日月整整一个钟头
在圆塔内咆哮腾跃；

有金国王和银贵妇
高声绕行咆哮，直到
脚指头精通甜美的舞步
口中熟练发出甜美的声音，
用力环绕腾跃，
直到他们跃到底端。

那金国王和狂野的贵妇
通宵歌唱直到星月无光，
手握着手，趾对着趾，
头发于风中散乱飞扬
那贵妇和金国王可能
喜欢一对画眉鸟的歌唱

“一定是我遭了霉运，”
漫游的囚犯比利说道：
“天黑之前我定要扒个钱包
把它塞进羽毛床。
我无法找到家的平静，
在曾祖父的古坟上。”

(高大鹏译)

给少女

亲爱的，亲爱的，我
比任何人都明了
你为何如此心跳；
即使你的亲娘
也没有我心中雪亮
她粉碎了我的一片痴心
当那狂野的念头
她厌抑
或忘记，
使她脉搏加速
双目如火如荼。

(高大鹏译)

渔 夫

虽然我仍然看得见他——
长雀斑的男人走到
岭上一块灰地
身着一袭灰衣
在黎明时放出钓钩，
我却早就开始
在眼中唤起
这位朴素睿智的人。
整天我在他脸上端详
寻思将如何描写
我自己的种族
和现实；
我所恨的生者，
我所爱的死人，
怯懦之徒仍居高位，
侮慢之徒未受斥责，
骗子博得醉人的欢呼
无一被人盘问，
机智的人和他的笑话
偏对着最粗俗的耳朵，
聪明人呼喊
以小丑的吆喝，
智者被击倒，
伟大的艺术竟陷落。

自从我开始——
因为瞧不起这群观众，
或许有十二个月之久——

想象一个人。
被太阳晒出雀斑的脸庞，
和一袭康尼玛拉 的灰衣，
爬上一个地方——那里
泡沫底下有漆黑的石头，
他的手腕向下弯曲
当钓钩抛进水里；
一个不存在的人
一个只是梦想的人；
并且我喊道：“在我垂老以前，
要为他写一首诗
——可能就像黎明
一样冷漠又热情。”

(高大鹏译)

鹰

“把那只鹰从空中叫下来；
将他套上头罩送进笼子
直至那对黄眼变得温驯，
因为贮肉室和烤肉又已被光顾，
老厨子大动肝火
厨房里打杂的已发狂。”

“我不愿被加上头罩，
或笼子，也不愿在手腕上停靠，
现我已学会高傲
在森林上空盘翔
在稀疏的雾里
或翻滚的云上。”

“什么翻滚的云朵你曾划破，
心灵的黄眼之鹰，
昨夜？而我，我曾坐
在恶棍面前哑口无言，
竟然向我的朋友
炫耀才辩。”

(高大鹏译)

追忆格雷戈里少校

1

既然我们这房子即将置妥，
我要呼唤无法和我们共餐的朋友
在古塔内的泥炭炉房，
然后谈到深夜某时
便步上狭窄的旋梯就寝。
几位发掘被遗忘之真理的朋友，
或者只是我少年时的游伴，
虽已去世今夜却全在我心中。

2

我们总教新友会旧友，
两者若不投和我们就难过，
发生讥刺更可延长痛楚
在我们心中的情感，
而争吵则教脑子爆裂；
但是我要带来的朋友
今夜没一个争吵，因为
走进我心中的全已死亡。

3

华恩诺·江生 第一个走进心中，
虽然对最坏的人也彬彬有礼，
却爱学问甚于人类；他投身于
思索神圣之事
直到他的希腊拉丁学问仿佛
变成号角的一声长鸣，
引导他的思想更接近他的梦想的
无限的圆融。

4

接着是好质疑的约翰·辛格，
他死前仍孜孜研究活人世界，
即在坟墓里可能也不眠不休。
但是长途跋涉，在夜落前，

罗伯特·格雷戈里（1881—1918），格雷戈里夫人的独生子，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一战期间在意大利前线阵亡。

诗人，叶芝的朋友。

他终于找到，一确定的场景——
隔绝于最荒凉的石头地，
在夜落前，找到一群人
热情单纯一如他的心。

5

然后我想起乔治·波列斯芬，
在强健的少年时间闻名乡野
以骑术在赛马场里风光一时
他本足以展示血统纯粹的良马
和矫健的身手，即使肆情纵横，
亦只如壮丽的恒星相辉映，
相对或一百二十度斜角；
却变得笨拙而好冥想。

6

他们是我多年的密友，
亦即——我思想与生命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断气的脸孔仿佛
在相簿里张望；
我已习惯他们没有呼吸，
却无法习惯我好朋友儿子——
这一代“席得尼”这一代的完人
竟然受到死亡的欺凌。

7

如今令人赏心悦目的一切
为他所爱：暴风摧折的古树
投影在路上桥上；
耸立在溪畔的那座塔；
浅滩上饮水的牛群骚动
每晚，受了这些声音的惊吓，
鹧鸪鸟儿总在迁徙；
很可能他是最欢迎你的人。

8

叶芝的舅父，对占星术有兴趣。

Philip Sidney (1554—1586)，诗人、军人、政治家。因多才多艺，后世皆推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范。
叶芝将格雷戈里少校比为“席得尼”。

当他骑马带一群加尔威猎狐犬
从泰勒堡到罗克斯堡
或艾色凯利平原，没几个人能并驾齐驱，
他在穆宁跃马飞过一处
险峻的地方，把与会者吓倒一半
全都闭眼不敢看；他在那里
骑马不用马勒？
而他的头脑比马蹄更敏捷。

9

我们梦想大画家已为克列尔的冷岩，
加尔威的岩石和荆棘诞生，为
冷峻的色调和纤细的线条也是
我们秘密的修行，对此
凝视的心倍增力量。
他是军人、学者、骑帅，
但他也有热情寄诗
结集刊行令人赏爱。

10

可爱的房子百巧千奇，
有谁能那么悉心指点我们，
像他亲自操作或理解所有
运用金属，木材，灰泥，
和雕石的工作？
他是军人、学者、骑师，
他所做的都尽善尽美
仿佛他只专心致力于这一门绝活！

11

有人烧柴薪，有人却能在
小房间里将一切可燃物耗尽
如干草，当我们再转过身来，
昏黑中火炉已空空如也地熄灭，
因为一切皆付诸一道炬光。
他是军人、学者、骑师，
仿佛是所有生命的精华。
凭什么，我们梦想他会梳理白发？

12

看到冷酷的风摇撼窗板，
我曾想在心里追忆故人，
他们成年后接受考验，或童年
为人钟爱，或少年以聪明见赏，
并为每位加上合宜的评语；
以待想象力带来
较适当的招待；但一想起
新近的逝者便无心置词。

(高大鹏译)

记 忆

一位有可爱的脸庞，
两位或三位有魅力人的力量
然而魅力和脸庞皆是泡影
因为在野山兔躺过的地方
高山上的草不得不
保留原状。

(高大鹏译)

幽 灵

今晚似乎有些诡异
头上的毛发全体肃立。
自从落日时分我梦见
女人，笑声或狂野或胆怯
杂着花边和丝绸的窸窣声
爬上我咿呀摇晃的楼梯。她们读过
我为那怪物所写的诗
那若即若离的单恋。
她们进了门，站在
我的大诵经台和火炉中间
最后我能听见她们的心跳：
一个是娼妓，一个是小孩
她张望男人的眼光全无欲望，
还有一个，似乎是，女王。

(高大鹏译)

读颇帕修斯有感

颇帕修斯，罗马诗人，擅写挽歌，叶芝在本诗中，借古典题材抒情。毛特·岗是他所钟爱的人，却嫁给

她本可，从头如此高贵
直到高贵美好的膝盖
形成修长而柔和的线条，
走到神坛
穿过雅典娜
身旁的圣像，
或当人马兽醉于醇酒
恰是她最适意的俘虏。

(高大鹏译)

给凯尔纳诺的一只松鼠

来跟我玩啊
为什么跑啊
弄得枝叶摇摇
仿佛我有管枪
要致你于死
其实我只会
搔搔你的小头
让你走

(高大鹏译)

有人要我写首战诗

当此时代，我以为
诗人顶好缄默不语
因为我们委实无能矫正政治家
诗人搅和得够了，既教
豆蔻年华的慵懒少女心中欢喜
又让寒冬夜里老头儿欣然

(高大鹏译)

进屋祷文

上帝降福这高塔和小屋
还有我的子嗣，如果他们都规规矩矩
没有任何桌子、椅子、凳子不是简单平实

加利利的牧童也好用的；上帝俯允
我自己一年里可有些时候
啥也不理啥也不看
只除了伟大、热情的人们一直用着的
经历了千朝百代终不改的
我们依循以为规范的；但是如果我梦见
水手辛巴达 打从磁石山的那头
带来彩漆箱匣，或者肖像
那个梦也是规范；如果有撒旦的哄罗
砍倒了给路遮荫的白杨，破坏了景致
或者按照公家机关的计划造了栋别墅
请让他早早归西
把他的灵魂铐在红海海底受折磨

(高大鹏译)

又一首傻子之歌

这只紫色的大蝴蝶
被我的手掌监禁住
眼中有一份学问
傻瓜蛋无法懂得

曾经他是一校之长
一脸严厉，仿佛拒人千里
一堆学者战战兢兢
怕他巨大的桦木鞭和大册典籍

如钟声铿然
又甜美又刺耳，既刺耳复又甜美
那便是他学习以玫瑰为餐
艺事精纯的途径

(高大鹏译)

麦可·罗伯兹的双重灵视 1

1

开雪尔的灰石之上，心灵之眼召唤

巴勒斯坦一地区，为一古罗马州名。

七次航海而致富，是天方夜谭中的巴格达商人。

虚构人名，叶芝借他以阐明对生与此的哲学观。

天虽旧月消隐、新月遮掩钩尖的时候
诞生的冷冷魂灵

在永不静止的空洞眼睛和手指之下，
个别部分被重击，直至成为人而止
我何时有过自我的意志
啊有生以来从未有过

这些受牵线操纵的下胯、木制的四肢
压制我、责问我、阻挠我，或曲或直
它们本身是服从的
复不辨善恶

它们屈服于某种神奇的隐藏的气息
如此抽象，又如此麻木，超越吾人之死亡
它们甚至连我们征服的胜利
也感觉不着

2

在开雪尔的灰石之上我突然看见
有着胸乳狮爪的一头斯努克靳兽
以及佛陀，一手闲置
一手蒙福高举

就在二者之间一少女正在嬉玩
或许是已经跳舞跳得力竭而死
因为现在她了无生息，看来
仿佛梦见舞蹈

即使这些都是我在心灵之眼所见
除非我离此人世，再无更实在的事物
藉着月光我看见
如今第十五夜

它摆动尾巴，月光照着的眼
凝视所有已知的事物、未知的事物
在智慧的胜利当中
高举着头，不动

另一个的眼球一动不动，月光照着
定定看着所有被爱的事物、不被爱的事物

然而他阢隍不安
只因爱者皆哀

啊他们不管是谁在他们之间舞蹈
她不管是谁看见她在舞着
她因而跳得忘却了思想
躯体带来完美——
因为除了眼及耳，还有什么能
用人类微渺的个别部分
使心灵无言缄默
心灵运动着，但仿佛要停了
像个陀螺一般

在冥想中，三者是如此在片刻之中成形
如此伸展突出——时间被推翻之后
他们虽死，骨肉犹存

3

我知道我已见过，终于
见到我不复记忆的夜所牢牢把握的那少女
不然便是我揉眼之后
见到我飞行着的梦

然而在飞行之际。将一滴使脉搏悸动的
疯狂汁液甩进我的肉之中
仿佛我已被荷马的模范
瓦解，他从来不去想那燃烧的高塔

被卡在月阴和月盈的拉扯之间
我变得如此之愚昧

思想及意象之平庸
引起了我们西方之洋的狂热
因之我呻吟
且亲吻石块

然后将它安排在歌曲之中
既已看到长久以来无知的自己
得到如此的报偿
在柯麦克 倒塌的屋里

(高大鹏译)

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1921）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我在日暮时遇见过他们，
他们带着活泼的神采
从十八世纪的灰色房子
从柜台或写字台走出来。
我走过他们时曾点点头
或作无意义的寒暄，
或曾在他们中间呆一下，
有过礼貌而无意义的交谈，
在谈话未完时就已想到
一个讽刺故事或笑话，
为了坐在俱乐部的火边。
说给一个伙伴开心一下，
因为我相信，我们不过是在
扮演丑角的场所讨营生：
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那个女人的白天花在
天真无知的善意中，
她的夜晚却花在争论上，
直争得她声嘶脸红。
她年轻，秀丽，哪有声音
比她的声音更美好，
当她追逐着兔子行猎？
这个男人办了一所学校，
还会驾御我们的飞马；
这另一个，他的助手和朋友，
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他的思想大胆而优秀，
又有敏感的天性，也许
他会终于获得声望。
这另一个人是粗鄙的、
好虚荣的酒鬼，我曾想象。
他曾对接近我心灵的人
有过一些最无理的行动，
但在这支歌里我要提他：
他也从荒诞的喜剧中
辞去了他扮演的角色，

他也和其他人相同，
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许多心只有一个宗旨，
经过夏天，经过冬天，
好像中了魔变为岩石，
要把生命的流泉搅乱。
从大路上走来的马，
骑马的人，和从云端
飞向翻腾的云端的鸟，
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改变；
飘落在溪水上流云的影
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变化；
一只马蹄在水边滑跌，
一只马在水里拍打；
长腿的母松鸡俯冲下去，
对着公松鸡咯咯地叫唤，
它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
石头是在这一切中间。

太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那是天的事，我们的事
是喃喃念着一串名字，
好象母亲念叨她的孩子
当睡眠终于笼罩着
野跑了一天的四肢。
那还不是夜的降临？
但这不是夜而是死；

这死亡是否必要呢？
因为英国可能恪守信义，
不管已说了、做了什么。
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梦；
知道他们梦想过和已死去
就够了；何必管过多的爱
在死以前困惑着他们？
我用诗把它写出来——
麦克多纳和康诺利，
皮尔斯和麦克布莱，
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绿色做标帜，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查良铮译)

基督重临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 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
无疑基督就将重临。
基督重临！这几个字还未出口。
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
荒漠中，人首狮身的形体，
如太阳漠然而无情地相觑，
慢慢挪动腿，它的四周一圈圈，
沙漠上愤怒的鸟群阴影飞旋。
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
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
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恶梦，
何种猛兽，终于等到了时辰，
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

(袁可嘉译)

此诗作于1920年：根据基督教传说，基督将在世界末日重临人间主持审判，叶芝认为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今天已接近毁灭时期，二百年内即将出现一种粗野狂暴的反文明，作为走向另一种贵族文明的过渡，本诗表现了叶芝这种历史循环理论，艺术上已从唯美主义转入后期象征主义。用复杂而有质感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哲理。

叶芝在《幻象》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反旋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两个圆锥体渗透构成的，这里所谓。“旋体”即指历史。

猎鹰喻人类，主人喻基督。

叶芝经常把“纯良的礼仪”作为贵族文化的表征之一。

叶芝认为宇宙间存在一个“大记忆”，世代相传，它是一个神秘的汇集一切知识经验的大海。巨兽（即诗末所谓猛兽）指即将到来的粗野狂暴的“反文明”。

致一个政治犯

从童年时代起，她只有一点点
耐性，现在耐性却大得多；
一只灰色的海鸥再不心惊胆战，
飞入她的牢房，在那里栖息，
那里，听任她的手指触摸，
从手指间吃着一些面包屑。

当她抚摸着那寂寞的翅膀，
脑海里回想起逝去的情景，
她变成了一件东西：痛苦、抽象，
她的思想变成了某种流行的敌意；
盲人，还有盲人的领路人
饮着脏沟水，而他们就躺在那里。

好久以前，我看到她驰骋
在本布尔本山下，参加集会——
她那个乡间的光彩夺目的美人，
青春所有的孤独的激情都在荡漾，
她仿佛出落得如此耀眼、甜美，
像岩石抚养、海洋生长的鸟一样。

从海洋出生，在晴空中翱翔，
当它第一次从它的鸟巢中飞出。
在一块高耸的岩石上远望，
望着阴云密布的苍穹，
从它风吹雨打的胸脯
传出了海洋的怒吼声声。

(袭小龙译)

玫瑰树

“话说得太轻率了吧？”
皮而斯对康纳利说；
“也许是一席庸俗的谈话，
枯萎了玫瑰树；
也许只是一阵风，

这首诗写的是康斯坦丝·马凯维奇，她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她出身于爱尔兰的一家望族，以美貌著称。复活节起义失败后，她被关进了监狱。对于这次不成熟的起义，叶芝并不赞同，但又深为其精神所感动。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一诗中也写到了这位女起义者。

两人都是1916年起义的参加者。

吹自苦涩的海洋。”

“只要浇些水就行了，”
康纳利回答说，
“绿芽就会重生
向四方茁长，
花朵终得怒放，
为满园增光。”
“可是到哪儿取水，”
皮而斯问康纳利，
“既然井都已干涸，
啊！明白得不可再明白了；
只有我们身上鲜红热血，
能使玫瑰再生。”

(周英雄译)

土 星 下

别因这一天我忧虑重重，
便想象那失去的爱与我的思想不可分离，
因为不会再有青春使我憔悴；
可我怎会忘记你带来的智慧，
你安排的舒适？虽然我才智
已在幻想驰骋中耗尽，童年的记忆
仍在驱策我的诗神，一位老波列斯芬，
一位密特尔顿，你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一位红发叶芝，虽然我出生前已过世，
他容貌恰如生动的记忆。
你听我家佣人讲过。他说
大路上斯来戈码头附近一
哦，不，不是说，是大声嚷嚷——“你又来了，
当然，二十年已过，该是来的时刻了。”
我在想一个孩子无效的誓言，
祖先视为家乡的山谷他永不离开。

(俞洁莉译)

快破晓的时光

可是我梦境中的幽灵，
那躺在我身边的女人？
梦着，或我们分享着梦，
黎明透出第一丝幽光冷冷。

我想：“在本布尔本山那边
有一道瀑布，整个童年里
我都视为无比亲切的瀑布，
无论我漫游的足迹会有多远，
我从未把如此可亲的景色找见。”
我的记忆已把童年所珍视的
这许多东西放大、扩展。

我想摸摸它，像个孩子一样，
但知道我的手指只能摸摸
冰冷的石头和水。我真发了狂，
甚至指控起天国，因为
它制订的法律中竟有一条是这样
我们爱得太多的东西呵——
我们的触觉却无法估量。

哦一直梦着，到了快破晓的时光。
冷风把水花吹进了我的鼻孔。
但是她，躺在我身边的人。
在更痛苦的梦境中，
望着阿瑟 的那只神奇的雄鹿，
那只洁白的雄鹿，跳跳奔奔，
从峻峭的山岭跃到峻峭的山岭。

（裘小龙译）

为小女祈祷

风暴再度嘶叫，半藏在
摇篮顶盖和被单下，
我儿熟睡。四周无屏障——
格力哥森林与一座秃岗除外 ——
那强风自大西洋长驱直入，
掀翻屋顶，吹垮草堆；
我踱步又祈祷，整整一小时，
因我满怀阴霾。

我为小女踱步又祈祷，整整一小时。

英国传说中的一位古代皇帝。

安·巴特勒·叶芝生于1919年2月26日。女儿生下之后不久，叶芝即动手写这首诗，却在搬到巴列利塔堡之后方完成。诗中背景即此地。

格力哥树林，近格力格夫人公馆。

听海风冲着塔身咆哮；
顺着桥拱下咆哮而进
洪水泛滥河边的榆树林；
我在激动的幻想中想象，
未来的岁月已来临，
配着亢奋的鼓声起舞，
来自无知的海洋，势不可挡。

愿上天赐她美貌，但不宜
美得令路人神魂颠倒，也不宜
令她对镜犹自怜。
长得太美，太美，
令人以此自满；
丧失善性，甚至
坦诚的真情；
无法正确择友，以致孤独无伴。

海伦入选，发现人生平淡无趣，
其后又跟个傻瓜惹上莫大麻烦。
而那伟大的女神，破水波而出，
既无父亲，本可逍遥自在，
却又选个曲腿铁匠做夫婿。
显然，高贵女人吃的是
古怪的沙拉，配肉食；
而富饶的羊角也就完了。
我要她多学礼仪；
姿色平庸者，
好感并非唾手可得；
然而多少人为美丽本身所愚。
过往的恋情使人变聪明；
多少可怜的流浪汉，
爱过，自认被爱过。
无法抗拒欢欣的仁慈。

叶芝住的地方，有一座塔，塔外有条河流，水上搭有一座桥。

指海伦弃夫而去，与巴黎斯王子私奔，此处傻瓜指她丈夫 Menelaus。海伦嫁给 Menelaus 与爱神 Aphrodite 嫁给铁匠一样，都表示女人为美貌所误。

指爱神 Aphrodite，Aphros 意即泡沫，因此她生来无父，后下嫁火神 Hephaestus。

众神之伸——宙斯，幼时由 Amalthea 养大。Amalthea 给他一个山羊角，琼浆玉液不停从羊角中涌出。据说任何人拥有这只羊角，即可享有一切。

显然指毛特·岗。

指叶芝本人。

指叶芝太太，她性情开朗慈祥，有异于毛特·岗的艳丽无情。

愿她长成隐藏不露之树，枝叶茂密；
而一切意念皆如红雀，
四处播送慷慨的歌声，
不为其他俗务羁绊；
只为嬉戏，才飞逐，
只为嬉戏，才拌嘴。
噢，愿她长青如月桂，生根
在一片可爱永久的土地上。

由于我爱过的心灵，及
我赞赏过的美丽，皆不顺遂，
我的思想近日已干涸了；
但我知道，心中填满仇恨，
如同犯上首恶；
心中如无仇恨，
任狂风吹袭蹂躏，
也无法吹落叶上红雀。

知识的仇恨最为恐怖；
让她了解坚持己见之可恶。
难道我没见过最可爱的女人，
自富饶之角诞生；
但因偏激的见解。
而将那宝角与娴静的性格
所能领略的各种好处，全部
拿去换取怒气冲天的老风箱？

想想，若将恨意逐尽，
灵魂重获原本的天真，
且终于领悟，灵魂自我取乐，
自我妥协，自我警惕。
灵魂温柔的心意即是天意。
尽管人人皱眉，尽管
刮风之地必皆风鸣飒飒，尽管
风箱都不免胀破
她仍然幸福快乐。

愿她的如意郎君带她回去，
一切如仪，一切合礼。
狂妄与仇恨都是

大街上叫卖的货色。
除了风俗与礼仪，
天真与美如何诞生？

丰饶之丰角取名礼仪；
丰茂之月桂又名风俗。

(周英雄译)

塔（1928）

驶向拜占廷

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青年人在互相拥抱；那垂死的世代，树上的鸟，正从事他们的歌唱；鱼的瀑布，青花鱼充塞的大海，鱼、兽或鸟，一整个夏天在赞扬凡是诞生和死亡的一切存在。沉溺于那感官的音乐，个个都疏忽万古常青的理性的纪念物。

一个衰颓的老人只是个废物，是件破外衣支在一根木棍上，除非灵魂拍手作歌，为了它的皮囊的每个裂绽唱得更响亮；可是没有教唱的学校，而只有研究纪念物上记载的它的辉煌，因此我就远渡重洋而来到拜占廷的神圣的城堡。

哦，智者！立于上帝的神火中，好像是壁画上嵌金的雕饰，从神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请为我的灵魂作歌唱的教师。把我的心烧尽，它被绑在一个垂死的肉身上，为欲望所腐蚀。已不知他原来是什么了；请尽快把我采集进永恒的艺术安排。

一旦脱离自然界，我就不再从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形状，而只要希腊的金匠用金釉和锤打的金子所制作的式样，供给瞌睡的皇帝保持清醒；或者就镶在金树枝上歌唱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给拜占廷的贵族和夫人听。

此诗作于1928年。叶芝认为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廷王朝（527—565）是贵族文化的代表，那时精神与物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本诗表达他对情欲、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

(查良铮译)

在学童中间

—

我边走边问，打从长教室穿过，
和蔼的白头巾老修女回答问题，
孩子们学做算术，练习唱歌，
学习各样的读本、各种的历史、
剪裁和缝纫都要求干净利索，
样式最好又时新——孩子们时不时
出于好奇心，免不了抬眼注目
一位六十岁含笑的头面人物。

二

我冥想一个丽达那样的身影
俯就奄奄的炉火，她讲起童年
一次受严厉的责备或一件小事情
竟然在童心上造成悲剧的一天——
这一讲使我们两个年轻的心灵
像出于同情而融进了一单个空间，
或者，改一下柏拉图有名的妙譬，
化作了蛋黄与蛋白，浑成一体。

三

想起了当年那一阵忧伤或愤怒，
我再对这一个那一个小孩子看看，
猜是否她当年也有这样的风度——
因为天鹅的女儿也就会承担
每一份涉水飞禽遗传的禀赋——
也有同样颜色的头发和脸蛋，
这么样一想，我的心就狂蹦乱抖，
她活现在我的面前，变一个毛丫头。

四

作者在笔记本里，1926年3月14日记下：“一首诗的题材——学童感到生活将也许会损毁他们，没有生活可能实现我们的梦想或甚至他们的教师的希望这一种想法。把生活为从不发生的事情作准备的旧想法写入。”叶芝当时在爱尔兰上议院里作视察学校的工作。原诗最初发表于1927年。

据希腊神话，天帝宙斯化为天鹅与丽达结合，生美女海伦，这里讲现已年老色衰的恋人，与实有人物毛特·岗自然有关。

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提到：人原为雌雄一体，被天帝切成两半，所以男女互相求偶。

她目前那一副形象飘进了我心里，
难道是十五世纪巧手的塑造，
它两颊深陷，仿佛它只是喝空气，
只是吞够了影子就算吃饱？
我虽然从不是丽达一类的后裔，
也有过美丽的羽毛——够了，好，
逢人最好是用微笑报微笑，表示出
这个老草人过日子挺舒舒服服。

五

年轻的母亲，膝上抱一个人形
（那是“生殖蜜”泄露给人间的皮囊，
根据了回忆或是“忘药”的决定
一定得睡眠，叫嚷，挣扎着要逃亡），
会怎样看她的儿子，只见人头顶
白茫茫披六十来个冬天的风光，
就认为报偿了生她儿子的痛苦，
愁他入世前途的牵肠挂肚？

六

柏拉图认为自然不过是水泡
戏弄着事物的幽灵式千变万化图；
坚实的亚里斯多德挥舞着桦木条，
会鞭打一位王中之王的屁股；
金股骨毕达哥拉斯，无人不晓。
拨弄着琴弓或琴弦就可以算出
哪颗星歌唱的，懒诗神听见的和音：
破布片绑上老杆子吓吓飞禽！

“十五世纪巧手”指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

叶芝自注：“我是从波弗里俄斯（约公元232—305）《仙女洞》一文引用了‘生殖蜜’一词，但找不到何所据而波弗里俄斯把它看作摧毁对于生前自由的‘回忆’的‘药物’。”

1926年9月24日叶芝写信给奥丽维娅·莎士比亚夫人说：“这里有我对于老年最后的诅咒的一片断。意谓甚至最伟大的人士也是鸱鸒，草人，到他们成名的时候。亚里斯多德，记好，是亚历山大的教习，所以用桦木条—毕达哥拉斯在张紧的弦上测量过音差，这是一首七、八节相同的诗。”

柏拉图认为自然无非是另一世界即理念世界的影象，模拟。

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是实在的，它的种种现象可以作系统考察，他曾任马其顿腓力浦王的儿子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

毕达哥拉斯是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传说他长有金股骨，等等。他这一派哲学认为宇宙有数学的整齐规律，因此音乐的和谐里也可以考察出精确的数学关系。

七

修女和母亲，两类人都崇拜偶像，
可是烛光照亮的尊容并不能
激起哪一位母亲的痴心妄想。
只能使石像或铜像宁息安生。
但它们也叫人心碎——诸多色相，
激情、虔诚、慈爱所熟悉的至尊！
一切至高的光荣所象征的浮华，
对人类事业心自生自长的嘲弄家！

八

辛劳本身也就是开花、舞蹈，
只要躯体不取悦灵魂而自残，
美也并不产生于抱憾的懊恼，
迷糊的智慧也不出于灯昏夜阑。
栗树啊，根抵雄壮的花魁花宝，
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
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

(卞之琳译)

丽达与天鹅

速然一击，巨翼仍扑打不停
少女摇摇欲坠，两股
为灰蹠抚掌，颈项为巨喙所攫，
无助的胸被拥，紧贴他胸口。

惊慌，茫然的手指，如何
推开羽翼的光辉，自松懈的股间？
置身白芦苇间，又如何
不感受那悸动的怪异之心？

腰间猛烈抖颤，产下
断垣残壁；檐燃城焚，
而阿格曼姆农死了。
就这么被衔着，

叶芝应一家政治评论刊物的邀请写诗，因此他借用希腊罗马有关宙斯与丽达的神话，探索神（宙斯）的智慧与凡人（丽达）的美如果结合，下场将是如何，

丽达后有身孕，生下海伦和克莱提纳斯，后者即阿格曼姆农之妻，后因丈夫杀死女儿，杀夫报仇。

被上天暴戾的血族驾驭着
在那漠然的巨喙未放松之前
她是否汲取了他那与神力并存的智慧？

(周英雄译)

塔

1

这种荒谬，我该怎么办呢？
心啊，烦恼的心啊——这幅讽刺：
颓萎的年纪，紧系身后，
如狗尾之后。

我从未有过，
如此兴奋、热情、异想天开的
想象；耳目也不会
如此期待不可能之事——
不，从未有过。幼年只知
带着钓竿与假蝇，或小虫，
爬上本市尔本山脊，
悠悠夏日尽我消磨。
此刻该催缪斯束装走路了；
择柏拉图与普鲁大纳斯为友
直至想象力、耳与目
能满足于辩论，且能处理
抽象事物；否则将被身后
什么破烂水壶嘲弄。

2

我步上城垛，注目
一所残垣，凝视
地面冒出一棵树，如乌黑的手指。
任想象奔驰。
在西斜夕阳下；
另从废墟，从古树召唤
意象与回忆；
个个我都要问他话。

山的那边住的是法兰西太太，有一次，

18 世纪美人，她的故居离当时叶芝住地不远。

所有的银烛台，墙上烛架
照亮了檀香乌木与美酒。
此时一位男仆，他善解
那位极有身份女士的心意，
奔出，用花园剪子
剪下一个狂妄自大的耳朵，
装在有盖小碟中端了上来。

有些人仍记得，我年轻时，
有首歌赞叹一农家女
家住那岩石地区。
他们赞颂她的容貌。
且自赞美中获得无上乐趣。
他们也记得。她一出现市集，
农夫必推前挤后。
歌加之于她的荣耀大极了。

有些人，许是为那个调子所惑。
许是敬了她太多酒，昏了头。
自席中站起，宣称应该
亲眼验证他们的幻想。
但他们错把灿烂月光
当平淡无奇的日光——
音乐令他们智昏了——
其中一人淹死窟窿大沼泽中。
奇怪，作曲的竟是瞎子；
然而，深思之后，我觉得
那没什么稀奇；悲剧就是
由瞎眼的荷马创始；
而海伦使人真情毕露。
愿月亮与日光变成啊
一股不可分割的光丝；
如我成功，我定使男人发疯。

我一手创造的汉拉翰，曙光中
把他从邻近村屋
赶出，管他清醒还是烂醉。
他为一个老人的杂耍所愚；
绊倒、摔跤、到处瞎摸，
只落得膝盖残破，打工糊口；
但却充满炽烈吓人的欲望。
早在二十年前，我已有了这么构思：

指 Anthonng Raftery (1784-1834)，爱尔兰盲诗人。

村夫在古旧的院子里洗牌；
轮到那老流氓时，
他指下魔法一施，除了一张
纸牌之外全变成一群猎犬；
那一张他给变成野兔。
汉拉翰狂喜，当场起身，
追赶狂吠的东西，向

哪里，哎，我忘了，算了！
我必须召回这个人，他历尽折磨；
爱情、音乐、剪下的敌人耳朵
都鼓舞不了他。
此人变得如此神奇，
没有任何邻居说得出，
他究竟何时度完牛马的日子：
这座房子破产的老主人。
几世纪来，到此废墟的
有粗犷的重骑兵，膝下绑着绑腿，

或

足踏铁鞋，爬上狭窄楼梯，
还有若干重骑兵，
意象贮藏在大记忆中，
来时大喊大叫，气喘如牛，
扰人清梦，每当他们
把木骰子掷在板上。

既然我要质问大家，能来的都来吧！
老迈，贫困的半骑兵，来吧！
把瞎眼、喃喃赞诵美的教士也带来
吧！
杂耍魔术师派来的红人走过荒芜的
草地；
法兰西夫人，
天赋她敏锐的听觉；
淹死沼泽中的男人，
只因恶作剧的缪斯选上农家女。

老翁，老妪，富的，贫的，
踩过这些岩石，穿过这扇门，

大记忆即全民族的记忆，历久不变，无形之中影响人的一切意识与行为。
叶芝认为有鬼在他房间赌博，吵得他无法入眠。

不论公开或私下，
是否如我此刻一样，抨击年老？
然而从他们眼中，我已找到答案：
这不耐烦的一群，急待离去。
走吧，但请把汉拉翰留下；
我需要他惊人的记忆。

每一阵风刮起，老色迷你就有风流韵事。
自你老谋深算的心中，取出
你在坟中发觉的东西。
你肯定已把前人
未知及未见的都已计算妥当，
你迷惑于温柔的眼神；
或轻轻一触，幽幽一叹，
于是一跃而入，
另外一人生命的迷宫中；

想象力是专注于
赢得的女人还是失去的女人？
如是失去的女人，承认你避开迷宫
是出于自尊；
出于懦弱，也出于微妙愚蠢的念头
还是出于所谓的良知；
如记忆再现。太阳
腐蚀，将白昼抹去。

3

是我写遗书的时候了。
我选正直之人，
他们力争上游，
直至水源飞扬。
黎明扔进钓线，
于湿淋淋的石边；我宣称
他们将继承我的自尊——
不受理想，也不受国家
束缚的自尊；
既不受限于被唾弃的奴隶，
也不受制于视人如草芥的暴君。
柏克与格拉腾之民
献出虽然有权拒绝——

在一次演讲中，叶芝自称与柏克（Burke）、格拉腾（Grattan）、等人同属欧洲文坛精英，具有卓越的政治见识。

自尊，如朝阳慨然射出；
或如神奇的羊角；
或如倾盆骤雨降临
干涸的河床上；
或如天鹅大限已到，
无奈，凝视最后一线微光。
顺灿烂之河漂下
长波之终点，
唱出临终之歌。
我也公布我的信仰；
我嘲讽普鲁太纳斯学说；
大声疾呼，反对柏拉图；
生与死都不成定论，
除非人将悲恸的灵魂
化为完美无缺的整体，
完完全全的整体，
没错，太阳、月亮、星星，一样也没少。
此外，另知一点：
我们既然已死，必当再生，
有梦想，因而创造了
虚幻乐园。
我已准备了安宁，
用意大利雅品，
和希腊得意的宝石，
诗人的想象力，
与爱情的追忆——
追忆女人说过的话——
这一切的一切，
能把超人化为
镜花般的梦幻。
在那墙洞中
穴鸟聒噪、扰攘了；
树枝一层又一层叠上，
叠高之后
母鸟栖息其上，
温暖她的鸟巢。

我把信心与自尊留给
攀登山峰，
年轻正直的人。
在晨曦怒射中
他们或许掷下鱼饵；

虽然天生铜皮铁骨，
却因终于终日伏案
毁了原有的刚健。

此时，我该创造灵魂了。
迫他找家名校就读，
直至身体崩溃，
血液逐步损毁，
脾气暴躁，神智昏迷，
或沉闷老朽，
或其他更糟的坏事，
如朋友死亡，或
今人屏息明眸之死——
这些宛如水平线黯淡时，
天上云朵；
或如天色转深时，
孤鸟昏昏欲睡的哭声。

（周英雄译）

内战时期的沉思（组诗节选）

我的房子

一道古老的桥，一座更古老的塔，
一处被它的围墙遮掩的农舍，
一方石头场地，
在那儿象征的玫瑰可绽放开花，
参差老榆树，无法数的老荆丛，
雨声或吹来的
每一阵风；
如踩高跷似的水鸡
再次渡过溪流时
被一群母牛的溅水声吓住。

一道旋梯，一间有着石头拱顶的卧室，
一座炉门打开的灰色壁炉，
一只蜡烛和写过的纸。
弥尔顿书中的柏拉图主义者投影向前

当地常用的一句话，表示准备后事。叶芝写此诗时已 60 多岁。

内战指 1922—1923 年间爱尔兰共和派与爱尔兰联邦政府之间的战争。这组诗写于叶芝住地巴列利，该地区曾受到战争影响。

指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一首长诗《沉思的人》中的主人公，叶芝在这里用以自况。据叶芝的

仍在一些相似的房间里
辛苦劳作，以何等的魔鬼般的狂热
想象万物。
而那些夜间的路人
或来自市场或来自夜市
瞅见过他那夜半的烛火亮着。

两个男人曾发现这里。一个兵士打扮的人
召来了二十匹马，在这吵闹的地方
过他的日子，
在这经历了长期战争和夜间突然警报的地方
他的精瘦的马群和他自己都好像
成了被忘和健忘的弃儿；
而我，愿在我之后
我身体的后嗣会发现，
去提升一种孤寂的心境，
以使它适宜于苦难的象征。

门前的道路

一位和和气的非正规军，
一位福斯塔夫式的胖男人，
前来吹着内战的笑话，
好像死在枪子下
是太阳下最有趣的游戏。

一位棕色的中尉和他的部下
身上半穿着政府军制服，
站到我的门前，而我报怨
这恶劣的天气，冰雹和雨，
一棵梨树被风暴折断。

我清点那些长了毛的煤烟球，
和溪流上领游的母红松鸡，
以按下我心中的妒意，
而后转回我的卧室，陷入
一场梦的冰雪之中。

女儿回忆，她小的时候她父亲从不让她和弟弟进入塔堡，那只是他孤独写作，像幽灵一样在其中生活的地方。

属爱尔兰共和军。

福斯塔夫，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

指和第一句中“非正规军”相敌对的爱尔兰政府军。

我窗边的欧椋鸟空巢

野蜂在松开的砖墙罅隙里
嗡嗡营巢，在那里
母鸟们运去了蚯蚓和蝇虫。
我的墙壁松开了；蜜蜂，
到这欧椋鸟的空窝里来筑巢吧。

我们被关闭起来，而钥匙
在我们无法确知的地方转动；某地
一个人被杀，或一座房子被烧，
但还没有明证去辨清：
到这欧椋鸟的空窝里来筑巢吧。

一道石头或木桩筑起的屏障；
一场十四天左右的战争；
昨夜里他们从路上用手推车
运过了一位倒在血泊中的年轻死兵：
到这欧椋鸟的空窝里来筑巢吧。

我们曾用幻想来滋养心灵，
心灵却因这遭遇变得残忍；
在我们的敌意里，有比我们的爱
更多的实质；哦蜜蜂，
到这欧椋鸟的空窝里来筑巢吧。

(王家新译)

一九一九年

—

许多精致可爱的东西都已消失
对大众来说它们似乎纯属奇迹，
这些倾圮的共同事物，避开了月亮
运行的轨迹。那里
在装饰性的青铜和石头之间曾站着
一个用橄榄木制作的古老形象——
逝去了，菲狄亚斯那著名的牙雕

“内战时期一只欧椋鸟曾在我的卧室边的砖墙里筑巢”（叶芝，1933）。此诗首次印出时为“椋鸟”。

内战期间，爱尔兰共和军派人炸掉了叶芝住宅前面的桥梁（即写入《我的房子》一诗中的那座“古老的桥”），并禁止人们离开屋子。

菲狄亚斯，古希腊雕刻家，曾负责雅典巴台农神庙的雕刻，他以金质和象牙雕刻驰名。

以及所有金色的蚱蜢和蜂群。

我们年轻时也有过许多可爱的玩具：
一种漠然于责备或赞美
贿赂或威胁的法律；那一再犯错的
习惯，在太阳的射线下像蜡一样溶化；
公众的思想酝酿之久，我们便以为
它将超越未来所有的日子而存在。
呵多么美好的愿望，因为我们认为
最坏的流氓和恶棍都已绝迹。

所有的牙齿被拔掉；所有古老的技艺失传，
而一支大军不过是一种供表演的东西；
即使大炮不曾变成犁铧
那又怎样？议会和国王认为
除非施放一点炸药
传令号手们也许会吹破他们自己
而且那不会带来荣耀；而且也许
骑卫们懒洋洋的坐骑将不会腾跃。

如今的岁月毒龙当道，恶梦
骑在我们的睡眠之上：一个喝醉的士兵
可以被那母亲抛开，就在她的门口被杀，
在她自己的血中爬，并且逍遥而去；
黑夜因恐怖而出汗，就像从前
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与哲学拼凑，
设想要把世界置于一种秩序之下，
我们，不过是鼯鼠在洞穴里咬架。

那个可以解读符码又不被奄割似地
沉湎于出自浅薄才智的
半诈骗的麻醉品的人，知道没有作品可以长久
无论健康、财富或心灵的失去的安宁
大师的才智之作或他的手，
没有荣耀可以留下它的纪念碑，
仅有一种慰藉留下：一切的凯旋
出现，仅在他那幽灵般的孤寂里。

但是什么慰藉可被发现？
人陷于爱情并且只爱那失去了的
还有什么更多的要说？关于那个国度

据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雅典妇女们用一种金质的蚱蜢作饰针。
这里影射当时的一件孕妇掐杀小孩案。

谁也不敢认同，如果这是他的想法，
纵火者和偏执狂就可以被找到
去焚烧雅典卫城的残余，
或把那著名的牙雕打成碎片，
或用那些蚱蜢或金蜂来做肮脏交易。

二

当洛伊·富勒 的中国舞者缠绕出
一张闪光的网，一条飘拂的丝带时
好像一条云中飞龙
落在了舞者之间，把他们卷入涡旋
或把他们赶上它自己狂暴的路；
柏拉图之年 也这样
从过去的那一套中
卷出了新的是与非；
所有人都是舞者，而他们踏向了一
面铜锣野蛮的铿锵。

三

某些道德家或神话诗人
把孤独的灵魂比作天鹅；
我对此感到满意，
我满意，如果一面忧愁的镜子
在短暂的生命闪光消失之前
能够映出一个它的状况的意象；
双翅半张欲飞，
胸脯骄傲地挺起，
无论是去游戏，或去驾御
那临近之夜呼啸的长风。

一个处在自己的秘密冥思中的人
迷失在他从艺术或政治
弄出的迷宫里；
有的柏拉图主义者断言，在我们
应拿出肉体做抵押的交换之处
古老的习惯就会重现，
而且如果我们的作品可观
并与我们的呼吸一起消逝

洛伊·富勒（1862—1928），美国舞蹈家，其舞蹈尤为诗人和艺术家们所称道。

柏拉图之年，是在时间中要求一个星宿以回到它最初开始之处的一个时期，叶芝在《幻象》中对此有所描述。

那才是一种幸运的死亡，
因为凯旋只会毁掉我们的孤独。

天鹅跃入了荒凉的天国
这种意象可以带来狂野，带来一阵风暴
以结束万物，结束
我辛劳一生构想的一切，甚至
那想象了一半的，写了一半的纸页；
呵但是我们曾梦想修补
无论折磨着人类的
任何伤害，而现在
酷冬的风吹起
才知道当我们梦想时我们的头脑是分裂的。

四

我们，七年之前
还曾谈论着荣耀和真理，
现在快意地尖叫，如果我们显出
鼯鼠的扭动，鼯鼠的牙齿。

五

让我们来嘲笑伟大人物
他们在思想中怀有如此重负
如此劳作并且到很晚
为了在身后留下一些纪念，
却不想想那拂平一切的风。

让我们来嘲笑睿智之士
他们把疼痛的老眼盯在
那些老历书上
却不见季节是如何循环，
如今只是发呆地看着太阳。

让我们来嘲笑好心的善者
他们幻想着行善的好处，
而且倦于独处
也许会宣布放一个假：
风声叫了——他们都到了哪里？

而后再嘲笑那些嘲笑者
他们也许不会伸手
去帮助善意、睿智或伟大的人

把那恶劣的风暴关在外边，因为我们
正交换着嘲笑。

六

道路上的暴力：马匹的暴力；
少数几匹有英俊骑手的，拥有花环
在那细软敏感的耳际或动荡的鬃毛上，
但它们倦于在自己的圈子里一圈圈地跑
全都冲破并且消失，而邪恶聚起它们的头：
海诺迪亚斯的女儿们再次返回，
一阵飞沙走石大风骤至，而后是
一阵雷声的脚步，形影纷至
她们的意欲就在风的迷宫里；
如果有一只疯狂的手胆敢去碰一个女儿
所有的都会回头发出色情的，或愤怒的喊叫，
追着风走，因为所有人都是瞎子。
但是现在风住、尘息，于是从那里
张着空虚的大眼睛，掩映在
愚蠢、枯干发白的乱发的阴影下
那蛮野的魔鬼罗伯特·阿提森蹒跚走过，
给被爱情遗弃的凯特勒夫人带来了
被晒成青铜色的孔雀羽毛，她的公鸡的红冠子。

（王家新译）

另外的面孔

如果你，步入老年，先我而死
梓树和馨香的欧椴都将不再
听到我生者的脚步，我也不会踏上
那将击破时间牙齿的我们锻造的地方。
让另外的面孔玩他们愿意的戏法
在那些老屋里；夜可以压倒白昼，
我们的影子仍将漫游于花园砾石
那活着的比它们更像是阴影。

在爱尔兰传说中，旋风在中世纪往往被称为海诺迪亚斯的众女儿之舞，如果人们看见并着迷于这种众神之舞，就会对日常事物失去一切兴趣。

叶芝原注：“乡下人在那时见到确实的幽灵时，他们叫它‘堕落的天使’，或称之为‘乡里古老的居民’，并描述当他们骑驰时是骑着‘在头上戴着花束的马’。……我的最后一个象征，罗伯特·阿提森，是一个在14世纪开始之后经常出现于凯尔肯尼的邪恶精灵，他也是女巫妲姆·艾丽斯·凯特勒的一个梦魇”。

（W.B.Y.1921年5月）

此诗写给格雷戈里夫人。

(王家新译)

旋梯及其他（1933）

长时间沉默以后

长时间沉默以后讲话了；对，
别一些情侣疏远了或者作古，
灯罩掩藏了并不友好的光辉，
窗帘挡住了并不友好的夜幕，
我们正好议论了又重新议论
艺术和诗歌这个至高的题旨：
身体的衰老是智慧，年纪轻轻，
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

（卞之琳译）

青年女子歌

我独自个出门
唱它一支两支歌，
我心里自然有人，
你也知道是哪一个。

想不到另一个出现
手里拄一根拐杖
好容易挺直腰干，
我坐地哭了一场。

我把歌儿唱尽，
到头来就是个问号：
是我见老人年轻，
还是年轻人老？

（卞之琳译）

青年男子歌

本诗见 1933 年出版的诗集《旋梯及其他》，约作于 1932 年，叶芝本人在他所编而于 1936 年出版的《牛津现代诗选》中，把它列在他自己入选的十四首诗的首位，而不选他自己的名诗“在学童中间”，诗意上两者有矛盾。但“身体的衰老是智慧”也可以理解为有反讽意或惋叹意。原诗大体是每行长短相似，但轻重音不定，译文一律以五顿相应（例如“长时间|沉默|以后|讲话了；|对”）。

写作时间可能在 20 年代末期。

全诗前两节可以理解为：想见到情人的女子，却见了一个老人，令她想起她的 情人有一天也会像这个样子。末两行意义曲折，大致是她见老人心里年轻而 年轻人也会未老先衰（精神上）。译文最后一行这样分顿“还是|年轻人|老？”

“她会变，”我又哭又嚷，
“会变成千瘡老太婆。”
我的心在怀里伸躺，
本来是泰然自若，
一听说，就火冒三丈，
敲打着肋骨，回答说：

“怕什么！你可以昂然
放眼看天地无垠；
她也会同样胆敢
说皮囊都会凋零；
在世界造成以前
我可没见过老妖精。”

这一说使我羞愧，
因为心下会说谎。
我跪下，不怕污秽。
我的心受了损伤，
全都得向它下跪，
直到我获得它原谅。

（卞之琳译）

像雾像雪一般狂

恶风刮了起来，
关上、拴好百叶窗，
今晚咱心灵最清澈，
仿佛看得清爽
咱们身外万物，
像雾像雪一般狂。

贺拉斯站在荷马旁，
柏拉图站在下方，
特莱书打开在眼前。
度过长远的时光，
你我皆无知少年，
像雾像雪一般狂。

叶芝晚年作诗，喜作平衡，此诗与前诗恰成一对，前诗以消极为主，消极中稍有积极意，此诗从消极转积极。

贺拉斯（公元前68—8），古罗马著名修辞学家。

特莱即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著名演说家、政治家。

老朋友，你问我何所叹，
我为何发颤惊慌？
我发颤叹息，我想到
即使西塞罗加上
聪明智慧的荷马，
也像雾像雪一般狂。

(袁可嘉译)

象 征

风雨飘摇的古楼中，
盲目的处士敲着钟。

那无敌的宝刀还是
属于那游荡的傻子。

绣金的锦把宝刀围，
美人同傻子一同睡。

(杨宪益译)

雪岭上的苦行人

文化是被多端的幻觉圈起，
在一范围，和平的外表下。
但人的生命是思想，虽恐怕
也必须追求，经过无数世纪，
追求着，狂索着，摧毁着，他要
最后能来到那现实的荒野。
别了，埃及和希腊，别了，罗马。
苦行人在金山雪岭上修道，
深夜时，在山窟中，在积雪底，
或雪与寒风击他们的裸体，
知白昼带来夜，在破晓时候，
他的乐观与华炫将成乌有。

(杨宪益译)

纪念伊娃·郭尔-布思和康·马凯维奇

伊娃·郭尔-布思(1870—1926)，诗人；康斯坦丝·郭尔-布思·马凯维奇(1868—1927)，革命家。后者因参与1916年复活节起义而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17年6月遇大赦出狱，仍旧活跃于爱

利萨代尔的夜光，
宽阔窗户向南敞开，
两位女孩身着丝晨装，
二人都很美，一人似羚羊。
然而狂暴的秋风剪去
夏日花环上的花朵；
姐姐遭极刑，获赦免，
为无知群氓出谋划策
以消磨孤寂的岁月。
我不知妹妹做过何梦—
某种茫然的乌托邦？
待到老朽枯瘦时，
她依稀如政治偶像。
多少次我想寻出这一位。
或那一位，来谈论
那座古老的乔治时代大厦，
融合心中的图景，回想
那张桌，及年轻时的闲谈，
两位女孩身着丝晨装，
二人都很美，一人似羚羊。

亲爱的阴影，如今你们知晓一切，
为普通的是非
而战的全部愚昧。
天真与美丽，
除了时间本无敌；
过来嘱我划火柴，
再划一根直至时间抓住；
愿这火焰上升、奔跑、
直至全体圣人知道。
我们闹出了大笑话，
他们却令我们自信有罪；
嘱我划根火柴，然后吹灭。

(俞洁莉译)

选 择

人的理智被迫作出选择，
生活完美，或工作完美，
如选择后者就必须摒弃

天国的宫殿，挣扎于黑暗中。
故事全部结束时，还有何新闻？
幸运或不幸，劳作已留下印记：
旧时的困惑，一只空钱袋，
白天的虚荣，夜晚的悔恨。

(俞洁莉译)

死 亡

既无期望也无恐惧
一只垂死的动物；
一个人等待他的结束时
却在惧怕、期望着一切；
许多次他死去，
许多次他又重新站起。
一个伟大的人，骄傲地
直面那些凶手
以嘲笑的投掷
接替呼吸；
他从骨子里知道死亡——
人创造了死。

(沈睿译)

鲜血和月亮

但愿这片土地有福，
但愿这座高塔更加有福，
一种骄横的血淋淋的力量
从日月的运行中出现了，
谈论着它，控制着它，
就像这些墙
从风吹雨打的茅舍中出现了——
我嘲讽地将一个
有力的象征竖起，
一首诗又一首诗地唱着它，
嘲讽着一个在顶上
半死的时间。

(裘小龙译)

十九世纪以及之后

虽然伟大的歌不再回返
在我们拥有的东西中仍有热烈的欢乐；
卵石在海滩上格格地响
在那消退的波浪下面。

(沈睿译)

柯尔庄园和巴列利塔，二九三一年

在我的窗台下面河水湍急地流着，
水獭在下面而水鸡在上面
在上苍的注视下亮晃晃地跑了一英里
然后在“黑暗”的拉夫特瑞的“地窖”里变暗
汇入地下，然后在柯尔领地的
石丛中升起，并在那里结束
扩展为一个湖并落入一个洞穴里
水不是衍生的灵魂又是什么？

在那道湖畔有一片树林
如今在冬天的太阳下都是赤裸裸的枝条，
而在山毛榉的小丛林里我曾驻步，
因为自然已套上了她悲剧的半高筒靴，
而所有的咆哮都是我心情的镜子：
当天鹅腾跃的雷声突然响起
我转过身，看哪里的树枝爆裂
这泛滥湖水的闪耀的到来。

另一个象征！那里风暴般的白色
好似天空的一种凝聚；
并且，像是灵魂，驰入了视野
但却又在晨间消失，无人知道为何；
它是如此美好以至它修正了
什么是知识或因它的缺乏而造成的过失，
如此高做纯粹，一个孩子也许会想
一滴墨水就足以把它毁掉。

一根棍杖响在地板上的声音，一种
某个人辛劳辗转于椅子之间的声音；
心爱的被著名的手装订的书籍，
过去的大理石头像，过去的绘画到处都是；
伟大的房子，那里来访者和孩子们找到了
满足或快乐；一位最后的继承者

半高筒靴往往为悲剧男演员所穿，它是悲剧中的一个象征。

那里从未被缺少名望与声誉
或从愚蠢到愚蠢的人统治过。

一个地点，那里的创建者生活、死去
似乎曾比生命更可亲；祖传的树荫
或是花园，在回忆中益发富丽多采
婚姻、联姻和家庭，
而每一位新娘的期望都得以满足。
在那里时尚或纯粹的幻想
催促人们转变——所有这一切荣耀已耗尽了
就像一些贫穷的阿拉伯部落人和他的帐篷。

我们曾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选取
传统的神圣和爱作歌咏的主题；
无论用什么诗人名字写下的
都是人民之书；无论什么最可祝福的
入的心灵或提升的韵律；
但一切都变了，那高大的骏马缺少骑手，
虽然它曾腾跃于荷马骑过的鞍鞞之下
那里，天鹅漂游在变暗的洪水之上。

（沈睿译）

一个年轻又年老的女人（组诗）

一 父亲和孩子

她听到我敲着木条讲，
不许她与任何好男人
和好女人坑洼一气，
因为人们把她与一个
臭名昭著的男人联在一起；
于是她作出了回答，
他的头发无比漂亮，
眼睛像三月的风一般冷。

二 创世之前

要是我把眼睫毛涂黑，

这组诗是顺着女主角从小到大的年岁写的。在《父亲和孩子》中，她还是第次感到男性的美，这组诗一共十一首。

这首诗里女孩子依然十分年轻，她在镜子前试着她的化妆品，试图为她理想中的自我造出一副面具，她把爱情看成一种欺骗，一种艺术，把她的爱人骗来爱她想象中的自我。

我的眼睛更加有神，
我的樱唇更为鲜红，
或问一下是否一切都行，
从一面镜子到一面镜子；
丝毫不显一点虚荣，
我寻找着在这个世界
创造出来之前我有过的面容。

如果我把一个人看成
仿佛是我的爱人一般，
而我的血液却是冷冷，
心儿毫无所动，那又怎样？
为什么他要觉得我残酷
或认为他遭到了背弃？
我要让他爱这个世界
创造出来之前就是的那种东西。

三 第一次坦白

我承认，在头发里
缠着的野蔷薇花儿
没有给我一点疼痛，
我的颤抖和恶心
只是掩饰感情，
只是卖弄风骚。
我渴望真理，只是
我不得不去
做我更好地自我否认的事情，
因为，一个男人的殷勤，
给我骨头中的渴望
带来了如此的欢畅。

我从黄道带中
拉回来的光明，
为什么这些闪烁着
疑问的眼睛盯住我？
如果空虚的黑夜作出答复，
他们除了躲我，还能做什么？

四 她的胜利

女孩子第一次体验到了肉体的爱情，但她更醉心于男人的殷勤：“黄道带”此处是大地的意思，只是她们心空虚的黑夜会给她自己也带来空虚。

这是一次真正的爱情。“龙”是邪恶的象征，她在遇到他之前，只是逢场作戏，圣乔治是基督教传说中

在你来临之前，我履行了龙的意志，
因为我把爱情想象为随随便便的
逢场作戏，或者我让手绢落地，
那就一定会随之而来的一场游戏。
这些是最好的行为，给了时间翅膀，
要是它们还给了时间智慧，就是大国的乐舞，
然而你站在围成一圈的恶龙中央，
我疯狂地嘲笑着，但你征服了，
砸碎了锁链，使我的脚踝得到解放，
圣乔治或是一个异教的帕修斯——
而现在我们惊讶地瞪视着海洋，
一只奇迹般奇特的鸟儿向我们啼。

五 安 慰

噢但愿圣人们所说的
那些话中有智慧；
可是把身躯舒展一下，
再放下头来睡，
然后我告诉圣人们，
哪里人们得到安慰。

我从来没想到过
激情能如此如此深，
出生的那桩罪行竟然
毁了我们的命运？
但罪行是在哪里犯下的，
哪里人们就忘却了罪行。

六 选 择

爱情的命运是选定的，这点我懂，
努力在那飞旋的黄道带

杀死恶龙的圣人，帕修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和纳娜的儿子，他砍下了恶魔美杜莎的头。这里是说他把她从邪恶中解放出来了，最后 两行写获得真正爱情的心境。

这首诗探讨了爱情是怎样带来“智慧”的。女主人公意识到夏娃和她自己的“原罪”，因此是不可避免地要死亡的，然而人的这种局限性又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够忘却，这就是一种安慰。

这首诗比较复杂，大意是这样的：爱情最大的欢乐恰恰是在破晓——“寂静”的时刻。情人们的个性交融在一起了，“他的心仿佛就是我的心”。“黄道带已变成了一个球体”可以这样解释：爱人像黄道带上的行星一般运行，同时又像太阳围绕着他所热爱的大地，（他用火焰接触到她的身体，在西方沉下，在她胸脯“母亲似的下夜中”休息，破晓时他义得升起离去，然后这种分高前的时刻——“寂静”的时刻，又使人们的存在改变了，两颗心一起漂去了。）

轨迹上获得一个意象，
他刚刚碰到我的身体，
他刚刚从西方沉下，
或刚刚在我胸脯——母亲似的
午夜中，找到地上的休息，
我就得在北方的道路上把他注意，
虽然我是躺在床上，但又仿佛仁立。

我与破晓的恐惧挣扎不已，
我把它选作我的命运！如果
一位新娘问起我与一个男子
最炽烈的欢乐，我就把
那种寂静作为一个主题，
这里，他的心仿佛就是我的心，
两颗心在神奇的溪流上一起漂去，
那里——一个学识渊博的天文家写道，
黄道带已变成一个球体。

七 分 别

他：亲爱的，我必须离去，
此刻黑夜合上了窥视
一户户人家的眼睛；
歌曲宣布了黎明的来临。

她：不，黑夜和爱情的鸟儿
吩咐所有真正的爱人休息，
他高声的歌儿责备着
白昼残酷的悄悄踪迹。

他：日光已从峰顶
飞快地到了另一个峰顶。

她：那光来自月亮。

他：那鸟……

她：让他唱下去吧，
我向爱情的游戏
献上我黑色的倾斜面。

八 她在林中幻想

《分别》显然是《选择》中破晓之后的场景。尽管她的“黑色的倾斜面”有吸引力，他还是得随日光远去。

从这首诗开始，“她”作为一个老年的形象出现了，“她”仿佛来到一座树林，那里人们正在举行阿东尼斯的祭仪（阿东尼斯是希腊神话的繁殖之神，每年要死上一次，然后复活，一般的仪式都是由妇女们把阿东尼斯的模拟像撕碎，跳舞狂欢，庆祝死而复生。“她”也加入了举行祭仪的“一队人”，但“她”发现那模拟的阿东尼斯仿佛就是“她”的情人，而且阿东尼斯正是破“她”的爱情杀死的，相互爱，又相

覆盖着树木的是叶子茂密葱茏，
酒一样暗黑的午夜，神圣的林中，
我太老了，再也得不到男人的爱情，
只是怒冲冲地想象，想象着我能
用较少的痛苦来满足更大的欲望，
或能发现干瘪的静脉里血液流畅，
我撕着我的身体，这样它的酒能够盖去
那会使人想起爱人的嘴唇的一切。

这以后我举起我的手指，盯着看
酒一样暗黑的指甲，或那从顶端
流到每一根干枯的手指的黑，
但是黑变成了红，火炬闪出光辉，
巨响的音乐摇撼着枝叶，一队人
在担架上抬着一个受了伤的男人，
或是拨动琴弦，随着放开歌喉，
歌唱那只给人致命伤的野兽。

所有那些庄严的女人，满脸悲恸，
披头散发，随着一支歌儿舞动，
仿佛是大师笔下的人群熙攘，
曼特尼头脑中的一个不假思索的形象——
为什么他们认为他们就永远年轻？
我盯着他的胸脯，胸脯鲜血染红，
我和其他人一起唱着我的诅咒，
突然，悲伤的蔓延把我一把猛揪。

那满是血和泥的东西，野兽撕剩的残骸
半转过身，用浑浊的目光向我望来，
虽然爱情的甜苦都已一起回转，
这些身躯——在图画中间或钱币上面，
没看到我的身子倒下，也没听到尖叫，
更不知道，唱得醉了，就像唱得醉倒；
他们带来的不是神奇的象征，
而只是我的心的牺牲者，又折磨着我的心。

九 一篇最后的坦白

哪个与我睡觉的活泼的
青年给了我最大的欢乐？

互给予伤害。“她”认识到这一点，“身子倒下”去了。“我的心的牺牲者，又折磨着我的心”点明了爱情的双重性。尽管如此，她还是歌颂爱情。

我回答说，我献出了灵魂。
深深陷进了痛苦的爱河；
但一个我用肉体爱的青年
给我最大的欢乐。
从他的怀抱中挣脱，感到
他这样的激情，我哑然失笑；
他以为我献上了灵魂，
但其实只是身体相交，
我躺在他的胸脯上笑着想：
野兽这样给野兽的也不少。

我给的只是其他那些
脱了衣服的女人给的东西，
但当这颗灵魂，它的躯体离去，
赤裸裸地走向赤裸裸地，
他发现过，还将在其中发现
别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

给了他自己的，得到他自己的，
用他自己的权力一统，
虽然这是在痛苦中爱，
紧呵，依俯得这样紧，
没有一只白天的鸟胆敢
毁灭这种无上的欢欣。

十 相 遇

在戴面具者的披风和头巾中，
让老年藏起了一段时间
各自痛恨对方热爱的东西，
我们伫立着，面对面，
“我遇到了这样的人，”他说，
“不会预示好的事件。”

“让别人尽情去吹，”我说，
“但他们决不敢瞎吹一通；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曾经
有这样一个人的爱情；
也不敢说在所有的人中间
我最痛恨这样一个人。”
“这种爱情的愚蠢的吹嘘，”
他气冲冲他说道，
“但像他这样，像我这样——
只要我们都抛掉

这种可怜的衣服——
把一个更甜美的词 找到。”

十一 选自《安提戈涅》

征服了——噢痛苦的甜蜜，
一个姑娘温柔的脸颊的主人——
那个富人和他的种种事务，
肥沃的田野和肥沃的羊群，
水手，饱经风雨的庄稼汉；
征服了，帕内塞斯山上的众神。
征服了，九重天空；又把
天国和大地抛出它们的中心，
在那同一场灾难中，
兄弟和兄弟，朋友和朋友，
家庭和家
城市和城市都会抗争，
都因为追逐辉煌而发疯。

祷告我愿意，歌唱我必须，
然而我痛哭——俄狄浦斯的孩子，
降入没有爱情的尘土。

(裘小龙译)

我属爱尔兰

“我属爱尔兰，
圣地爱尔兰，
时光不停留，”她喊道，
“来吧，好心点
陪我在爱尔兰跳舞吧！”

诗描写了他们最后一次相遇的情景，精神被老年的“戴面具者的披风”藏了起来，他们现在戴的是完全不同的面具，甚至爱也变成了恨，然而在肉体这件“可怜的衣服”下面，也许是一个超现实的“更甜美的词”。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俄狄浦斯王的女儿，俄狄浦斯死后、她的两个兄长为夺王位战死，克列恩王下令把战死者暴尸郊外，但安提戈涅不顾禁令，埋葬了兄长的尸体，然后自尽。安提戈涅的故事曾被写进许多作品里，最有名的是索福克勒斯的剧本。叶芝模仿这个剧本中安提戈涅的语气，作为这组诗的结尾，一方面，他暗示女主角也死了，另一方面，通过她来对人生作出总结——“征服了——噢痛苦的甜蜜”，虽然死亡总是悲刚性征服一切，但人生是又苦又甜的，第二节中描写的一些场面都是来自索福克勒斯的戏。强调了人生的辛酸，不过她还是必须歌唱的，然后“降入没有爱情的尘土”。

此诗根据·首古爱尔兰民谣写成，故有民歌色彩。

有人，仅仅一个人，
穿着古怪，
一个人孤孤单单，
在漫步的人丛中，
肃然，单独回头。
“路途遥远，
时光不停留，”他说
“再说，夜晚天气也变坏了。”

“我属爱尔兰，
圣地爱尔兰，
时光如流，”她喊道，
“来吧，好心点
陪我在爱尔兰跳舞吧。”

“操琴人笨手笨脚，
再不就是琴弦倒霉，
大鼓，定音鼓，
喇叭全爆破了，
还有伸缩喇叭，”他嚷道
“可是时光不停留，不停留啊。”

“我属爱尔兰，
圣地爱尔兰，
时光如流，”她喊道，
“来吧，好心点
陪我在爱尔兰跳舞吧。”

(周英雄译)

拜 占 廷

白昼未净的意象隐退；
醉了酒的皇帝的士兵皆已就寝；
夜的回响消逝，守夜人的歌声
与教堂的锣声彼此应和；
星光还是月光下，圆顶藐视
所有人的一切；
一切无用的繁复，
人血脉中的狂暴与泥沼。

我眼前浮现的是意象，是人，还是阴影？

拜占廷象征灵魂圣地，叶芝认为灵魂须经不断净化，方可达到再生。

阴影多过人，意象多过阴影；
因地狱的线轴缠的木乃伊裹尸布
可能将弯曲小径解开；
一张嘴既无湿气也无暖气；
没有气息的嘴照样能召唤；
我召唤超人；
我叫它生中死与死中生。

奇迹、鸟禽、或金器——
奇迹多过鸟禽或金器——
稳立星光下的金枝上，
能像地狱的公鸡一样啼叫，
或受月光感染而愤世，因此
持它亘古下变金属的荣耀，
大声藐视一般的鸟禽、花瓣，
以及所有泥沼或血液之繁复。

午夜，皇帝铺石广场上，火光疾掠而过，
不喂燃柴把，不点燃钢铁，
也不骚动风暴，火焰既生自火焰。
诞自血液的精灵来了，
狂暴的繁复一扫而空，
火焰垂死起舞，
舞入恍惚的痛苦，
火焰的苦痛，无法烧焦衣袖的苦痛。

跨坐海豚泥沼与血液上，
一个精灵接着另一个精灵！工匠
国王的金匠锤破洪水，
锤破舞厅的大理石地面，
锤破繁复，愤世的狂暴。
那些意象仍然，
生产新的意象，
那个为海豚撕破，为锣声凌虐的海洋。

（周英雄译）

统 计 表

“这些柏拉图主义者可真是灾难，”他讲，
“上帝的火焰正在消去，
一个图表反而在那里挂上，
出生的，女人更多于男人。”

(裘小龙译)

三个运动

莎士比亚的鱼在海洋里游，远离陆地；
浪漫主义的鱼在快要到手的网里游；
这些躺在海滩上喘气的又是什么？

(裘小龙译)

柯尔庄园，一九二九

我凝神看一只燕子飞行，
飞到一个老妇人和她的房子上，
夜色中消失了大枫树和菩提树荫，
两边的云彩却依然馏焰闪亮。
伟大的作品在自然的敌意中构成，
为我们身后的学者和诗人，思想
久久编织着，编成了一个思想，
一种舞蹈般的光荣建成了这些高墙。

那里，在海德把纓斯佩带的
高贵的刀剑铸成文章之前，
那里，一个人兴风作浪，一副大丈夫气概，
尽管内心多么怯懦；那里慢性子的人，
沉思的人，约翰·沁弧，还有这些乱来的。
急性子的人，萧·泰勒和休·兰耐
海德发现骄傲建立在人性之中，
一个杰出的剧团，一套出色的布景。

他们像燕子一样来，像燕子一样去，
但一个女人有力的性格真能
使一只燕子追逐最初的目的；
还有五六个在那里把目的形成，
仿佛在罗盘仪上旋转，旋转不已，
又在梦幻着的空气上找到了肯定性，
这一道道线的智性上的甜蜜无比，
划过了时间或反方向地又划了一次。

这里，旅人、学者、诗人，请你们站稳，

指现代文学的窘境。

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爱尔兰政治家，曾任爱尔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此处提到的两个人生卒不详，似乎也是爱尔兰争取独立运动中的人物。

当所有这些房间和通道都已消失，
当尊麻像波浪一样拍打坍了的丘陵，
还有树荫开始把根插在破碎的乱石里，
并在贡献——目光在土地上紧盯，
背就转向太阳的光彩熠熠，
影子所有的肉感上动人的地方——
给那戴着桂冠的头脑片刻的回想。

(裘小龙译)

圣 母

三倍的爱之恐惧；一团穿过
一只耳洞的闪耀的陨火；
房间里四处拍动着羽翼声；
这恐惧中的恐惧是我
在我的子宫里忍受着天国。

是否我发现不满足，在每个
普通女人都知晓的游戏中？
在壁炉的角落、花园的小径
或在我们踩洗衣服
交头接耳的石头水池边？

而这是什么，我以痛苦换来的这团肉
我以乳汁喂养的这颗陨星，
这又是怎样的爱，使我的心脏血液停滞
或把一阵突然的寒意逼进骨头
令我的头发竖起？

(王家新译)

思想的结果

熟悉的人；同伴；
一个亲爱的光辉的女人；
最优异者，神的选民，
全被他们的青春所误，
全部，全部，被那非人的

“我被告知，《圣母》中的‘一团穿过一只耳洞的闪耀的陨火’很晦涩。在我记忆中有一幅拜占廷风格的镶嵌画《圣母领报》，那上面有一道线连接着一颗星与圣母的耳朵。她通过这只耳朵接受天意：一颗星落下，而一颗星诞生”。（叶芝，1933）

一说是指格雷戈里夫人。

苦涩的荣耀所毁。

而我留下来清理
废墟、残骸、遗迹；
我辛劳多年并且终于
达到如此深邃的思想
以至我能够召回
他们全部勃然的力量。

这些形象是什么
迟钝的目光转开，
或卸下时间的肮脏负担，
伸直年迈的双膝，
踌躇或停留？
什么头在摇头或点头？

(王家新译)

踌 躇

—

在极端和极端之中
人走完了他的历程；
火炮，或火热的呼吸
都会来摧毁、来消灭
白天和黑夜
的自相矛盾；
身躯称它为死亡，
心儿称它为悔恨。
但如果这些话是对的，
什么又是欢欣？

二

一棵树仁立着，在顶端的树梢间，
半是熠熠的火焰，半是葱葱的绿荫，
茂盛的枝叶上闪烁着露珠点点；
一半只是一半，但又是景色一片；
一半和一半耗去它们重生的一切，
他——阿提斯 的意象悬在瞪视的愤怒
和绿得耀眼的团团绿叶中，

也许不知道他知道什么，但不知道悲痛。

三

获得你能获得的黄金和白银，
满足一下野心，使琐碎的日子
充满生气，再用阳光冲撞它们，
但是想一想这些格言：
所有的女人都宠一个闲人，
尽管他们的孩子需要产业丰殷，
真正的过来人绝没有一份
孩子的感激和女人的爱情。

再不要陷在忘河旁的枝叶里，
开始为你的死亡作好准备，
凭着那个思想，从第四度冬天起，
考验每一件智慧或信仰的作品，
你自己的手做成的每一样东西。
把那些作品称作言语的夸张，
对那些骄傲的、睁着眼笑嘻嘻
走向坟墓的人，这些作品可不适宜。

四

我第五十个年华来临了又去远，
我一人端坐着，形影孤单，
在伦敦一家拥挤的店里，
那张大理石桌子上置着
一本打开的书和一只空杯子。

当我凝视着店铺和街道，
我的身躯突然开始熊熊燃烧，
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吧，
我的幸福是如此巨大，
我受到祝福，也能把祝福施加。

五

虽然夏日的阳光
为天穹的云叶涂上了金，
或者冬日的月光
映照着风雨蹂躏的田野景象，
我无法对它们瞧一瞧，
责任已压弯了我的腰。

多少年前说的或做的事，
或我没做也没说的事，
但想到本来可说或做的事。
使我沉重不堪，不仅仅是这一天，
但某件事是回想起了。
我的良心或虚荣充满恐惧。

六

一片水田在下面展开，
新割的稻草，阵阵芳香
在他的鼻孔中，周天子高嚷，
高嚷着，跺掉身上的山雪：
“让一切都过去吧。”

乳白色的驴子拉动的轮子。
经过巴比伦或尼尼维
升起的地方，一个征服者
收住缰绳，对饱经战火的士兵讲：
“让一切都过去吧。”

从人们鲜血浸透的心里
出现了黑夜与白天的这些枝干。
绚丽的中午就挂在这枝干上，
这歌儿全部的意思是什么？
“让一切都过去吧。”

七

灵魂：寻找实在，别去管那些仿佛如此的事。
心：什么，一个天生的歌唱家缺少一个旋律？
灵魂：比赛亚的煤，人们还能期望什么东西？
心：在火焰的纯洁中惊得张口结舌！
灵魂：看着那火焰，拯救在其中迈开步子。
心：除了原罪外荷马还能有什么主题？

八

我们有多么相像，相信圣人的奇迹，
尊重神圣的义务，冯·林格尔 我们真得别离？

古代亚述的首都。

《圣经》中的顶言家。

圣特莱莎的躯体躺在坟里尚未腐败，
浸在神奇的油里，甜蜜蜜的芳香从中传来，
在刻了字的石碑里站着。这同样的手
也许使一个曾掘出法老的木乃伊尸首的
现代圣人永垂不朽。哦——虽然心儿找到慰藉，
我变为一个基督徒，并把那在坟墓里
最受欢迎的选为我的信仰——扮演了预定的角色。
荷马是我的榜样，还有他不曾基督教化的心儿，
狮子和蜂窝，《圣经》上又是怎样讲？
于是你走了，冯·林格尔，祝愿伴在你身旁。

(裘小龙译)

疯女珍妮与主教对话

我在路上碰见主教，
两人高谈了一番。
“你乳房已经平而扁，
血脉也快要枯干；
快住进天国的大厦吧，
别再呆在臭猪圈。”

“美和丑是近亲，”我叫道，
“美丑唇齿相依，
心的高傲和肉的低贱
都证实这条真理。——
我伙伴们虽死，但否认它，
坟或床都无能为力。”

“当女人专注爱情之时，
她总会高傲自得，
但爱情却把它的宿舍
设在排泄之所。
要明白凡事若要完美，
都必须先撕破。”

(飞白译)

三月的满月（1935）

对于老年的一个祷告

主呵，别让我去想那些人的
仅仅在头脑中想的思想；
他，唱着一种永恒的歌声，
就是在骨髓中思想。

在那使人老而聪明的一切中，
这一点可最值得赞扬；
哦我算得了什么——为了歌声，
我愿意看上去是一副傻瓜的模样。

我祈祷——时髦的话已经过时，
祈祷又一次广为流行——
虽然我正在年老死去，我会显得是
一个愚蠢、激情的人。

（裘小龙译）

教堂和国家

诗人，这可是新鲜的事，
一件适合于老年的事；
那些暴徒把教堂和国家的
力量踩到了他们的脚下；
哦只要心中的酒流得清纯，
思想的面包变得甜津津。

那是一支怯懦的曲子，
再也不在梦中漫步不已；
如果国家和教堂是在大门上
狂吼乱叫的暴徒，又怎么样！
结果血淌成了一大片，
面包尝上去味道酸。

（裘小龙译）

新 诗 (1938)

那样的意象

要是我叫你离开
你那心智的洞穴？
在那阳光下，风里，
得到更好的培育。

我可从不曾叫你
前往莫斯科、罗马，
别理那一套傻事，
你去叫缪斯回家。

寻找那样的意象，
构成狂人和处女，
构成狮子和婴儿，
还有街头的娼妓。

你到半空中寻找
展翅而飞的雄鹰，
承认那五种东西，
它们使缪斯唱吟。

(袁可嘉译)

以 后 呢？

小学里的好朋友都认为
他长大准会出名，
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整个青春都苦干不怕累，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写的文章都有人爱，
过了几年他就赢得荣名，
有足够的钱够他花费，
有称得上朋友的朋友往来，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的一切美梦都已实现，

此诗作于1938年。叶芝在晚期反对抽象的说教，主张从感性生活的深处，特别是原始的、粗犷的事物中汲取艺术形象，本诗表达了这种思想。

房子，老婆，儿女等等，
园子里有花又有菜田，
诗人墨客围着他转；
“以后呢？”柏拉图的鬼魂小声问。

他老了，心想“该做的都已做成。
童年的计划样样顺利，
让傻瓜们胡说去，我不改初衷，
事业达到了完美的顶峰”。

柏拉图的鬼魂大声问：“以后呢？”

（王佐良译）

旋 转

旋转！旋转！古老的石脸，向前望去；
想得大多的事呵，就再也不能去想，
因为美死于美，价值死于价值，
古老的特征已在人的手中消亡。
非理性的血流成河，染污了田地；
恩培多克勒把一切乱扔在地上；
赫克托 死了，一道光在特洛伊映照；
我们旁观的，只是在悲剧性的欢乐中大笑。

如果麻木的梦魔骑上了头顶，
鲜血和污泥沾满了敏感的身体——
又怎么样？不要叹息，不要哀恸，
一个更伟大、更动人的时代已经消失；
为了涂过的形体和一箱箱化妆品，
我在古墓里叹息，但再也不叹了；
又怎么样？从岩洞中传出一个声音，
它知道的一切只是一个同“欢欣！”

行为和工作渐渐粗了，灵魂也粗了，
又怎么样？古老的石脸亲切地看待一切；
爱马匹和女人的人，都将被从
大理石的破碎坟墓里
或暗黑地在鸡貂和猫头鹰中
或在任何富有、漆黑的虚无中掘起，
工人、贵族和圣人，所有这些东西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约前430年），古希腊哲学家，他认为世界是由钾、火、土和水组成的，
又由“爱”与“憎”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或拆散开来。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的英雄。

又在那不时髦的旋转让旋转不已。

(裘小龙译)

天青石雕

——致哈利·克利夫顿
我听到歇斯底里的女人们声称，
她们已腻了调色板和提琴弓，
腻了那永远是欢乐的诗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懂，至少也应该懂，
如果不采取严厉的行动，
飞船和飞机就会出现在天空，
像比利王那样投掷炸弹，
最后，城镇夷平，废墟重重。

大家都在扮演他们的悲剧，
哈姆雷特和李尔，大摇大摆，
这是奥菲莉亚，那是科德莉亚；
他们，如果最后一幕的时候还在——
那巨大的幕布即将降落——

天青石是一种深蓝色的宝石，叶芝在 1935 年 6 月 6 日给陶尔赛·威尔斯莱的信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注意到你有许多天青石，有人把一大块天青石雕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在这块天青石上某个中国雕塑家雕了一座山，山上有庙宇、树木、小径，一位长老和他的弟子正要登山；长老、弟子、坚硬的石头，这是重感官享受的东方的永恒的主题，在绝望中的英勇的呼喊。但不，我错了，东方一直有它的解决方法，因此根本不知道什么悲剧，是我们，而不是东方，必须发出英勇的呼喊。”叶芝无疑在开始写这首诗时想到了东西方的不同，但随着诗的展开，思想更显得是多方面的。这首诗的一个总的思想还是关于文明的衰落和兴起的思索；虽然在叶芝作品中这个主题并不罕见，但这直诗的形式颇有一点现代派的意味，各节之间得由读者自己联系起来，因此费解。第一节着重写现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派出飞船和飞机狂轰滥炸，正像 17 世纪的奥尔良王比利（即后来的英王威廉三世）在战争中乱投炸弹一样。现代的灾难重重，可更糟的是那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们摒弃音乐、绘画和诗歌，而去搞政治（此处有影射毛特·岗的意思）。第二节探讨了艺术家——或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是怎样看待悲剧的。悲剧人物终于认识到失败是无可避免的，这就是所谓悲剧意识最高潮时的欢乐（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悟”）。第三节，“古老的文明已经毁灭”，历史毁灭而又复活，而对第一个文明作出最大贡献的艺术家也自然有悲剧性的遭遇。卡里马霍斯是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雕塑家，他曾发明过一种摇钻，在大理石上钻出帷幕似的花纹，然而他留下来的作品绝无仅有了。不过，个人的得失其实无足轻重，“一切倒下了又重建，那些重建的人们充满了欢乐”。第四节较短，只是粗略描绘了哈利·克利夫顿送给叶芝的天青石雕。第五节的处理方法颇像济慈的《希腊石瓮颂》，诗人走进了天青石雕的图像，本来石雕上的人物是固定在一个地点上的，但叶芝却要想象他们走向什么地方，来到一个休憩之处，沉思着悲剧性的景象。为了强调诗的象征性场景叶芝故意让读者对石雕上的“裂缝或凹痕”得出自己的理解——是瀑布、雪崩，还是积雪的坡峰？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作品之中，而且也在它的理解者之中。诗的末尾，石雕中的一个中国人要求听一支“悲哀的曲子”，正好与诗的开始时歇斯底里的女人对音乐的厌倦遥相呼应，又强调了在任何一个文明中艺术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

要无愧于戏中辉煌的角色，
就不要中断他们的台词痛哭。
他们明白哈姆雷特和李尔欢乐；
欢乐把一切恐惧改变了形状。
一切都向往过，得到过，又丢掉；
灯光熄了，天国在头脑中闪光：
悲剧达到了它的最高潮。
虽然哈姆雷特徘徊，李尔狂怒，
在成千上万个舞台上，
最后一幕全部一下子结束。
不能增加一寸，重上半磅。
他们迈步来了，或乘着船，
骑着骆驼、马、驴或骡子，
古老的文明已经毁完。
他们和他们的智慧再无踪迹：
不见卡里马翟斯的工艺品，
他曾摆弄着大理石，仿佛那是青铜；
他制出的帷幕，随着吹过角落的海风
似乎站起了，真栩栩如生；
他的长灯罩像一棵棕榈，
细细的柄，只是站立了一日。
一切倒下了又重建，
那些重建的人们充满了欢乐。

雕刻在天青石上的是
两个中国人，背后还有第三个人，
在他们头上飞着一只长脚鸟，
一种长生不老象征；
那第三个，无疑是个侍从，
手中捧着一件乐器。
天青石上的每一点瑕疵，
每一处无意的裂缝或凹痕，
仿佛是瀑布或雪崩，
或那依然积雪的坡峰。
虽然樱树和梅树的枝梢
准使那些中国人爬向的
半山腰的房子无比可爱，而我
喜欢想象他们坐在那个地方，
那里，他们凝视着群山、
天空，还有一切悲剧性的景象。
一个人要听悲哀的音乐，
娴熟的手指开始演奏，
他们皱纹密布的眼睛呵，他们的眼睛，
他们古老的、闪烁的眼睛，充满了欢乐。

(裘小龙译)

模仿日本人的诗

一件最令人惊讶的事——
我已经活了七十年。

(为春天的花朵欢呼，
因为春天又来到了这里。)

我已经活了七十年，
不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
我已经活了七十年，
七十年的成人和孩子，
但我从未因为欢乐而跳舞。

(裘小龙译)

那丧失的东西

我歌唱那丧失的东西而惧怕那赢得的东西。
我行走在上一场重新再打一遍的战役中，
我的皇帝，丧失的皇帝，我的士兵，丧失的士兵，
脚步飞奔，向着那升起和降下的
脚步，总是踩在同一的小小石头上。

(裘小龙译)

古老的石十字架

一个政客活得挺自在，
像背课文一样说谎，
一个记者造流言蜚语，
扼住你咽喉不放；
你就呆家中喝你的啤酒，
让邻居把选票投放。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因为这时代，还有下一代，
都将在污沟中诞生，
谁个最快活，谁个最倒霉，
哪一个也分不清，

愚行和文雅要是扯一块，
哪一个也辨不明。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演诗剧而无声韵之美，
最最使我气恼，
说曳步走，哼两下，叹声哎，
更接近为人之道，
他们可不知伟大的舞台
曾有过非凡的风貌。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袁可嘉译)

巴 奈 尔

“爱尔兰将获得她的自由，而你仍将打石头，”
巴奈尔走上大路，对一个欢呼他的人说。

(王家新译)

伟大的日子

欢呼革命，而更多的大炮开火；
一个马上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
欢呼革命，而大炮又来了
乞丐换了位置，但鞭打仍在继续。

(沈睿译)

马 刺

你认为这是可怕的：情欲与愤怒
向我的老年频频诱引；
在我年轻时它们还算不上什么祸害；
那么还有别的什么激发我歌唱？

(王家新译)

在锅炉上（1938）

为什么老人就不能发疯？

为什么老人就不能发疯？
一些人认识一位可爱的小伙子
他曾有过那样有名的渔夫的手腕，
后来却成为一个烂醉的记者，
还有一个知道但丁所有作品的女孩
最终只是为了养孩子，为了成为一个笨妇，
而那位曾满怀社会幸福之梦的海伦
爬上一辆小货车，发出尖叫。
一些人认为这并不奇怪，机运
饿死好人而垂青于那些坏蛋，
如果他们的邻居相貌平平，
仿佛映在一幅照亮的银幕上，
任何一个有关完好、幸福的思想的
故事，他们也发现不了，
一种结束恰好相称于它的开始。
年轻人对这类事情茫然无知，
经历过的老人却知道得清楚；
而当他们知道过去的书上说些什么，
就不如索性去发疯，
就理解了为什么一个老人应该发疯。

（王家新译）

疯筒在山上

我已倦于咒骂主教，
（疯筒如是说）
九本书或九顶帽子
也不会把他变成一个男人。
我还发现一些更坏的事情
让我不得不想。
一个国王有一些美丽的表兄
但他们都到了哪里？
在地牢里给活活打死，
而他坐稳了他的宝座。
昨夜我躺在山上，

指毛特·岗的女儿。

似乎是指毛特·岗，但也与康·马凯维奇有关，参见《纪念伊娃·郭尔—布思和康·马凯维奇》一诗译注。

(疯简如是说)
那里有一辆两匹马拉的
双轮车经过
大皮囊艾玛坐着
她那暴烈的男人
库赫兰就挨在她的身旁；
因而，
我双膝着地
去吻一块石头，
我展开身体躺进泥土
我哭了，泪水奔流。

(王家新译)

最后的诗（1938—1939）

约翰·肯撒拉追悼玛丽·摩尔夫人

血腥、遽然的下场，
枪口下或吊绳中，
死亡把人要保存的攫走；
把人要抛弃的留下。
他也许要把我妹妹，
表妹，成打成打带走；
然而这傻瓜，非逮到
玛丽·摩尔不罢休，
他人皆不知在桌上、床上。
如何取悦男人。

如今我的老鸨母已死，
美丽的女孩，我该如何效劳？

买卖她虽不让步，
像个老犹太，
一旦成交，我们有说有笑，
又喝酒无数罐。
对了，她有成筐故事，
入不得教士的耳朵，
却可保男人灵魂长生不老，
忘却年岁与忧虑。
岁数既大，他说话句句都不老实。

如今我的老鸨母已死，
美丽的女孩，我该如何效劳？

教士有本书，书上说，
如非亚当的罪孽，
伊甸园仍应在，
而我也在其中；
事事称心如意，
好习惯不会终止，
男人不变老，女孩不变冷，
朋友并肩而行。
举手即可摘取树上面包，
谁还为半分钱争吵？

如今我的老鸨母已死，
美丽的女孩，我该如何效劳？

(周英雄译)

长脚蚊

为了免使文明沉沦，
大战落败，
叫狗别吵，拴好小马，
拴在远处柱子上；
我们主将凯撒在帐中，
地图在他面前摊开，
双眼木然，一手支颌。

如长脚蚊在河流上飞翔，
他的思想在寂静中滑动。

为了火焚高入云霄的城楼，
让男人追忆那张脸孔，
脚步放轻，如果你非得走动，
在这孤寂之地。
一分妇人，三分小童，她以为
没人看见；双脚练习
街上学来的
吉普赛舞步。

如长脚蚊在河流上飞翔，
她的思想在寂静中滑动。

为了使青春少女找到
她们心中的第一个亚当，
关上教皇的教堂大门，
别让那些小孩进来。
在那鹰架上斜躺着
米开朗基罗。
轻轻地，比老鼠还轻，
他的手来回转动。

如长脚蚊在河流上飞翔，
他的思想在寂静中滑动。

(周英雄译)

本布尔本山下

1

发誓吧！以马利奥狄克湖畔

圣徒的话发誓吧！
话亚特拉斯巫婆听得懂，
话一说群鸡即开始鸣叫。

对着骑士，对着女人发誓；
容貌与体态皆证实非世间人，
那个苍白、长脸的访客，
那一副不朽的气派，
赢得他们全然的热情。
他们如今驰骋在冬日的晨曦，
在本布尔本的野地里。
他们的话大意如下：

2

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
在两个永恒之间：
一个属民族，一个属灵魂，
这一切古老爱尔兰都很清楚。
人不论是寿终正寝，
或非命死于枪口下，
与亲者短暂别离，
乃人间莫大忧愁。
掘坟人工作尽管漫长，
锄头锐利，肌肉强健，
他们只不过将埋过的人，
再推回人类脑海中。

3

米切尔祷词你听过，
“上帝啊！给我们的时代战争吧！”
你也深知，话一说完，
有人拚斗如狂，
久睽之眼流下什么。
他把部分脑筋完成。
而稍息片刻之后，
纵声大笑，心灵安宁。
命运未完成之前，
未知自己工作，未能择友，
极聪明之人亦会紧张，

根据一牧师书中记载，马利奥狄克湖区有许多埃及的教士。此处象征古老的预言（叶芝相信神秘学）。
她是女神，象征智慧美。

充满暴力

4

诗人、雕塑家，尽你们本分，
也别让时髦的画家逃避
先人显赫的丰功伟绩，
携带灵魂去觐见上帝。
叫他把摇篮好好填满。
丈量推动我们的力量；
裸体的埃及人日夜思索的形体，
温雅的斐底亚斯塑造的形体。
米开朗基罗留下的证据，
在西斯丁教堂的屋顶；
那儿半睡半醒的亚当，
能撩动周游世界的贵妇
令她们大为动心，
证明工匠秘密的心中
必有其固定的目标：
人类凡俗的最高境界。

十五世纪绘画，
以安详的庭园为背景，
衬托上帝与圣徒；
放眼望园中，
花、草、无云的天空
皆似人醒梦未醒时，
存在、似在的形体；
又似梦去时，
只剩床与床架依旧，
而他仍坚称：
天已开了。

回旋复回旋，

大梦已醒之后
卡浮特、威尔逊、勃雷克与克劳德
为上帝子民准备安息之地，
套句帕默尔的话。之后，
我们思绪再度混乱。

5

均为风景画家。

布莱克的门徒，擅长绘画。

爱尔兰的诗人，学你们的本行，
唱工整成形的歌，
不要理会时下流行的玩意儿，
从头到尾全不成样。
忘祖的心胸与脑袋
皆低贱床铺的低贱产品
歌颂农民，赞扬
日夜奔驰的乡绅，
和尚的圣洁；
吟嗜酒脚夫猥亵的笑声，
其后歌达观的王公贵妇，
他们历经七个辉煌的世纪，
形象已锤塑成石膏像；
放眼古老的岁月
以便未来，我们仍保有
不屈不挠的爱尔兰精神。

6

荒凉本布尔本山头下，
鼓峰坟场葬有叶芝。
多年前附近有教堂，
路边有个古老十字架，
他祖先有人当过牧师。
不用大理石，用词也非寻常；
附近开采而来的花岗石，
他嘱咐刻上这些字：
对生命、对死亡，
投以冷眼，
骑士，别驻足！

（周英雄译）

我的书本去的地方

我所学别的所有言语，
我所写出的所有言语。
必然要展翅，不倦地飞行，
决不会在飞行中停一停，
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
在夜色中向着你歌唱，
远方，河水正在流淌，

叶芝死后，墓碑上镌刻着此诗末尾的这三行，作为墓志铭。

乌云密布，或是灿烂星光。

(裘小龙译)

马戏团里动物的背弃

—

我寻找一个主题，但只是徒劳，
六个星期左右，我每天都在寻找。
也许到头来，我只是一个破碎的人，
那么，我必须满足于自己的一颗心。
虽然冬天和夏天已消失于老年，
我马戏团里的动物都曾上场表演，
那些走高跷的孩子，熠熠闪亮的马车，
狮子和女人，上帝才知道还有什么。

二

除了列举老题目，我还能做什么？
首先是航海者奥辛，给人领着，
经过三座迷人的海岛，寓言性的梦，
虚的欢乐，虚的战役，虚的安宁，
痛苦的主题，或者看上去这样，
使古老的歌儿或宫廷的戏剧增添辉煌；
但愿他骑马前去，我又把什么图——
我，渴望她仙妹似的新娘的胸脯？

然后一种反真实使它的戏动人，
《凯瑟琳伯爵小姐》是我取的剧名；
她同情了，把她的灵魂放弃；
但神奇的天国插手把它救起，
我想我亲爱的人准是毁了自己的心灵，

叶芝这首诗回顾了自己早年的作品。“走高跷的孩子”指的是爱情诗中的情人， “熠熠闪亮的马车”即库赫兰的马车，“狮子和女人”是斯芬克斯，指他那些预言般的诗。但到底什么是他的诗歌的新的主题呢？他在第二节承认自己满足于列举老题目；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与他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回顾作品也就回忆了他的一生。“奥辛”是他早期一首长诗的主人公，多少有点叶芝自己的影子在内。叶芝在诗中自问当时创作的动机是什么，又引出了毛特·岗。第二节的第二段写到他与毛特·岗的爱情促成了《凯瑟琳伯爵小姐》，但创作本身“带来了一场梦”，这是说作者在创作中把痛苦转化了，创作成了一切，（此节中提到的一些人、事，都和他的剧本的内容有关系）因此到头来，“占有我一切爱的是闪亮的舞台和演员，而不是它们所象征的事件。”不过，这还不是艺术创作的最终真实，在第三市里，叶芝再一次检查了“这些辉煌的意象”，它们无疑是存在着的，可它们的来源又在哪里？来自“卖破烂东西的铺子似的心中”。这是一个真诚而又辛酸的解剖。

如此奴役她的是狂热和仇恨，
但是这带来了一场梦，没多少时光，
梦的本身占有了我所有的爱和思想。

当傻瓜和盲人偷走了面包，
库赫兰奋战着海洋的咆哮；
心的神秘在那里，但说到底，
还是梦的本身把我迷得不能自己；
为一个行为孤立起来的人物，
要把记忆掌握，要把现在握住，
占有我一切爱的是闪亮的舞台和演员。
而不是他们所象征的事件。

三

这些辉煌的意象在纯洁的头脑里
变得完整，但它们又从什么开始？
一个垃圾堆或街头的破烂，
旧水壶、旧瓶子，还有一只破罐，
废铁、枯骨、破布，一个管抽屉的
疯女人。现在我的梯子已经抽去，
我必须在梯子竖起来的地方躺下身，
躺在那卖破烂东西的铺子似的心中。

(裘小龙译)

来，演员们，围着我

来，演员们，围着我，——
把 1916 年赞美，
那些人从池座、楼座走出来，
走下彩色的舞台，
他们在邮局广场战斗，
或在市政厅附近，
赞颂每一个来到者，
赞颂每一个倒下的人。

凶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那天是谁第一个被打死？
那是演员康诺莱，

此系有相同重唱句的《三支歌》之三，为纪念 1916 年复活节起义死难者而作。题目即首行歌词。
这句重唱采自叶芝与一女佣的谈话，描写起义战士们的英勇无畏，典出爱尔兰民间传说。

他就死在市政厅附近，
他步态从容嗓门美，
他失去技艺成熟的年月，
本来他也许会成为
一个出色的名演员
登上彩色的舞台。

凶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有些人并没想得到胜利，
只是出来献生命，
使爱尔兰之魂崇高伟大，
使她壮志凌云；
可谁知道将来又怎样？
皮尔斯曾经说过：
将来的爱尔兰，一代又一代
还将血流成河。

凶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袁可嘉译)

雕 像

毕达哥拉斯设计了它。为什么人们凝视？
尽管他的数字运动或似乎运动在
大理石或青铜里，但缺乏个性。
而那些苍白于孤单床铺的想象之爱的
男孩和女孩们，知道那是什么，
那种激情足以带来活生生的性格；
于是夜半时分在一些公共场地，把
活着的嘴唇按在一张测锤量过的脸孔上。

不！比毕达哥拉斯更伟大，是那些
用槌子或凿子模铸了这些计算的人们
使它们活起来，像意外出现的肉体，推开
所有亚洲人的模糊的庞然大物，
而不是那些划动在撒拉米斯
层层浪头之上的一排排战桨。
欧洲推开了那些波涛，只是当菲狄亚斯

詹·康诺莱，演员，生前曾与叶芝等一同参加反英游行。

这里涉及到叶芝的文明观。在叶芝看来，亚洲艺术曾经很伟大，但被希腊艺术取代，因为后者倾向于人性和个人，而前者相反。而这种艺术的进展其意义远甚于在萨拉米斯战役中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胜。

给女人以梦并且给了她们的镜予以梦的时候。

一个形象渡过了层层波涛，坐在
热带的荫凉下，变得浑圆而迟缓，
不像因吃飞蝇而瘦削的哈姆雷特，而是
一个中世纪的胖梦想者。空白的眼眸知道
知识仅增加虚无，那种
镜子的互相反射是它显示的一切。
而当锣声和螺号宣告祝佑的时刻到来
戈瑞毛金猫 便去够佛陀的空寂。

当皮尔斯把库弗林传召到他的一边时，
什么样的脚步穿过了邮政总局？ 什么智力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我们爱尔兰人，生于那古老的教派
却被抛置在污浊的现代潮流上，并且
被它蔓延的混乱狂暴地摧残，
攀登入我们本来的黑暗，为了我们能够
去追溯一张用测锤量过的脸廓。

（王家新译）

黑 塔

说说古老黑塔中的那些人吧
虽说他们像牧羊人一样吃喝
他们的钱花尽，他们的酒变酸，
却不缺少一个战士需要的一切，
他们都是信守誓约的汉子；
而这些旗帜不会插入其中。

坟墓里死者依然笔直站立，
而风从海岸阵阵刮来，
他们颤栗，当狂风咆哮，

菲狄亚斯（公元前 490 — 前 432），希腊著名雕塑家，负责了雅典的巴台农神庙的雕刻，叶芝曾对他一再赞美。

随着亚历山大对印度的部分征服，希腊艺术也影响了印度的佛教艺术，但是佛雕的丰满、冥想的姿态，却有别于哈姆雷特式的激动、瘦削的欧洲艺术形象。

戈瑞毛金，猫名，尤其是指老母猫，有时用来比喻老巫婆。

两人均为 1916 年复活节起义的组织者。叶芝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中歌颂过他们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邮政总局为都柏林邮政总局，起义的发生地。

此诗写于 1939 年 1 月 21 日，是叶芝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该诗让人联想到古代爱尔兰武士约翰·贝尔，公元 537 年斯莱哥战役后他以手持标枪、直立姿态下葬，这也是叶芝晚年精神的写照。

老骨头在山岗上颤栗。

这些旗帜前来行贿、威胁
或悄悄说一个人真是傻瓜
那就是他，忘了自己正确的君王，
却关心别的什么君王在建立统治。
如果他很早以前就已死去
为什么你们还这样怕我们？

坟墓里落进了微暗的月光，
而风从海边阵阵刮来，
他们颤栗，当狂风咆哮，
老骨头在山岗上颤栗。

而塔中的老厨子必定爬呀攀地
在晨露中去捉那只小鸟，
当我们拖拽横七竖八酣睡的人时，
也有人发誓说听到了君王的伟大号角
但他是个有撒谎瘾的家伙；
我们站好岗哨，信守誓约！

坟墓里黑暗变得更深，
而风从海岸阵阵刮来，
他们颤栗，当狂风咆哮，
老骨头在山岗上颤栗。

（王家新译）

政 治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在政治的措词里展示它的含义。

——托马斯·曼

我怎能，那女孩站在那里
集中我的精神
于罗马或俄国的
或西班牙的政治上？
不错这儿有一个周游世界的人知道
他在谈些什么，
那里还有一位政治家

此诗有感而发于美国诗人阿奇波德·麦克利许的《诗歌中的公共表达与私人表达》一文，麦克利许称赞“公共表达”在现代诗歌尤其是叶芝晚朗诗歌中的回归。叶芝对此满意，但在叶芝看来一个诗人的政治承诺及“公共表达”与“私人表达”并不矛盾。诗人庞德曾盛赞过叶芝的这首诗。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著名作家）的这段话出自麦克利许文中。

既好学又有思想，
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关于战争与战争的警告，
可是呀我愿我再次年轻
拥她在我的怀中。

（王家新译）

· 诗剧 ·

关于叶芝的诗剧

诗人叶芝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剧作家。他既从事剧本创作，又担任舞台监督，和格雷戈里夫人等人共同创建了著名的都柏林爱贝剧院。著名爱尔兰作家辛厄、奥凯西、格雷戈里夫人和叶芝自己的剧作常常是先在这里首演然后才赢得世界性影响的。然而，尽管爱贝剧院创始者们的目的是发展那种爱尔兰本土上戏剧，表现爱尔兰人民的现实生活和喜怒哀乐，但叶芝却总是将这种“大众戏剧”留给别人去写，他自己感兴趣的是“人物心灵的活动”和“灵魂的历程”，这一点是和法国象征主义运动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

叶芝的剧作甚丰，著名的有《凯瑟琳伯爵小姐》（1892）、《心愿之乡》（1894）、《奥立汉的凯瑟琳》（1902）、《黛德莱》（1907）、《沙漏》（1914）、《耶稣受难像》（1920）等，他还根据希腊悲剧改编了《俄狄浦斯王》（1928）和《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1934）。

《凯瑟琳伯爵小姐》是一出以古代爱尔兰为背景的诗剧。幕启时爱尔兰遭遇饥荒，哀鸿遍野。装扮成商人的魔鬼乘机到处游说，宣称愿出钱收买灵魂。迫于饥饿与恐慌，村民们纷纷拿自己的灵魂待价而沽。善良的凯瑟琳为了帮助灾民，卖掉自己的土地和城堡，但仍无济于事。最后她毅然卖掉自己的灵魂来赎回村民的灵魂。该剧取材爱尔兰民间传说，剧中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灾民们在金钱和灵魂之间的抉择，象征着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的冲突与搏斗。

剧中人物玛丽、凯瑟琳、希姆和商人分别代表着善良、仁慈、愚昧、贪婪等品质，这种类型人物似可追溯到中世纪的道德剧。诗人艾立尔的出现，他对凯瑟琳的爱与崇敬，给剧本增添了浪漫色彩和盎然的诗意。英国著名戏剧理论家埃勒达斯·尼柯尔曾高度评价这个剧本，认为它是“现代最优美的诗剧”。

《心愿之乡》也取材于爱尔兰民间传说，描写一个新婚不久的农家姑娘，在五月节前夕跟随小精灵离家出走的故事。剧中的新娘玛丽性喜读书，不事家务，因而常常受到婆婆的责怪。她对家庭的狭小天地感到厌烦，向往着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最后跟着小精灵飘然而去。剧中充满了诗意和美丽的幻想，它虽然并不直接描写民族解放内容，但它所表达的对于个人自由和理想世界的追求，却是当时遭受民族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普遍愿望。

关于叶芝的诗剧，著名戏剧理论家 J.L. 斯泰恩在《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曾辟有专章论述，他这样认为：戏剧中的象征主义观念由于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出现，而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崭新特色。叶芝的象征主义观念具有法国象征主义者所丝毫不具备的宗教意味，这种宗教意味并不仅仅是种技巧，而是一种信仰。这说明叶芝需要的是一种性质不同的文学，而且事实上叶芝早就认为，文学已堕落为外部生活的一种批评，而不是对精神的隐形世界的一种揭示。改变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形式和风格的重任已责无旁贷地落到象征主义身上了。叶芝感到，这样一种“象征的启示”能够通过爱尔兰农民的民间传说进入爱尔兰，基于此他于 1888 年写道“一切都是象征”，而且此时他开始认为，诗剧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他应该写诗剧。叶芝受到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吸引之时，正值感到有必要用爱尔兰民族戏剧来对都柏林

的商业化的戏剧进行挑战的时刻。同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一样，他也从本能上不接受现实主义，并把易卜生和萧伯纳看作为中产阶级的道德说教者和改革家——他们不过是逻辑学家而已，他们苍白的对白缺乏诗的形象，没有振奋人心的力量。叶芝说道，“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因为它不是自然”。

叶芝把戏剧看作是“炽烈人生的一瞬”，是性格和行动的简化和集中。他需要一种生动美丽的语言来与这种强烈程度相匹配。他相信盖尔人和凯尔特农民就拥有这种语言。叶芝的愿望是扩展这个民间世界，把它作为诗剧的一种形式更主观地予以探讨。他甚至宣称，他所要的是“一个不受众人欢迎的剧场和秘密结社一般的观众，恩准的人才能进场，大门从不朝许多人敞开”。

像《凯瑟琳伯爵小姐》（1892）和《心愿之乡》（1894）这样的早期诗剧具有抒情、浪漫和民族主义情趣。这些剧作像梅特林克的作品一样神秘、抑郁，把一些最广义的象征主义和爱尔兰神话揉合在一起。在《在伯伊海滩》（1904）和《戴尔德尔》（1906）中，叶芝继续赋予它们更多的象征主义与悲壮性。这些戏剧表现出了一种根本变革的发端。

然后大约在1916年，叶芝发现了东方戏剧。在其《某些崇高的日本戏剧》一文中，他说他得益于由欧内斯特·费纳洛沙译出、由埃兹拉·庞德润饰的日本戏剧，“我发明了一种戏剧形式，它与众不同，曲折含蓄，富于象征，无须乌合之众或蜂拥人丛，就可不负债——这是一种贵族的形式”。叶芝一直在研究能乐，尽管他从未看过能乐的演出，他却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其严苛的宗教仪式主义及其音乐、舞蹈和诗歌的成分，这几种技艺的统一实在与象征主义者心心相印。显然，叶芝已经找到一种非个人化的和风格化了的戏剧形式，这种戏剧有助于把他的艺术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因为“这个距离一旦被选好，就必须坚定地保持与一个扩张的世界相对抗”。

（编者）

凯瑟琳伯爵小姐

剧中人物

希姆·罗——农夫
玛丽——农夫的妻子
泰戈——农夫的儿子
艾立尔——诗人
凯瑟琳伯爵小姐
奥娜——她的养母
两个扮成商人的魔鬼
农夫、仆人、天使等

景设在古代爱尔兰。

费纳洛沙（1853—1908），美国东方学专家。

庞德（1885—1952），美国诗人、批评家。

第一场

[一间燃着炉火的房间，有门通向室外，透过门向外望去，可见林中的树木。树林的景是用单调的颜色画成，后面衬着一片金色的天空。房内的墙涂成单色。整个景应呈现一种宗教画般的庄重气氛。玛丽，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在那里推着手推磨。

玛丽 这灰母鸡到底为什么这样乱拍翅膀？

[泰戈，一个年约十五岁的男孩，拿着灰炭进来，他把灰炭放在炉边。

泰戈 人们都在说现在田地已经荒芜，
到处野鬼出没。

玛丽 这母鸡会听到什么？

泰戈 这还不算最糟的；在特伯凡纳
有个女人见到一个长着一对大耳朵的男人，
那耳朵竟像蝙蝠的翅膀那样上下摆动。

玛丽 你父亲这时候会在哪里？

泰戈 两天前的夜晚在卡利克斯教学后院，
一个牧人遇见一个没有嘴巴、眼睛
和耳朵的人，他的脸像块肉饼；
借着月光他把那人看得一清二楚。

玛丽 看着点，要是你爹回来就告诉我。

[泰戈向门口走去。

泰戈 妈！

玛丽 什么事？

泰戈 在矮树丛那边，
有两只鸟——如果你能叫它们鸟的话
——因为树叶遮住了，我看不清楚——
可是它们的样子和颜色像是带角的夜泉，
我多半敢肯定它们还长着人脸。

玛丽 圣母保佑我们！

泰戈 它们正在看着我。

爸爸说祈祷又有什么用处？
上帝和圣母早已呼呼入睡。
他说即使整个大地像兔子被黄鼠狼咬住
发出阵阵尖叫，它们又在乎什么？

玛丽 你这褻读神明的话会给
你父亲、你自己或我招来灾祸。
天啊，他要是在家多好——喔，他来了。

[希姆上。

是什么把你留在林间？你知道
在你还没有回到家里之前，
我心里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希姆 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你的唠叨。
虽然我在林中转了半天，
我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因为即使耗子、

獾子和豪猪也似乎都因干旱而绝迹。
 那烤干的树叶间连一丝风也没有。
 泰戈 这么说你没有带回吃的。
 希姆 后来
 我坐在十字路口的一群乞丐中间，
 挤在他们中间伸出我那干瘪的手。
 玛丽 什么，你去要饭？
 希姆 我可连要饭的机会都没捞到，
 那些乞丐不愿意让别人来分享自己的施舍。
 他们看见我就大声喊了起来，
 用棍棒和石块将我赶跑。
 泰戈 你说过你要给我们带回食物或金钱。
 希姆 屋里还有些什么？
 泰戈 只有一点发霉的面包。
 玛丽 我们还有足够的面粉可以再做一个。
 泰戈 要是吃完了呢？
 玛丽 鸡笼里还有只母鸡。
 希姆 我诅咒那些乞丐，我诅咒他们！
 泰戈 最后一文钱也已用完。
 希姆 等吃了那只母鸡，
 我们就只能吃树叶草根蒲公英，
 吃得嘴都发绿，除此之外还能吃什么？
 玛丽 只要上帝现在还能找到一口一嚼
 就会招待我们。
 希姆 上帝的厨房已空无所有。
 今天我走过五家门口向里面张望，
 只看见死人却不见一个人影去叫醒他们。
 玛丽 也许祂愿意我们死去，因为他知道
 当耳朵堵住、眼睛蒙住的时候，
 眼睛就看不到世间的罪恶，
 耳朵就听不到种种蠢话！
 [门外传来奏乐的声音。
 希姆 是谁在门外走过？
 竟然用音乐来奚落我们？
 泰戈 是位年轻人在弹琴。
 还有一个老妇和一位小姐跟他同在。
 希姆 穷人的不幸跟这小姐有什么相干？
 毫不相干，只是她美饌佳肴的
 一点调味品。
 玛丽 上帝怜悯这些富人！
 假如我们也曾见过世面，看到过
 擦得锃亮的木架上摆着杯盘

文中讲到上帝时用大写字母的“他”(He)，这里采用《圣经》中译本的方法，译成“祂”。

在烛光下熠熠生辉，我们也会变得冷酷，
最后等着我们的将是无法穿越的针眼。

希姆 我诅咒那些富人！

泰戈 他们向这边来了。

希姆 那就赶快坐到凳子上去，赶快坐下，
装出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副哀哭的嗓子，
将你的头一直埋到膝盖上。

玛丽 但愿我有时间将房间整理一遍。

[凯瑟琳、奥娜和艾立尔上。]

凯瑟琳 上帝保佑这里的一切，这里有一幢房子，
一个灰色的古堡，连着一片菜园、
一个苹果园和一块花圃，它就在
这林子的某处。

玛丽 我们知道，小姐，
这地方被无法通过的高墙围住，
好像世上的苦难找不到它一般。
凯瑟琳或许我们就是那苦难，因为我们——
虽然在树林里已经徘徊了一个钟点——
好像也已迷了路，然而我们照理是能找到的，
因我在那房里度过了整个童年。

玛丽 那您就是凯瑟琳伯爵小姐？

凯瑟琳 这位老妇人，
我的养母奥娜，一定还记得它，因为
我们在那儿度过一段很长的快乐时光。

奥娜 这些小路现在已长满树丛，
要不然是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化。

凯瑟琳 这位年轻人应该熟悉这片树林——
因为我们就在树林的边缘遇上他，但现在，
他一边游荡一边歌唱犹如大海的一个波浪——
他被即将降临的恐怖之梦重重包围，
已无法给我们帮助。

玛丽 您还是有办法找到的，
我可以让您走上您仆人们出去买东西
所走过的那一条小路
但是请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因为我的上代就侍候过您的祖先，小姐，
这比书本记载的还要久远——假如您和
您的人在这儿都不受欢迎，那不太奇怪了吗？

凯瑟琳 假如我不感激这么善意的欢迎，
那就更加奇怪了——可是我必须得走，
因为夜色正在降临。

见《马太福音》19章23—2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有钱人要进上帝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

希姆 我的眼睛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面包和用来买面包的东西。

凯瑟琳 这么说即使在这树林深处也有人在挨饿，
我原以为我将发现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
但那只是梦境一个，因为世上的蛀虫
会一路吃来，爱吃哪里就吃到哪里。

[她拿钱给他。]

泰戈 美丽的小姐，也给我一点什么吧；
因为又饥又渴，我此刻倒在这儿，
就像一块木头躺在门槛上。

凯瑟琳 我任何人都给，而且倾其所有。
看，我的钱袋已空，因为我整整一天
全遇到些饥饿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已
拿走了其余一切，你就把这钱包拿去吧，
上面的银扣子也许还值一点钱。
假如你明天能到我的屋子来，
你会拿到双倍的。

[艾立尔开始奏琴。]

希姆 (咕啾着) 什么，音乐，音乐！

凯瑟琳 啊，请不要责备那拨弄琴弦的手指；
医生吩咐我逃避不愉快的时光，
为我的思想寻找一些消遣，否则，
我准得进坟墓。

希姆 我什么也没说，小姐。
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奥娜 快别说了。
那些个悲哀她只是从书本上读到，
如今却重重压在她心上就像她自己的一样。

[奥娜、玛丽和凯瑟琳下。艾立尔挑衅地看着希姆。]

艾立尔 (唱) 假如我只为爱情而疯狂，
我知道谁会倒在我的面前，
我知道哪几个脑壳我该将它敲碎，
因为疯狂的人有着双倍的力量。
我知道——要么罢手，要么奉陪到底。
谁讥笑音乐就是在讥笑爱情，
假如我只为爱情而疯狂，
我就不必左挑右拣。

[冲着希姆的脸打了个响指。]

够了！
我知道哪几个脑壳我该将它敲碎。

[他向门口走了一步又折回身来。]

在黑夜来临之前把门关上，
因为谁知道会有什么在那里行走，或者鬼怪魑魅
会打扮成什么模样在空中飞翔；就在刚才，

有两只带角的灰色夜泉在我们头上怪叫。

[艾立尔下，他的歌声渐渐消失。玛丽上。希姆一直在数钱。

希姆 那傻瓜终于走了。

泰戈 他也看见带角的夜泉。

夜泉是不祥的征兆，说不定
恶运就会降落到他的头上。

玛丽 你就不谢谢那位小姐。

希姆 谢她？

就为了七个小钱和一枚银币？

泰戈 就为了这个空钱袋？

希姆 我们谢她什么？

就谢她答应给我们双倍的施舍，
给我们面包、肉类和各种食物，
那价钱贵得闻所未闻而且还在
一天天地猛涨？

玛丽 她把所有的全给了我们；

她当着我们的面已把钱包抖空。

希姆 (向走去关门的玛丽说)

让那扇门开着。

玛丽 当那些念过书的，

见过世界七大奇迹的人，
也害怕天上和地下的一切，
这时候贫穷也该门上大门了。

希姆 我不会门上，因为无论是地上走的
还是地下钻的，任它什么东西，
比起人类来，富人也罢穷人也罢，
都要更受我的欢迎。

泰戈 所以他们为我们带来金钱。

希姆 我听说

有样东西看上去像只白色的鸟，
像只鸽子、海鸥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要是你用石头或棍子去打它，
它会发出铜一般的声音。要是你
在它扒弄的地方往下深挖，
你会挖到金子一罐。

泰戈 接连三个夜晚

做的全是黄金梦，总是梦到金子。

希姆 也许在挖出金子前你已饿死。

泰戈 不过也许你呼唤一声它就会来到你跟前，
近来有人见过它们。

玛丽 是不是去呼唤魔鬼？

到树林里去呼唤魔鬼，把魔鬼叫到这儿来？

希姆 你老是反对我，你还会向我盘问，

我准备请来的是谁，或是什么东西。

[他伸手打她。]

叫你知道谁这是这儿的主人。

泰戈 叫他们进来。

玛丽 上帝保佑我们！

希姆 祈祷吧，只要你愿意。

天国里那睡熟的耳朵才不会听你的，
我可是愿意叫谁来就叫谁来。

泰戈 他们说很多人从他们那里得到过钱。

希姆 (在门边) 在夜间林中行走的不管是什么，
只要不是从坟墓里钻出来的——

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东西，

只要你慷慨大方、谈吐友善，

我就欢迎你来。来吧，坐到火炉边来。

即使你是头长在胳膊肘下的怪物，

或是长着一条鞭打着腹部的马尾巴，

身上长着羽毛而不是毛发，又有什么关系。

来吧，来分享这屋子里的肉和面包，

将你的脚跟伸进炭火里来取取暖吧。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不分彼此，

让我们诅咒一切男人和女人。进来，进来。

怎么，怎么没有人？

[从门边折回来。]

可是人们说

他们像青草一样到处都有，

甚至会跑到牧师手里拿着的书上。

[泰戈慢慢举起一只手臂向门口指去，一边往后退着。希姆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什么，开始往后退。玛丽也同样。一个打扮成东方商人模样的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块小毯子。他将毯子展开，交叉着两腿坐在毯子一端。另一个同样打扮的人跟了进来坐在毯子的另一端。整个动作缓慢而郑重其事。他们坐定后就从腰间绣花的钱包里取出钱来，把钱摆在毯子上。]

泰戈 你去跟他们谈谈。

希姆 不，你去。

泰戈 是你叫他们进来的。

希姆 (走近一步) 请原谅我大胆相问，

你们是不是需要这里的什么。

虽然我们只是穷人，假如有什么，

嗯，假如有什么——

商人甲 我们远道而来，

因为我们是商人，必须周游世界，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顿晚餐和一盆炭火，

还有一个安全的角落来数我们的钱财。

希姆 我以为你们是……但那没有关系——

我和老伴曾经有过一点争吵，

因为我说我才是这儿的主人，

随我高兴请谁或什么东西来都可以，
所以……不过我们的争吵跟这无关，
因为你们显然只不过是商人而已。

商人甲 我们受商人之王的差遣周游各地。

希姆 即使那样，我刚才已经考虑过，
我将同样地欢迎你们，不管你们是谁，
我都会按照市价给你们供应晚餐。
也就是说原先只值一个便士的东西
现在要值五十便士。

商人甲 （在理钱） 我们的主人要我们付
极高的价钱，使所有和我们做生意的，
有吃有喝心情舒畅。

希姆 （对玛丽） 干吧，
快去杀鸡剖肚，我和泰戈两人
将盘子摆好把火烧得旺些。

玛丽 我可不愿为你们做饭。

希姆 不做饭！不做饭！
别生气，她这是在向我报复
因为我和她争吵时打了她。
不过她就会恢复理智。自从来了饥荒
我们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就好像
两把刀子丢进一个篮子里洗。

玛丽 我不会替你们做饭，因为我知道
你们刚才坐在门外时是怎样一副
不祥的模样。

泰戈 两位阁下，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父亲说了些随心所欲的胡话，
她倒相信你们真是那些没有影子的魔鬼。

希姆 我刚才说起我要欢迎森林里的
魔鬼，要是他们想吃点喝点；
但显然你们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

商人甲 真奇怪她居然会认为我们没有影子，
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会比那些
把你买了又卖的商人们更加
实实在在。

玛丽 假如你们不是魔鬼，
只要看到摆在面前的那么多钱财，
就该把钱和食品分给挨饿的穷人。

商人甲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能找到值得救济的穷人，
我们早就给了。

玛丽 可还是得耐心去找。

商人甲 我们知道单纯施舍的害处。

玛丽 这种顾虑或许适宜于普通的时期。
我曾想过在如今这样的日子里，

人们准会推来搡去，把天平打翻
把秤杆踩在脚下。

商人甲 但是如果我们
已经想出一个更妥善的办法呢？

商人乙 只要每人带来一点点商品，
我们会出他从未梦想过的高价。

玛丽 饿着肚子的人到哪儿去找商品？

商人甲 我们要的只是人人都有的东西。

玛丽 他们的猪和牛、稻田和农具
都已卖得精光。

商人甲 他们还未卖掉一切。
因为还有样空气般的东西——也许什么也不是，
但那是购买者的赌注——是他第二个自己，
人们称作永恒只不过是编故事说说而已。

希姆 他们来买我们的灵魂？

泰戈 我愿意把我的卖了。
我们何必为这一无用途的东西挨饿？

玛丽 泰戈和希姆——

希姆 它除了一无用途还能算什么？
上帝口袋里倒出的除了饥荒还有什么？
撒旦却给我们金钱。

泰戈 而且雷声没有响起。

商人甲 这里是每人一堆钱。

[希姆上前取钱。

噢，不，且慢，
因为我们还要让你做一件事。

希姆 啊，原来你们和别人一样在骗人，
原来那些买空气之类的话只是
幻想中的面包。我应该早就明白，
因为那只是江湖骗子的惯用伎俩。

商人甲 每件工作都应有它的价格；
钱总是在工作做完以后才付。

泰戈 就按这样给我吧。

玛丽 啊上帝，你为何沉默不语？

商人甲 你的工作只是去每个路口高声叫喊，
到每家门口去说我们收购人的灵魂，
买价高得可使每个人都生活得
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直到饥荒过去，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希姆 来，我们走吧。

泰戈 我要四处奔波直到我得到这笔工钱。

商人乙 (起身向火炉走去) 等一下；
你必须向我证明你说的话，
来，这儿是给你们一路上玩乐花的。

[他在地上扔下一袋钱币。

尽情享乐吧，我们的主人可慷慨着呢。

[泰戈和希姆停住。泰戈拿起钱。两人出门。

玛丽 灵魂的毁灭者，上帝很快就会毁灭你们。
你们终将会像树叶一般干枯
会像害虫一样被钉在上帝的门上。

商人乙 骂个痛快吧，因为圣徒们自有他们的梦。

商人甲 虽然我们只是我们主人派来
侵害这个世界的虫豸，但他最后
终会把月亮苍白的肋骨拆散，
把古老夜空中的星光扑灭。

玛丽 上帝是万能的。

商人乙 祈祷吧，你将需要他。

你将吃草根、树皮和蒲公英，
直到那低矮的门槛变成一堵墙，
直到你的双手无法把你的身体拖动，
到那时我们会来到你身边。

[玛丽晕倒。

[商人甲拿起毯子把它在炉火前展开，站在那里伸出双手
取暖。

商人甲 我们的脸没有被抓破。
把这鸡的脖子扭断，把面粉撒下，
再去看看架子上还有没有面包。
我们就要转动炙叉把鸡烤上，
然后再吃赐给我们的这顿晚餐，
既然房里已经安静，来赞美我们的主人吧，
且把我们的脚跟伸进炭灰里暖和暖和。

第二场

[前景——一片树林，从一侧望去或许可见远处一座带有塔楼的屋子，然而所有的色彩都
很平淡，没有光和阴影的反差。背景则是一片金色的天空。

[凯瑟琳伯爵小姐靠着艾立尔的手臂进来。

[奥娜跟随其后。

凯瑟琳 （停下）这儿是枝叶繁茂的一隅，可以闻到野蜂蜜的芳香，
这儿一定也有个故事吧？

奥娜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房子。

艾立尔 据说九个世纪前
有个人爱上了仙后梅依芙，
为了他的爱而含恨死去。
现在，每当皓月当空的月圆之夜，
她就独自离开自己的舞伴
来到那片平坦的地上，接连三天

躺着叹息，让泪水浸湿她苍白的面颊

凯瑟琳 那么她是真的在爱。

艾立尔 不，她泪湿双颊

只是因为她忘了他的名字，小姐。

凯瑟琳 如果她聪明一点，她定会用睡眠
去抛却烦恼——虽然忘掉他的名字
这烦恼一定很大。

奥娜 小姐，这就是您的房子。

艾立尔 她高高地睡在风雪交加的诺克纳利亚
在一座古老的纪念塔里，她可怜的女伴们
因为生在水中，一定得睡在波涛上轻轻颠簸，
一听到她呼唤便跑上岸来在月光下起舞，
直舞到头晕目眩像人类一样能够相爱，
而且像人类一样有了耐性和同情心。
但是她们的脑子却留不住任何东西，
她们记性太差，虽然为此她们哭泣不已。
噢，是的，她们哭泣，那是在月圆之夜。

凯瑟琳 是不是因为她们记忆力短暂
所以才活得那么久长？

艾立尔 记忆是什么？

难道不过是把已经微弱的火压灭的炭灰？
但她们却有一种令人目眩的永恒之火。

奥娜 小姐，这儿是您自己的房子。

凯瑟琳 啊，正是，
我们已经走过它却没有注意。

艾立尔 这房子打断我们的话题真是该死！
要是没有它打岔我可能早已知道
当月亮隐退时梅依芙仙后在想些什么，
那些跳舞者现在是否还跟往日一样，
暂时地和人们相爱。

奥娜 小姐，靠在我手臂上。
这些话可不是基督徒应该听的。

艾立尔 我比你年轻，她的身子对你太重了。

[开始从袋里取出琵琶。凯瑟琳原已转向奥娜，此刻又向他转过身来。

这把中间镂空乐器能够记住
这世上平坦草地上跳过的每一舞步，
要是我轻声问它，它会说出那些秘密。

(唱) 抬起你雪白的腿；
听听她们的歌唱，
那些年轻的跳舞者，
围成一个圈儿
刚才正在痴情地诉说
在那遥远的昔日
那些为了她们

而破碎的心。

奥娜 新朋友是甜蜜的。

艾立尔 但是舞步改变了，
拽起你的裙裾，
把所有的悲伤
全踩在脚下。

奥娜 你这饶舌的傻瓜！小姐，靠着这手臂吧，
如果可以凭语言来判断，我告诉你，
这手臂曾受过洗礼，和别的手不一样。
但随你怎么想吧，我也许是该被遗忘啦。
也许当你弱小无助的时候，
你不是枕着这手臂入梦的。

艾立尔 别离开我，直到我们来到你的房前。

凯瑟琳 （坐下）我休息后就不再需要帮助。

艾立尔 我原以为可以有十分钟的时间
让她忘掉这个时代的罪恶；
可是才过了七分钟你就插足进来。

奥娜 往下说；你说些什么又有何关系，
既然 你还未受过洗礼？

艾立尔 老太婆啊老太婆，
你抢走了她三分钟心灵的平静，
即使你会活到一百岁，
为乞丐们洗足，给他们救济，
并爬上克罗帕特利克圣山，也不会被赦免。

奥娜 一个从未受过洗的人怎会知道，
天国赦免什么？

艾立尔 你是个有罪的女人。

奥娜 你说的话不比猪叫更叫我喜欢。

[凯瑟琳的管家上。

管家 不是我的错，我可是把大门牢牢锁上，
怪只怪那管林人。那些人是从东边
种着榆树的那一角爬进院来。

凯瑟琳 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谁爬进来了？

管家 谢天谢地，我是第一个向您禀告的人。
虽然我从未擅离职守，可我还是担心
仆人中其他什么人已抢先告诉了您，
并且颠倒黑白、胡编乱造，小姐。

凯瑟琳 （起身）发生了什么不幸？

管家 是的，一点不错。

那个管林人把树枝靠在墙上，
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因为
那批无赖就这样爬进了花园。

凯瑟琳 我原以为已躲开这里的不幸。
有人被害吗？

管家 噢，没有，没有人被害。
他们偷走了半车子绿色卷心菜。

凯瑟琳 一位渊博的神学家曾经立下这么一条：
饥饿的人可以径自去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却不能算作有罪。

奥娜 小偷居然无罪！
墙头上早该插些碎玻璃瓶。

凯瑟琳 就算这有罪，那么只要信心不灭，
上帝就会宽恕。世上没有一个灵魂
会和其他的灵魂有什么两样，
也没有一个灵魂不会将上帝的爱带给陌生人
直到这爱变成无限，所以
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即使是世上最最邪恶的灵魂。

[泰戈和希姆上。]

管家 你们跑什么？快把帽子脱下。
你们没看见谁在这儿？

希姆 我等不及了。
我正要把最好的消息告诉全世界，
这消息来到世间已有一千年了。

管家 那就喘口气再说吧。

希姆 要是你得到我这消息，
也会跟我跑得一样快，一样上气不接下气。

泰戈 听到这样的消息，人们准会把我们抬在肩上。

希姆 有一样东西人人都随身带着，
却以为这东西比一口气
好不了多少；现在它已成了
可以买卖的东西！

泰戈 然而以前它看上去
和剪下的指甲一样毫无用处。

希姆 一个躺在长满虱子的草堆上的无赖，
只要愿意把它卖掉就可以坐上马车，
一想起这点我就忍不住要发笑。

泰戈 (大笑) 有两位先生要买入的灵魂。

凯瑟琳 啊上帝！

泰戈 或许根本就没有灵魂这东西。

管家 他们不是醉了就是疯了。

泰戈 看看他们出的价钱。

[拿出钱来。]

希姆 (向上扔钱) 他们说“去吧，向全世界宣布
金钱换灵魂，一个灵魂一堆钱。”

凯瑟琳 用两倍、三倍或二十倍的钱
去把灵魂赎回来吧。钱由我来付。

希姆 不！我们不干！因为灵魂——如果有灵魂的话——

只能使我们的肉体远离欢乐。
我要酗酒我要狂欢。

泰戈 来，我们走吧。

[他下。]

凯瑟琳 但是还有个来世呢。

希姆 即使有，
我也宁愿将自己交给那一双
付我现钱的手，而不是那双
只会从袋里抖出饥荒来的手。

[唱着歌自右边下。]

“金钱换灵魂，可爱的金钱黄灿灿。
金钱换灵魂，一把把的好金钱。”

凯瑟琳 (对艾立尔) 去把他们叫回来，逼着他们回来。
恳求也罢，贿赂也罢，任你用什么方法；

[艾立尔下。]

你也跟去吧，在他的祈祷上加上你的。

[一直在祈祷的奥娜下。]

管家，你知道我家里的秘密。
我有多少钱？

管家 一百小桶金子。

凯瑟琳 我的城堡里有多少钱？

管家 也有这么多。

凯瑟琳 我的牧场值多少？

管家 也有这么多。

凯瑟琳 我的树林值多少？

也有这么多。

凯瑟琳 卖掉我所有的一切，只留下这幢房子。
随你到哪儿去卖，但回来时得带上一
群群牛和一艘船的肉。

管家 愿上帝祝福的光辉照耀尊贵的小姐。
你会拯救这一片土地。

凯瑟琳 走吧，不要延宕。

[他自左下]

[艾立尔和奥娜上。]

凯瑟琳 他们怎么没来，快说。

艾立尔 有一个拿出刀子
说要杀死阻拦他的任何男人或女人；
当我快要将他拦住时，他就这么
刺了我一刀；不过这并没有什么。

凯瑟琳 你得有人照料。从今天起以至永远，
我将再没有个人的喜悦或悲哀。

奥娜 他们的眼睛射出猛禽般的凶光。

凯瑟琳 来，跟我来，因为大地烧炙我的双脚，
直到我把这房子变成了避难所。

使老的和病的，还有意志软弱的，
都能逃避尖椽和利爪；来吧，大家都来，
直到墙被挤破屋顶挤塌为止。
从今天起我再没有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她下。]

奥娜 （抓住艾立尔的手臂，一边替他裹伤，一边说）

她终于找到了她要做的事情，
你和我并不比那冬天里停在
窗子上的苍蝇更有价值。

[他们下。]

第三场

[凯瑟琳伯爵小姐房子的大厅。左边有台阶通往一祈祷室。右边是一堵挂着织画的地，跟祈祷室的结构多少有点相似。靠墙处放着一把大椅子。中间有两三道拱门，透过门隐约可见园里的树木。凯瑟琳正跪在祈祷室内的神坛前；神坛上方挂着一盏长明灯。艾立尔上。]

艾立尔 我来劝你赶快离开这城堡并逃出这片树林。

[凯瑟琳从神坛前站起，走进大厅。]

凯瑟琳 这儿有的罪恶，
从这里一直到大海哪里会没有？

艾立尔 派我来的那些人走起路来无影无踪。

凯瑟琳 那么人们说的话是真有其事了，
说些你见到听到别人见不到听不到的东西。

艾立尔 那时我正睡在床上，当我睡着的时候
我的梦变成了一团火，在火光中
有个人在走着，许多鸟围着他头顶在飞。

凯瑟琳 我听说一个古老的神是那样走路的。

艾立尔 也许他是一位天使；
小姐，他要我叫你离开这片树林。
你只能带上你年老的养母
和几个侍候的人住进山里，
在音乐声和粼粼的波光中生活，
直到这罪恶的日子终于过去。
因为在这里，等着你的是恐怖的死亡，
某种难以想象的罪恶，某种虚构故事
都编造不出的黑暗，连太阳和月亮
都黯淡无光。

凯瑟琳 不，那不是天使。

艾立尔 这幢房子
你得交给一位可信任的老人，
叫他收容所有饥饿或流浪的人们，
趁这儿还有吃的和住的。

凯瑟琳

他叫我到那

没有人迹，只有天鹅嬉水的地方，
当树叶在我们的门上投下了浓荫，
你就在那儿弹拨起你的琴弦，
当黑夜用寂静和微弱的烛光
把愚蠢的太阳赶走，你就在
沙沙的芦苇中伴我聊天。啊不一不一不！
我不能。虽然我在哭泣，但我哭泣
并不是因为那里的生活将无比快乐，
而这儿却无路可走。我哭泣，
也不是因为我渴望看着你的脸，
我哭泣只是因为一夜的祈祷使我疲乏。

艾立尔

（拜倒在她面前）

让那创造人类、天使、魔鬼以及
饥馑与富足的上帝去救他的造物吧，
因为当我们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归于徒劳，
我们的心也在自破碎。

凯瑟琳

那沉寂将如何结束？

艾立尔

除了灵魂得救还有什么办法、

凯瑟琳

你见过我落泪，

而我能见到你的手按在地上发抖。

艾立尔

（颤抖地）我只想到灵魂得救。他是个天使。

凯瑟琳

（背转向他）不，不是天使，只是古老的神祇。

他们在世上漫游为的是唤醒人们的心——
那被情欲支配的高傲的心——这颗所有天使
离开九天都是为了使它入睡的心。

[她走向祈祷室的门；艾立尔犹豫地向她伸出紧紧抱着的两手，然后让手垂下。

凯瑟琳

别向我伸出哀求的双手。

这颗心永远不会苏醒，我已向她那颗
被各种悲哀刺透的心发过誓，
我将在这神坛前祈祷，直至我的心
像棵树一样直长到天国，在那里
让枝叶发出沙沙声，直到上天拯救万民。

艾立尔

（已站起）当这样伟大的人对着

这么渺小的我在讲述爱，虽然将他拒绝，
除了伸出哀求的双手他还能做什么？
他知道这双手所求过多，只有
让它们在身旁垂下。

[他向大厅门口走去。凯瑟琳伯爵小姐向他走近几步。

凯瑟琳

要是古老的传说真有其事，

女皇嫁了牧羊人，国王娶了求乞女；
那么上帝的生命之水流经你的心田，
定会令你高于国王或女皇；成了空水罐的
是我而不是你。

艾立尔 我沉默不语，
却把什么都说了，还是让我留在你身边吧。

凯瑟琳 不，不，不要在我的心发抖的时候。不，
但你会听到风声、水声和鸟声，
你会得到我所渴望的平静。

艾立尔 让我吻你的手。

凯瑟琳 我来吻你的额头。
可是我仍旧要你离开。别说话；
有的女人命令男人去海底盗取皇冠，
或去凶龙看守的山上窃走苹果，
或其他种种用来试探男人的心
和意志的事情，正像她们下命令时
带着颤抖的心，我在把这一重任
托付你时，也在颤抖。请你离开，
静静地离去吧，再别回头。
再见，请不要回头看我；
千万记住，我不要你回过头来。

[艾立尔下。]

我从未向他问起他那受伤的手，
而现在他已走了。（她向外张望）
我看不见他，外面是一片漆黑。
但愿我的想象和我的心灵
能像这圣火一样毫不颤动！

[她缓步走进祈祷室。远处传来警钟声。两商人匆匆上。]

商人乙 他们正在敲响警钟，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追上我们。

商人甲 （走向一扇边门）这里是珍宝库。
我命令过你把他们全都弄睡。

商人乙 是天使或者她的祈祷保护了他们。

[进入珍宝库拿了几袋珍宝出来。商人甲一直在祈祷室门口听着。]

商人甲 她已睡着了。

[商人乙从后面一拱门出，停住脚步倾听。袋子搁在他脚旁。]

商人乙 我们已拿到了全部珍宝，
在他们追到我们之前赶快离去。

商人甲 我有个把她争取过来的计划。

商人乙 在他们念着祷告
抓住我们之前，你有足够的时间
把她杀死，并带走她的灵魂；
他们在搜寻西楼。

商人甲 那也许不成。
我们对抗不了手持武器的天使军。
她的灵魂只有出于自愿才能属于我们；
但我却有办法得到它，因为我属于
第九个也是最大的地狱，那儿人人都是国王。

小姐，我们有值得高声传扬的喜讯。

[凯瑟琳醒来，向祈祷室门口走去。]

凯瑟琳 谁在叫我？

商人甲 小姐，我们带来喜讯。

凯瑟琳 你们是干什么的？

商人甲 我们是商人，我们熟悉世界之书，
因为我们走过它的每一页；在那里
我们读到过和你有关的最新消息；
还看到城堡的大门洞开，便进去
找人说句话儿。

凯瑟琳 大门洞开，
为的是让每个挨饿或受惊的人
都会得到帮助或者受到欢迎。
但你带来消息，请说吧。

商人甲 我们遇见一个人
他正病倒在爱伦的沼泽地，
他就是你差去买牛的。在金发坡那边
我们看到你那满载谷物的船只都因为没有风
在夜幕下静静躺着；倒映在海水中的
灯光就跟那船只一样纹丝不动。

凯瑟琳 感谢上帝，在我房里还有些钱，
可以向贮有谷子的人将粮食买下，
使贫苦的饥民富裕兴旺起来。
但是你们周游各地见多识广，
可知这饥荒何时才能结束？

商人甲 一天跟一天相同，
竟全无改变的迹象，麦子枯萎，
牛群死亡，这些都不会改变。

凯瑟琳 你们可听说过买卖灵魂的魔鬼吗？

商人甲 有人说他们的头是狼头，
他们的四肢——被地狱之火烤干了——
来去迅如风暴；另外也有人说。
他们长得粗壮而矮小；又有人说
他们跟常人相差无几，只是又高又黑。
喜欢到处游荡——小姐，就像我们一样——
但人人都承认他们的外表有种魔力，
它们会使人门低头弯腰，会撒出一张
捕捉灵魂的网，要不是你用黄金
向他们贿赂，众人都会拿灵魂跟他们交换。

凯瑟琳 赞美上帝我很富有！他们为何要卖灵魂，
商人甲 当我们从大门进来时就已看到，
你的门房睡在自己的一角——那灵魂
实在太小值不了一百个小钱，
可是他们愿出一百块大银币把它收买。

至于像你这样的灵魂，我听他们说，他们愿出五十万甚至更多的大银币。

凯瑟琳 一堆银币怎么能买下一个灵魂？
难道绿草覆盖的坟墓竟这么叫人害怕？

商人甲 有人卖了它是因为金钱闪闪发光，
有人是因为对坟墓怀有恐惧之心，
有的是因为看到自己的邻居卖过，
还有的是因为在丢掉希望，失去欢乐，
放弃抵抗，伸手欢迎地狱的烈火
以及扯满风帆出外冒险中
自会感到一种欣喜欢乐。
要是你失去了金钱，大家都会
匆匆赶来——充满着失落者的欢愉。

凯瑟琳 商人，在你的声音里有样东西
使我害怕。当你谈到一个人
怎么会失去灵魂和失去上帝，
你的眼睛在闪光。当你谈到
我的钱会如何帮助人们，你们两位——
对不起，商人——似乎在笑。

商人甲 一想起来
我就想笑：这些人竟像吊在妇人的鞋带上
荡来荡去——在他们下面
是一片永不熄灭的炽热的火焰。

凯瑟琳 你身上有些东西叫我害怕；
一些我们身上没有的东西；你可是
出生在地球某个最遥远的角落？

[一直在门口倾听的商人乙走上前来。这时有说话声和脚步声传来。

商人乙 走吧——他们已经到了过道——快，
他们会认出我们，会用赞美玛丽亚的辞句
来冻结我们的心，用圣水来烧的
我们的皮。

商人甲 再见，因为在天亮之前
我们还得跑很多里路，
我们的马在焦躁地踩着大地。

[商人下。一群农夫从另一扇门上。

农夫甲 请原谅，小姐，我们听到了一点动静。

农夫乙 我们本来是坐在炉边在说东道西。

农夫甲 我们听到一个声音，但搜遍整幢屋子
却找不到一个人影。

凯瑟琳 你们太胆怯了，
现在你们已经安全，不会遭到厄运，
在这里没有罪恶能够找到你们。

奥娜 (匆匆上) 啊呀！珍宝库已被人闯入。
门已大开，金子全都丢了。

[农夫们发出悲叹。

凯瑟琳 静一静。（悲叹声停止）你们到底看见了谁？

奥娜 啊呀！我的好主人的金钱全丢了！

凯瑟琳 请你们中那些年轻的还能骑马的人
骑上马到各处去找一找。
谁找到小偷我将给他一块田庄。

[在她说话时一个腰缠钥匙的人进来。有人在低声说：“门房！门房！”

门房 刚才魔鬼来到这儿。我坐在我那间
石屋的门边，两只夜梟从我身旁飞过，
用人的声音在低语。

老农 上帝抛弃我们了。

凯瑟琳 老人啊，老人，上帝决不会关上门，
除非那门开着。我心里感到悲哀，
因为心中有一个奇怪的念头，
但是我仍有信心；所以请安静下来；
因为上帝决不会抛弃这个世界，
而是站在那儿按照自己的样子
用泥土铸成人像。年复一年，
泥土和他的手指交战，为它那
古老、沉重、笨拙而丑陋的形体辩护。
但是有时候——虽然他的手指仍未离开——
泥土转错了方向于是诞生了大批魔鬼。

[农夫们划十字。

现在离开我吧，因为我孤寂凄凉。
我听到雷声的那一边传来了低语。

[她从祈祷室的门口走来。

请停留片刻，在我们下次再见时，
我或许已经变得健忘。奥娜，拿着
这两把钥匙——食品和牛奶贮藏室的钥匙。

（向门房）

但是你且拿着这把。打开那间小小的
草药房，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药草。
那本医书就放在上格书架上。

门房 你为什么要这样，小姐，你难道在梦中
看到了自己的棺木？

凯瑟琳 喔，不，不是这个。

可是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听到
无数茅舍中发出悲恸的哭声，
我一定要下去，下去——虽然不知哪儿——
去为那些因饥荒而疯狂的男女祈祷；
祈祷吧，你们这些好邻居。

[农民们全部跪下。凯瑟琳伯爵小姐走上通往祈祷室的阶梯，转过身来，一动不动地站了
一会，然后高声叫道：

玛丽亚，天使的皇后，

还有那无数的圣徒们，再见！

第四场

[前景——城堡附近的一个树林，景同第二场。

[一群农夫路过。

农夫甲 我见过银子和铜，但没有见过金子。

农夫乙 它黄灿灿的闪闪发光。

农夫甲 它很美。

是太阳底下最美丽的东西。

这是我所听说的。

农夫丙 我见过不少黄金。

农夫丁 我可不认为它那么美丽。

农夫甲 但是难道金子不是像太阳般金光灿烂？

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才那么点高，

那么点高——我父亲就对我说了。

他见到过好日子，照他说那金子

圆圆亮亮，像太阳般闪闪发光。

农夫乙 世界上没有东西不能用金子买到。

农夫甲 他们有一袋又一袋的金子。

[众人下。两商人默默地跟着下。艾立尔唱着歌走过舞台。

艾立尔 骚动不安的心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吧，

你悲伤的爱情将永远埋在心底

用孤寂的调子将它遮盖。

那位能叫世间一切听命于他的上帝

已经用苍白的垦和恍惚的月

将那广袤无垠的羊栏之门遮蔽。

第五场

[希姆·罗的房子。后面是一间挂着帘布的凹室；室内有床，床上躺着玛丽的尸体，四周点着蜡烛。两商人在一旁理财，他们说话时将一本大书放在桌上。

商人甲 多亏我说了关于她那些船只

以及那牧人生病的谎话，

明天将有许多灵魂蜂拥而来。

商人乙 她的钱库现在除了耗子外还有什么？

商人甲 当暮色译临时我曾将自己

变成一只人头鸟身的夜泉，

急急忙忙赶到多尼戈尔山崖，

只见那些给那女人带来五谷和肉类的船，

正扬起风帆驶过色彩斑驳的海面，

它们离这儿才三天路程。

商人乙 当露水上升时，
我穿戴着同样的羽毛急急赶往东方，
看见九百头牛在铁棒的驱赶下
路过弥斯。离我们不过三天路程。

商人甲 还有三天的买卖。
[一群农夫和希姆及泰戈涌进屋内。]

希姆 请进，请进，欢迎光临。
那是我太太。她嘲笑我两位伟大的主人。
不肯跟他们做交易。现在她躺在那里，
她甚至连自己是个傻瓜都不知道，
真是个大傻瓜。

泰戈 她连尝都不愿尝一下
用我们主人的钱买来的面包，
光是用草根、树皮和蒲公英充饥。

希姆 谁也没法叫她明白，死亡是这世上
最坏的事情，虽然说来道理并不深奥。
她只知道喋喋不休地大谈
从教堂里听来的一派胡言。
请把帘布拉上。（泰戈拉上帘布）现在这两位
好人儿前来搭救你们，可别再做傻瓜。

商人乙 自从旱灾降临后他们成群漂泊，
就像阴沉的风吹着秋天的落叶。
来，做笔买卖。

商人甲 谁来跟我们做笔买卖？

希姆 先生，他们因为没有吃饱，除个别人外
都显得无精打彩。这位先生带个头，
别的人很快就会鼓起勇气。

中年人 我愿意谈谈——只要你们肯给个公平的价钱。

商人甲 （翻着书）“约翰·玛尔，富有而愚笨。
为人沉着而缺少冒险精神。
天使认为他稳健可靠。”我愿出两百大洋。
只是为了一个灵魂，一口气。

中年人 我要三百。书上不是明明写着，
你们不能光靠拖延时间就把我随便买去。

商人甲 书上还写着——“他常常在夜间
因为怕穷而彻夜不寐，
心里在想怎样可以不冒风险
在谁身上抢一把。”

农夫甲 真是人心难测，
有一次半夜里我还和他单独一起来着。

农夫乙 从今以后我连母亲都不相信了。

商人甲 这就是你的缺点——两百大洋。

农夫甲 一个无赖给这价钱够高啦。

农夫乙 要我一个子儿也不给。

希姆 你卖不出更大的价——我看就给多少拿多少吧。

[人群中响起低语声。中年人拿起钱溜到后排，一屁股坐进一把椅子上。

商人甲 就没有人有一个更好的灵魂？
即使只为你们教区的声誉，
跟我们做笔生意吧。

妇人 我的灵魂你打算给多少？

商人甲 (翻开书本) “温柔，漂亮，而且
依然年轻”——不怎么样，我想。
“显而易见那位娶她的丈夫
对她藏在沙漏和胡椒瓶之间
那个罐内的东西一无所知。”

妇人 造谣诽谤的书！

商人甲 “他也不知道
当他去马市时，那只写下那藏着的信的手
会在窗子上轻轻叩上三下。”

妇人 就算有一封信，也没有理由
让我比别人得到的钱少。

商人甲 没有人会张扬出去。我出五十大洋。

[她转身要走。

那么，出你一百。

希姆 女人，放聪明点——来，来。

这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吗？

好吧，拿去吧。拿呀，这才对。

[她拿了钱走进人群。

商人甲 来，做笔生意。我们买这种灵魂，
纯粹是慈善性质；在我们来到之前，
早有千种罪孽使它们属于我们主人。

[艾立尔上。

艾立尔 来，把我的灵魂拿去，因为我已对它厌倦。
随你出多少价。

希姆 也不讲个价钱？

没价钱你怎么能够卖灵魂？

我可不要听他丧失理智的昏话。

他对凯瑟琳伯爵小姐的爱使他发疯，
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艾立尔 凯瑟琳伯爵小姐遇到重重困难，
她瘦削的脸上透出的悲哀，
她眼中的忧虑已使我丧失了神智，
可我还明白我要你们带走我的灵魂。

商人甲 我们不能要你的灵魂因为它已属于她。

艾立尔 不，你一定得要。眼看这灵魂对她无用，
我也对它感到厌倦。

商人甲 快给我走开，

我碰都不会碰它。

艾立尔 你的力量就这么渺小？
我这一辈子就注定要承受这个灵魂？
但愿能把你们臭骂一顿！

商人甲 把他拉出去，
他尽找我麻烦。

[泰戈和希姆将艾立尔带入人群。]

商人乙 兄弟，他的眼神使我
浑身颤抖充满恐惧。

商人甲 你过来，
吻一吻这个小环，我们的主人
差我们来到此地时曾经吻过它；
你的心会重新平静的。

[商人乙吻箍在商人甲头上的黄金小环。]

我也有点疲乏，
但我心中却有样东西在蠕动，
我知道我们最最渴望到手的东西
越来越近了——我们的辛劳即将到头。
来，谈谈价钱；你们难道都成了哑巴？
怎么，你们要拖住我让我回不了老家
远离那永恒的狂欢？

商人乙 来，谈谈价钱。

希姆 他们说你把那女人的价压得太低。

商人甲 那我就来出个高价：一千大洋，
给一个生来就丑的老太。

[一老农妇上前，商人甲拿起书来念道：

这里写的倒很少有她的坏话。

“年成不好时她曾偷过鸡和鸡蛋，
但年成变好时她就表示忏悔；
星期天她从没有忘记去教学，
只要有钱她就捐献。”把你的钱拿去吧。

老妇 上帝祝福你，先生。（她尖叫）啊，先生，
一阵刺痛穿过我的全身。

商人甲 “上帝”那字对堕落的灵魂像一把火。

[农夫们在低声交谈。当她出去时他们退了回去。]

农夫甲 她叫得好惨！

农夫乙 可能我们也会那样叫的。

农夫丙 我告诉你并没有地狱这东西。

商人甲 难道这点小事会使你们放弃眼前的利益？
来，来，做笔买卖。

中年人 先生，我怕。

商人甲 我已买走你的灵魂，既然没有了灵魂，
也就不会有怕的感觉。

中年人 把灵魂还我吧。

妇人 （双腿跪下拉住商人）把这些钱也收回，
把灵魂还我吧。

商人乙 去偷汉子，去喝酒，或随心所欲去吧。
哀号和叹息是灵魂的事儿，
你已没有灵魂啦。

[将妇人撵走。]

农夫甲 来，我们走吧。

农夫乙 走吧，走吧。

农夫丙 快走；要不是那女人尖叫一声
我肯定已丢了灵魂。

农夫丁 走，我们走。

[他们转向门口，但听到有人高喊“凯瑟琳伯爵小姐！凯瑟琳伯爵小姐！”便止了脚步。]

凯瑟琳 （进屋）原来你们又做了一笔交易？

商人甲 这与你无关。

你来干什么，蓝眼睛的圣徒？

凯瑟琳 我来高价卖给你一个灵魂。

商人乙 假如那灵魂真值那么多，有何不可？

凯瑟琳 只是因为饥荒，人们才向你们
蜂拥而来。我听到了他们的哭声，
这哭声在我耳边日夜萦绕，
我需要五十万大洋来购买食品，
帮助他们度过这场灾荒。

商人甲 也许这灵魂能值这么多。

凯瑟琳 还有个条件：

你买下的那些灵魂一定得让它们自由。

商人甲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灵魂值这么多钱。

凯瑟琳 我自己的灵魂，它可是个无价之宝。

商人乙 你卖给我们——

凯瑟琳 我卖给你们我自己的灵魂。

农夫甲 别卖，别卖，我们这些人的灵魂

对于上帝来说没有你的珍贵。

啊，小姐，天国缺了你可怎么行？

农夫乙 看，他们的利爪在皮手套里蠢蠢欲动。

商人甲 五十万大洋：我们愿出这个价。

这儿就是金子；至于那些灵魂；你说话时
已经溜出我们的约束，因为你的脸
将光芒照着他们，充满他们的心。
但你必须签字，因为买你这样的灵魂
我们不能遗漏任何手续。

商人乙 请用这毛笔签字。

这羽毛原是长在一只公鸡身上

它在彼得否认他的主人时啼过。
用这羽毛笔的人在地狱里会受到尊敬。

[凯瑟琳上前签字。

艾立尔 (冲上去抢她的笔) 把一切留给
天国的建造者去安排吧。

凯瑟琳 我没有思想；我只听见哭声——哭声。

艾立尔 (将笔掷在地上)
我在蔷薇果和山楂的树丛下看见
一个幻象——人们将会听到
天使长们在山巅上抛滚着
撒旦的脑壳。

商人甲 把他拉出去。

[泰戈和希姆粗暴地将他拉开，他倒在地上，农夫们围
在他四周。凯瑟琳拿起羊皮纸签了字，然后转向众农
夫。

凯瑟琳 把钱拿着，现在随我来吧；
当我们远离这被玷污的地方时，
我会给每个人足够的钱。

[她向外走去，农夫们簇拥着她，吻她的衣服。艾立尔和两
商人留在台上。

商人乙 我们必须离开，等着她死去的一天。
像两只灰色的夜果停在她的塔楼上。
年复一年地守着我们珍贵的珠宝。
等着去攫取她的灵魂。

商人甲 我们只需要在她的头上转转，
因为她的日子已经不长。当她签名时
她的心已经破碎。嘘，别作声，我听见
地狱的铜门在铰链上转动，
永恒的狂欢正向此地飘来，
它使我们欣喜若狂。

商人乙 快振翅飞向空中
用爪子抓住她的灵魂去和他们会合。

[两人冲出门外。艾立尔向房间中央爬去。黄昏已经降临，
在这场戏进行过程中光线渐渐暗了下来。远处传来隐约
的雷声和风暴声。

艾立尔 地狱的铜门已经大开，已鲁
驾着他的巨车来了，魔鬼们已抬起
那疲乏已久的眼眸，这眼睛曾将众神
变成石头；卖国贼巴勒克来了

典出《新约》，耶稣被门徒犹大出卖，众人前来逮捕耶稣，另一门徒彼得在众人面前否认自己认识耶稣，此时鸣叫了。彼得想起耶稣以前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于是出去痛哭。此处意为凯瑟琳签了字，便如彼得一样，背 离了基督。——译注

本段提到的人物及故事，似出自爱尔兰古老传说。——译注

还有那淫荡的凯立登家族；
他们曾将德鲁伊的软弱和衰微
加在苏阿尔廷和德克特拉的孩子身上；
还有首先被抓进地狱的那个国王，
他杀死诺西而使黛尔丽心碎；
他们所有的头都扭向一边，
因为他们活着时曾用固执、
狡猾而阴险的残酷向美与和平宣战。

[奥娜上。

趴下来，老苍鹭，躲开这场盲目的风暴。

奥娜凯 瑟琳伯爵小姐在哪里？整整一天，
她眼里泪水盈盈，当地那只纤手
按在我手上时，我感到它的战栗，
现在我不知她究竟在何处。

艾立尔 凯瑟琳选了别的朋友把我们抛弃，
他们正从那虚空的世界里崛起。
魔鬼出来了，老苍鹭。

奥娜 上帝守护她的灵魂！

艾立尔 这灵魂刚刚被她卖掉，
她像这世上从来不存在你我二人。

[他向下指着。

首先，奥琪尔，她苍白美丽的头仍然充满生气，
她的身于像晨熹中飘浮的雾一般
若隐若现，因为她唤醒欲望，
当别人死去时她有的只是一颗位血的心、
在她的周围是一群雾气一般的女人，
用轻柔的笑声在诱惑魔鬼；
在她身后是无数热血酿成的罪，
但所有娇嫩的纤指都已长成
巨大的魔爪。

[他抓住奥娜把她拖至房间中央，并激烈地向下指着。风
声怒吼。

她们开始唱歌

她们舌尖上还留有音乐的余音。

奥娜 (脸向下趴在地上) 啊万物之主，
保护她不要被魔鬼们抓去，
如果非要失去一个灵魂，就拿我的去。

[艾立尔跪在她身旁，他好像没有听到她的话。众农夫回。
他们抬着凯瑟琳伯爵小姐，并将她放在艾立尔和奥娜面
前的地上，她躺着似乎已经死去。

奥娜 啊，那么多粗陶罐部安然无恙，
偏偏这细瓷壶却裂成两半！

[她吻凯瑟琳双手。

一衣大 我们正走到小路拐弯处的树下，

她脸色煞白晕了过去。
当我们抬她过来时突然乌云翻滚
天地一片漆黑，使我们脚步蹒跚站立不稳。
快去把门关上，因为从来没人见过这么暗、
这么刺骨、这么叫人两眼发黑的突来的风暴。

[一个靠近门口的人拉上门门。]

凯瑟琳 啊，抱住我，把我紧紧抱住，那风暴
要把我卷走。

[奥娜抱住她，一妇人开始哭泣。]

几个农夫 嘘！

其他农夫 嘘！

几个农妇 嘘！

其他农妇 嘘！

凯瑟琳 (半支起身来) 请把那一袋袋钱堆在一起，
等我死后，老奥娜，你把它们分给
每个男人和女人，根据他们的需要来分配。

一农妇 她会不会分给我足够的钱
使我的孩子们能度过这个饥荒？

另一农妇 啊，圣母和所有蒙恩的圣徒们，
把我们和我们的一切拿去使她得到赦免吧。

凯瑟琳 低下你们的头来，奥娜和艾立尔；
我注视着它们就将像燕子
飞向大海之前注视着
屋檐下的巢。别哭得太久，
因为虽然这支蜡烛熄了，
圣坛前还有很多很多。艾立尔，
你唱过一支关于森林中跳舞者的歌，
只要她们可爱的身体还有呼吸，
她们就不知道世上有苦难。再见，艾立尔！
再见、奥娜、你曾和哦一起玩耍。
抱皆我屋前屋后地转，
那时我还是小孩，因而无忧无虑，
无忧宠虑、甚至豫那些跳舞者。
现在风暴已吹进我的头发，我该走了。

[她死去。]

奥娜 拿镜子给我。

[一妇人从内室取出镜子给她。奥娜将镜子放在凯瑟琳嘴唇上。全体静默片刻。然后她尖声叫道：

哦，她已经死了！

一农夫 她是世界上最美的白百合。

另一农夫 她比洁白的星星还美丽。

老农妇 这株我心爱的小花折断了。

[艾立尔从奥娜手中接过镜子摔在地上，镜子碎成许多碎片。]

艾立尔 我把你砸得粉碎，因为那一张
用美来镶嵌你的脸已不复存在：
死去吧，呆滞的心，因为那个
用悲哀的话赋予你生命的她已死，
留给你的只是一抔爱的尘土。
你，骄傲的泥土和柔软的海，消失吧！
因为你再也听不到她颤抖的足音，
只能听到天使和魔鬼间喧嚣的战争。
[他站起来：几乎。每个人都跪着，但此刻天色已暗，只能看到模糊难辨的人影。
然而失声痛哭的我要诅咒你们：
时间、命运和变迁，我并无任何奢望，
只盼着那伟大的时刻到来，
那时你将飞入无垠的太空。

[一道闪电后面紧跟着雷声。

农妇 在他的诅咒召唤雷电向我们
迎头劈来之前，快拉他跪下。

艾立尔 天使和魔鬼在空中冲突搏斗，
铜剑铿锵地撞击着铜盔。
[一道闪电后面紧跟着雷声。
那边一枝闪亮的矛从投石器上射出，
将已鲁的眼睛刺穿，那黑色的蛮族
尖叫着逃跑就像当初逃离莫依特拉一样。

[一切都被黑暗遮蔽。

老人 上帝对我们的软弱和罪恶的愤怒
已毁掉这个世界，我们死劫难逃。

[一线梦幻般的光冲破了黑暗。农夫们似乎跪在一个多岩石的山坡上。雾气里充满着风暴和不断变化的光线，萦绕在他们的头顶和身后。武装的天使们一半站在光里一半站在阴影中。他们的盔甲旧而且破，他们的剑失去光泽且凹痕累累。他们排成作战队形，表情严肃地向下偏视。农夫们匍伏在地。

艾立尔 不要再望着那半闭的地狱之门了，
告诉我这颗已受到上帝责罚的心
告诉我人类将不再受此折磨，
并向我讲述躺在那儿的她。

[他抓住一天使。

说吧，否则我不放你回到永恒。

天使 阳光照耀，珍珠之门已经大开；
现在她正在向安乐之土走去，
心头有七次创伤的玛丽亚
吻了她的嘴唇，那圣洁的长发
飘落在她的脸上；光中之光
永远只看动机，而下看行为本身，

黑暗中的黑暗才只看你做的是什。

[艾立尔放开天使，跪下。

奥娜 告诉那些在安乐之土上行走的人们，
我要死去并追随我所爱的她；
岁月已将这世界变得苍老，
而上帝就是催赶岁月的牧人，
我已被光阴的脚步踩碎。

[远处一阵号角声从光里传出。幻象渐渐消失，跪在地上的
农夫们的身影在黑暗中仍隐约可辨。

(剧终)

(汪义群译)

心愿之乡

剧中人物

毛廷·布鲁因

布勒杰·布鲁因

肖恩·布鲁回

玛丽·布鲁因

哈特神父

仙童

[景设斯利戈郡的基马科温男爵领地内。时间是遥远的古代。

[室内右方深处有一附室，附室中部地板上有一炉床。附室内放了些凳子和一张桌子；墙上挂有一张那稣受难像。炉火的光照亮了附室。左边面对观众有一扇开着的门，门左是一张凳子。穿过门可以望见森林。晚上，月色或落日的余辉透进森林，把人们的目光引进一个模糊、神秘的世界。毛廷·布鲁因、肖恩·布鲁因和布勒杰·布鲁因坐在附室内的桌边或火炉旁。他们穿的是旧时代的服装。旁边坐着一个老年教士哈特神父。他的穿着好像是修道士，桌上摆着吃的和喝的。玛丽·布鲁因站在门边读一本书。她抬起头来就可以穿过门看到树林子。

布勒杰 因为我叫她去洗干净晚餐用的盆，
她却从屋顶取下来那本古书，
一直把它翻来翻去。若要她
像旁人一样工作，哈特神父，
像我天一亮就起来，又补又洗，
或像你挟着圣饼盒和圣面包，
在狂风暴雨的晚间还骑马外出，
那她的呻吟悲泣会震聋你的耳鼓。

肖恩 妈，你脾气也太躁。

布勒杰 你娶了她，
怕惹她，老同她站在一边。

毛廷 (对哈特神父) 年轻人自然袒护年轻人。
她随时总要同内人吵闹两句，
此时读那本古书真是太专心！

但也不必骂她太狠；[她会
变成树上的尘菌一样安静，
只等新婚的月儿有过十来次
东升西沉。]

哈特神父 在没有孩子时，
她们的心总像鸟儿般难驯。

布勒杰 她总是不关心锅儿，不挤牛奶。
甚至摆餐刀、铺桌布她也不去。

肖恩 妈，只要……

毛廷 肖恩，酒快倒光了，
去把我们最好的酒拿来。

哈特神父 从前我再没有看见她读过书，
这又是怎么回事？

毛廷 （对肖恩）你呆着干什么？
你开瓶时千万不要摇它，
那是美酒，你得从从容容去取。（肖恩出）

（对神父）

[我年轻时，一艘西班牙船沉没在
奥克利斯岬，现在我还留下几瓶。]

他听见她挨骂就受不了。
这本书五十年来一直放在屋顶，
我父亲告诉我说是祖父写的，
还杀了头小母牛，用皮把爷捆起——

[晚饭摆好，我们可以边谈边吃]

他从书中没有得到丝毫好处。
因为书引来了满屋的流浪歌手，
还有流浪诗人和诸如此类的。

[烤面包就放在你的面前。]

女儿呀，书里有什么奇闻异事
使你甘心让面包冷却？若是我
或我的父亲，也来读书著书
那么我死了，就不会再留给
肖恩和你这么大的一袋金币。

哈特神父 你不该满脑子装些愚蠢的梦想。
你在读什么？

玛丽 一位埃代因公主，
爱尔兰王的女儿，在一个
五月节前夕，听见了一阵
歌声，于是半醒半睡地跟着
前去，一直来到一片仙境，
那儿没有人衰老、威严、庄重，
那儿没有人衰老、好狡、聪明，

那儿没有人衰老，言语刻薄。
她现在还在那儿，忙着跳舞，
深深隐藏在一座带露的林荫，
[或是星星在山顶上散步的地方。]

毛廷 劝劝女儿把书放在一边；
我的祖父也爱唠叨这类事情，
他却连狗和马的好歹也分不清，
任何懒孩子都会把他骗住。
且说说你的意见。

哈特神父 放下吧，女儿，
[上帝在头上布下天穹有如巨翼，
又依次干些事业和定下日子，
然后来了些坏天使，摆下陷阱，
用轻松的希望和沉重的梦境骗人，
等人们的心里充满了自私自尊，
半惧半喜地离开上帝的平静；]
用快活的话语阿谀埃代因的心的
包是位坏天使，被泪水蒙住眼睛。
我的女儿呀，我也看见过别的女孩
心神不定，可是一年年过去
她们也像她们的邻居，顶高兴
照顾孩子，忙着搅拌牛奶，
把婚丧嫁娶的事谈个不停；
[因为生活就是从梦的红光
走进普通计子的普通光辉，
等到老年再把红光带进。]

毛廷 真是那样……但她太年轻，不懂。

布勒杰 她不小了，应该知道闷闷不乐、
一事不做是不对的。

毛廷 我不想责备她太过分；
我那大儿子下了地，她在家无聊，
也许还有老妇人的这张嘴
逼得她躲进她的梦想中去，
正如孩子们怕黑暗躲进被窝里。

布勒杰 我只要不开口她决不会动。

毛廷 也许在五月节前夕，梦见好人是
顶自然的事。可是告诉我，女儿，
你有没有妇女们挂在门柱上的
给人带来幸福的山楂木树枝，
好让他们把运气带进屋子？
记住，当五月节前夕的夜幕已降
他们也许会偷走新婚的姑娘，
否则老妇人在火旁唠叨的话
只不过是撒谎。

哈特神父 也许是真的。
我们不知道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
上帝答应交给妖魔鬼怪的力量
究竟有多大。你做得对（对玛丽说）；
保持住古老无邪的习俗是对的。
[玛丽·布鲁因从座位上拿起一根山栓木树枝，把它挂在门柱
的钉子上。一个穿着奇特的、似绿非绿的小女孩，从树林里走
来把它拿走。]

玛丽 我刚把它挂在钉子上面
一个小孩就从风里跑了出来；
她把它抓在手里抚弄着它；
[她的脸色同拂晓前的流水一般苍白。]

哈特神父 她会是谁家的孩子？

毛廷 谁家的孩子也不是。
她老是幻想有谁打这儿经过，
其实除了一阵风什么也没有。

玛丽 他们拿走了带来幸福的山楂木，
他们不会给这房子带来好运；
不过我很高兴对他们彬彬有礼，
因为他们岂不也是上帝的儿女？

哈特神父 女儿、他们是恶魔的儿女，
他们的力量要维持到时代的末日，
直到上帝同他们来次面对面的大战
把他们砍成粉碎。

玛丽 他也许会，
神父，笑着打开他的大门。

哈特神父 那无法无天的天使一看见那扇门，
就会倒地，被永恒的平静杀死；
这样的天使如果来敲我们的门，
同他们走的人就得穿过同样的暴风雨。
[一只手臂绕过门柱，敲门，招手。这在银灰色的光辉中看得很
清楚。玛丽·布鲁因走到门前，站了一会儿。毛廷·布鲁因忙
着替哈特神父盛满菜盘。布勒杰·布鲁因在拨弄炉火。]

玛丽 （走到桌前）有一个人在外面向我招手，
举起的手里好像拿着一只杯子，
她在从杯子里喝什么，看起来
她正需要点喝的。

[她从桌上取了牛奶，送到门边。]

哈特神父 正是那个孩子
将来你会希望她根本没有来过。

布勒杰 [神父，也许你说的是真的，
因为一年到头还没有哪个晚上
像今晚这样可怕。]

毛廷 当仁慈的神父

在我们家里时，谁也伤害不了我们。

玛丽 一个穿绿衣的矮小奇特的老妇人。

布勒杰 好心人在五月节前夕来乞求
牛奶和火——给了的那一家会倒霉，
因为一年内他们都能控制住你。

毛廷 嘘，妇人，别作声！

布勒杰 她已经给了她牛奶。

我知道她会给全家带来不幸。

毛廷 那是谁呢？

玛丽 言语和面孔都很陌生。

毛廷 上周有些异乡人来到克洛弗山。

她肯定是其中的一个。]

布勒杰 我真怕呢。

哈特神父 只要十字架挂在那里，它就会
替全家消灾免祸。

毛廷 来，女儿，坐在我身边，
抛开你不满一切的梦想，
因为我希望你像泥炭的光辉，
照亮我的末日；当我死时，
你会成为这一带最富的有人，
因为，女儿，我有满满一袋金币，
藏了起来，没有人能够找着。

布勒杰 你真是徒有漂亮面孔的傻子，
我却要省吃俭用，好让我的儿媳
头上可以装饰各式各样的丝带子。

毛廷 不要发脾气，她是个好女孩子！

[黄油就在你的手边，哈特神父。

女儿呵，命运和时序的变化
不是对我和我老伴都很照顾吗？]

我们有一百亩肥沃的田地，
大家又挨着坐在火炉周围，
还有这位尊敬的牧师做朋友，
我还看着你的和我儿子的面孔——
我们把他的杯盘放在你的旁边——
他来了，带来了我们唯一缺少的东西，
喝不尽的美酒。（肖恩走进来）拨一拨火，
放上新的泥炭让它燃起；
看那泥炭的烟在火上盘旋，
你的心会感到满足而明智，
这就是无比美满的生活；[我们年轻时，
也渴望走一条没有人走的道路，
却由于爱情，由于对孩子的关心，
依然回到这条美妙的老路，

直到同命运和时序的变化告别。]

[玛丽在门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从火炉里取了一块泥炭，

走出门去。肖恩随她往外走，碰上她回来。

肖恩 是什么把你引到寒冷的林边？
在万木丛中有一线光明
叫人发抖。

玛丽 [一个矮小奇特的老人
向我打招呼要个火
去点烟斗。]

布勒杰 在这一年内最倒霉的
夜晚，你给人牛奶和火，哪晓得，
却给全家带来了种种灾难。
结婚以前你是又懒又漂亮，
头上扎着丝带东走西走；
现在——神父，别管我，我要说出心里话——
她对谁都不是个理想的妻子——

肖恩 安静点，母亲！

毛廷 你脾气也太躁。

玛丽 我即使把这座整天只听到
恶言恶语的房子交到妖精的手里，
我也毫不介意！

布勒杰 你很明白，
用那个名儿去叫好心的人。
或是过于频繁地谈论他们。
也许会给全家带来种种不幸。

玛丽 来吧，仙人，把我带出这闷人的屋子！
让我得到我失掉了的全部自由；
我可以随意地工作，随意地闲着！
仙人呵，来把我带出这闷人的世界，
我多么愿意同你一道御风而行。
[在那狂乱的潮水顶上奔驰，]
像一团火焰般在山顶上跳舞！

哈特神父 你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玛丽神父，我真讨厌这四根舌头：
一根是过于奸狡又太聪明，
一根是过于虔诚又太严肃，
一根是比潮水更加刻毒，
一根虽仁慈却有太多爱情，
令人厌烦、令我拘束的爱情。

[肖恩·布鲁因领她到大门左边的座位。

肖恩 不要责备我；我常常睁眼躺着，
想到一切事情都在烦扰你聪明的头。
多美丽的头呵——宽广苍白的额
罩在一束丰沛如云的秀发下！

来坐在我的身旁——他们太老了，
早已忘却他们也曾年纪轻轻。

玛丽 呵，你是这座房子的伟大门柱。
我是带给人幸福的山楂树枝，
如果可能我愿挂在这门柱上面。
直到我把幸运带给这座房子。

[她正要搂住他，却含羞地看了牧师一眼，就把手臂放下。

哈特神父 我的女儿，握住他的手——由于爱上帝把我们同他、
同温暖的家结合，
不让我们离开他的和平去到旷野，
去到疯狂的自由、迷乱的光明。

肖恩 但愿世界是我的可以给你，
不单是安静的炉边生活，
甚至还有迷乱的光明和自由，
只要你想要的话。

玛丽 我想要这世界，
把它拿在我手里来打成粉碎，
好看你望着它粉碎时候的笑容。

肖恩 我要建造一个火与露的世界。
没有人愤恨、严肃，过分聪明，
没有损毁的东西，也没有伤害你的老家伙，
用照亮你寂寞的脸的蜡烛
来充满令人愉快的平静的天空。

玛丽 你的眼光才是我需要的蜡烛。

肖恩 从前一只苍蝇在阳光中飞舞，
或是轻风在晨曦里吹拂，
都能使你的心充满无人知晓的梦，
可是现在，不能撤销的圣礼
已永远把我温暖的心
同你骄傲、冷淡的心融合；
日月会消逝，天空会像卷轴般卷起；
你洁白的精神仍将陪着我散步。

[声音在林中歌唱。

毛廷 有人在歌唱。怎么，是一个小孩。
它唱道：“心儿的寂寞已在消解。”
对小孩来说是首奇怪的歌，唱来却真好听。
听呀听！（向门边走去）

玛丽 呵，把我紧紧守住，
因为今晚我说过些邪恶的事情。

声音 风儿从今天的门边吹了过来，
风儿吹过了寂寞的心，
心儿的寂寞已经消解。
仙女在远方漫舞轻盈，

乳白的脚成圈儿摆动，
乳白的手臂挥舞空中；
因为她们听见风儿边笑边说边唱
唱一个连老人都很美丽的地方，
就是聪明人也谈笑风生；
我又听见库兰尼的芦苇在谈：
“到风儿边笑边说边唱时分，
心的寂寞呵就要消散！”

毛廷 我幸福，我也想让旁人幸福，
因此我要带她进来，离开寒冷。

[他把仙童带了进来。]

孩子 [我厌烦了狂风、溪流和苍白的光！]

毛廷 那不足为奇，因为黑夜降临时]
林子里很冷，又叫人莫辨东西，
但这里你受欢迎。

孩子 这里我受欢迎。

[等我厌烦了这暖和的小屋时]
这儿有个人却必须离去，离去。

毛廷 呵，听她梦幻般奇特的活语。
你难道不冷？

孩子 我要蹲在你身边，
因为今晚我跑了很远，很远。

布勒杰 你的形体秀丽。

毛廷 你的头发是湿的。

布勒杰 我来暖你的冻脚。

毛廷 你一定是
从远远的地方来——因为我从来没有
见过你的面容——你一定又累又饿，
这里有面包和酒。

孩子 酒是苦的。
老妈妈，你就没有甜的给我？

布勒杰 我有点蜂蜜。

[她到隔壁屋子去。]

毛廷 你真会哄人，
你来之前妈妈正大发脾气。

[布勒杰拿着蜂蜜回来，盛满一碗牛奶。]

布勒杰 她是上等人的孩子；看她
雪白的手，漂亮的衣服。
我替你带来点鲜牛奶，等一会，
让我把它放在火上煨热，
因为适合我们穷人的东西
你这样贵家子弟决不会满意。

孩子 从大清早，当你把火拨弄燃，
老妈妈，你就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

年轻人也许躺在床上梦想、希望，
你却必须工作到筋疲力尽，
因为你的心老了。

布勒杰 年轻人懒惰。

孩子 老爹，你的回忆使你聪明：
年轻人由于梦想和希望而叹息，
你却因为心老了而变得聪明。

[布勒杰又给她些面包和蜂蜜。

毛廷 呵，谁会想到这样年轻的女孩
会喜爱老年和智慧？

孩子 不要了，妈妈。

毛廷 才吃这一点！牛奶烧好了。（递给了她）
才喝这一点！

孩子 给我穿上鞋，老妈妈。
因为现在吃过了我想跳舞，
芦苇正在库兰尼湖边跳舞，
我要一直跳到芦苇和白浪
都跳得筋疲力尽，昏昏欲睡。

[布勒杰穿上了鞋，孩子正要跳舞，突然看见了耶稣受难
像，便惊叫一声，把眼睛掩起来。

在黑十字架上的那个怪物是谁？

哈特神父 你不知道你的话多么放肆！
那是我们的救世主。

孩子 把它拿走！

布勒杰 我又开始害怕起来。

孩子 把它拿走！

毛廷 这是罪恶！

布勒杰 这是读神！

孩子 令人痛苦的东西！
把它拿走！

毛廷 她的父母该受责备。

哈特神父 这是神之子的形象呢。

孩子 （搂住他）把它拿走，把它拿走！

毛廷 不，不。

哈特神父 因为你是这样年轻，像只小鸟，
看见树叶动一动也要惊叫，
我就把它取下来。

孩子 把它拿走！

别让我看见它，也别让我想到它！

[哈特神父从墙上把耶稣受难像取了下来向内室拿去。

哈特神父 你既然来到了这块男爵领地，
我要以我们神圣的信仰来开导你；
你是这样伶俐，马上就会懂得。（对其他人）
我们对新生事物应该温柔，

造物主也不拿耶稣殉难的事
去烦扰开始歌唱的晨星。

[把耶稣受难像拿进内室。]

孩子 这儿是供跳舞用的平地；我要跳舞了。

(唱) 风儿从今天的门边吹了过来，
风儿吹过了寂寞的心，
心儿的寂寞已经消解。(她跳起舞来)

玛丽 (对肖恩) 刚才她走近时我似乎听见
另外有小小的脚步在打着地板，
还有微弱的乐声在风中吹拂，
无形的笛子在替她的步子伴奏。

肖恩 我只听见她的脚步。

玛丽 我听见另外的，
邪恶的力量正在屋子里跳舞。

毛廷 到这里来，如果你答应
不再对那些圣物胡言乱语
我会给你点东西。

孩子 拿给我，老爹爹。

毛廷 这是我替我儿媳在城里买的
一些缎带——但她会让我用它
来把你被风吹乱的头发扎好。

孩子 来，告诉我，你可爱我？

毛廷 是，我爱你。

孩子 哎，你却爱这火炉边。你真爱我？

哈特神父 当全能的上帝把一大部分
永恒的青春放进了一个生命，
看见就是爱。

孩子 那么你爱他吗？

布勒杰 她乱说话。

孩子 你也爱我吗？

玛丽 我不知道。

孩子 你爱那边那个年轻人，
我却能够叫你御风而行，
[在那狂乱的潮水顶上奔驰，]
像一团火焰在山上跳舞。

玛丽 仙后和仁慈的诸圣保依我！
可怕的事儿发生。不久以前
她拿走了降福的山楂木。

哈特神父 她漫无边际的唠叨令你害怕；
她别无所知。孩子，你多大了？

孩子 当到处冬眠时我头发脱落，
脚步不稳。当树叶醒来时，
我母亲把我抱在金色的手臂里；
我很快就要成人，去同

山林和流水的精灵结婚。但是
谁能说出我最初是生在何时？
我想我比[巴利高利山上不停地
眨眼的]雄鹰还要老得多呢，
而他却是月亮下面最老的东西。

哈特神父 呵，她是仙人。

孩子 有人这样叫我，
我派人来要牛奶和火，
她又叫我，我才跑来。

[除肖恩和玛丽·布鲁因外，别人全都躲在牧师身后请求
保护。

肖恩 (站了起来)你纵使让这些人全都听从你，
你却并没有迷住我的眼睛，
赢得我的允诺或礼品，赋予你权力；
我要把你赶出这屋子。

哈特神父 不，我来对付她。

孩子 因为你拿走了耶稣殉难像，
我便威力无比，除非我高兴，
我跳过舞的地方，或是我挥动过
手指尖的地方，谁也休想走过去。

[肖恩想走近她，但是办不到。

毛廷 看呀，看！

有什么东西把他挡住——看他的手
好像是在一扇玻璃墙上面擦动！

哈特神父 我要单独去面对这强大的精灵；
不要害怕，天父同我们在一起，
[神父的殉难者，无罪的小孩，
身穿铠甲的可敬的东方圣人，]
和死了后第三天又复活的他，
[以及所有那九位天使。]

[小孩挨着玛丽跪在长椅上，把她搂抱住。

女儿，向天使和诸圣哭救。

孩子 你来跟我去，新婚的姑娘呵，
去看那更快活的一群人。
[白臂的弩阿拉，群鸟的阿恩古斯，
狂涛上面的费克拉，同他，
西方大军的统治者，芬瓦拉，
以及他们的心向往的地方，]
那儿美丽不消失，腐朽不蔓延，
快乐是智慧，时间是无尽的歌。
我吻你，世界在开始萎缩。

肖恩 从昏迷中醒来——掩上
你的眼睛和耳朵。

哈特神父 她既要看又要听，

因为如今只有灵魂的选择才能救她。
到我这儿来，女儿，站在我旁边；
想一想这间屋子和你的责任。

孩子 别动，跟我走，新婚的姑娘，
信了他的话，你就会同旁人一样：
生孩子、烧饭、搅牛奶，
为黄油、鸡肉和鸡蛋争论不休，
直到最后，老了，言语刻薄，
蹲在那儿，想起坟墓就发抖。

哈特神父 女儿，我指给你去天堂的路。

孩子 我却领你到一个地方，新婚的姑娘，
那里没有人衰老、奸狡、聪明，
那里没有人衰老、威严、庄重，
那里没有人衰老，言语刻薄，
那里温柔的话语不会把你束缚，
因为我们只听命于转瞬之间
不知不觉进入头脑中的思想。

哈特神父 用受难的耶稣的亲爱的名字，
我命令你，玛丽·布鲁因，到我这里来。

孩子 我用你内心的名义来留你。

哈特神父 因为我拿走了耶稣受难像。
我便一无所有，权力毫无，我要去再把它取回。

毛廷 （紧抓住他）不。

市勒杰 不要离开我们。

哈特神父 呵，趁还来得及，快让我去；
是我的罪过带来了这一切后果。

[外边在唱。

孩子 我听见他们在唱：“来，新婚的姑娘，
来吧，到林中、水边和苍白的的光里来。”

玛丽 我愿随你走。

哈特神父 哎，她迷途了！

孩子 （站在门边）但你得扔掉固执的尘世的希望，
因为我们这些在风上骑，在浪尖跑，
在山上跳舞的人，比晨曦的旗子上的
露珠还更轻。

玛丽 呵，把我带走。

肖恩 亲爱的，我要留下你。
我是言不尽意，我用双臂抱住你，
不管这些仙人要干什么，
他们也无法让我松开双臂。

玛丽 可爱的面孔！可爱的声音！

孩子 来，新婚的姑娘。

玛丽 我一直爱她的世界……可是……可是……

孩子 白鸟，白鸟，跟我去吧，小鸟。

玛丽 她在唤我！
孩子 来吧，小鸟。
[远处林中出现跳舞的身影。]

玛丽 我能听见歌舞。
肖恩 同我留在一起。
玛丽 我真想留住……可是……可是……
孩子 来吧，金冠的小鸟。
玛丽 (非常轻声) 可是……
孩子 来吧，银脚的小鸟！
[玛丽·布鲁因死；孩子离去。]

肖恩 她死了！
布勒杰 离开那个形象，身体和灵魂已逝。
你的双臂抱住的是幻化成她形象的
一堆残叶或一棵按树的树身。
哈特神父 就这样恶魔几乎是从上帝手中
抢去了他们的俘虏；
一天一天他们的威力更大，
男女都离开了原路，因为
骄傲在用瘦指头敲他们的心。

[门外有跳舞的身影，也许是一只白鸟，有许多声音在唱：

风儿从今天的门边吹了过来，
风儿吹过了寂寞的心，
心儿和寂寞已经消解；
[仙女在远方漫舞轻盈，
乳白的脚成圈儿摆动，
乳白的手臂挥舞空中；
因为他们听见风儿边笑边说边唱，
唱一个连老人都很美丽的地方，
那儿聪明人也谈笑风生，
我又听见库兰尼的芦苇在谈——
“到风儿边笑边说边唱时分，
心儿的寂寞呵就要消散。”]

(剧终)
(赵澧译)

库丘林之死

剧中人物

库丘林	一位老人
爱丝纳·英久巴	一位盲人

奥伊弗

艾默

默里古，战争女神

一位佣人

一位歌手，一位吹笛人

和一位鼓手

景：空空的舞台，可以属于任何时代。一位非常老的老人看上去像是神话中的人物。

老人：我应邀创作一出剧，名字是《库丘林之死》。这是以他的生平和死亡为主题的系列剧中的最后一部。选择我是因为我腐朽落伍，不合时宜，就像构成这出戏的古老而浪漫的题材。我太老了，已经忘记了我父母的名字，除非我确实是，正如我证实的那样，塔尔玛的儿子；当他的朋友和相识还在阅读维吉尔和荷马时，他已经很老了。当他们告诉我可以随心所欲时，我在一小片报纸上写下某些指导原则。我心目中的观众人数是五十或者一百，如果更多，我乞求他们在演员说话时脚不要来回蹭地，也不要交谈。我深信，在这个卑鄙的时代里，当我在为自己喜欢的人创作一出剧时，他们人数要多于看过弥尔顿的《科玛斯》的首演的人。在今天这个场合，他们一定知道古老的史诗和叶芝先生关于它们的剧：这些人，不管多穷，都有自己的书房。如果观众超过一百，我就不可避免地会碰见那些在读书会之类地方自学成材的人、所有一知半解者、扒手和固执己见的女人。为什么有扒手？这个我会解释，我会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

【布景后传来鼓声和笛声，然后是寂静。

那是乐手在演奏：如果我兴奋，我就让他们那样做，如果你也一样老，你就会发现自己容易兴奋。天亮前，你会见到这些乐手。他们中一位是歌手、一位吹笛子，另一位是鼓手。我在大街上把他们收罗到一块，如果我活下去，我要教他们乞丐的音乐，也就是荷马的音乐。我还许诺会有舞蹈。我想要有舞蹈，因为不说话的东西很少会扫兴。艾默必须跳舞，还必须有割下的脑袋——我老了，我属于神话——有割下的脑袋，她可以在前面跳舞。我原来想让人把那些头雕刻下来，但是没有，如果跳舞的人能够跳得好，就不会有任何木雕赶得上上面画着画的平行四边形的木头。但是我已经黔驴计穷，找不到舞跳得好的人；有一次，我差点找到，但现在她已经走了；那位悲喜剧舞蹈家，那位悲剧舞蹈家，在同一张脸上，爱和恨，生命和死亡。我啐三次。我啐德加画的那些舞蹈演员。我啐她们的短紧身围腰、她们僵硬的造型、她们像陀螺那样旋转时踮起的脚尖，最后，我啐她们那侍女的面孔。他们看上去也许是永恒的，伟大的雷米西王，但不是侍女，不是那老侍女的历史。我啐！我啐！我啐！

【舞台暗下来。落幕。笛声和鼓声响起，直到幕又升起，露出空空的舞台。半分钟后，爱丝纳·英久巴上场。

爱丝纳：库丘林！库丘林！

（库丘林从后面上场。）

我是艾默的传信人，

我带来你妻子的口信，她命令我告诉
你不要懒洋洋呆在这儿，因为弥弗
带着康纳切特的无赖，点燃了

伊曼·玛查那儿的谷仓和房子：
你在缪塞姆纳的房子已经在燃烧。
无论是什么样的逆境，无论你是否
会因此丧命，快骑上马出去战斗。
舞台已经展开，你必须冲出去战斗。

库丘林：你等于什么也没讲。我已经武装好。
我已经派传令兵去召集手下人，
现在正等着他会来。你拿着什么？

爱丝纳：什么也没有。

库丘林：你手里拿着件东西。

爱丝纳：没有。

库丘林：你手里不是拿着一封信吗？

爱丝纳：我不知道它怎么会跑进我的手里。
我从艾默身边来。我们刚才在某地。
她说了。她看了。

库丘林：这是艾默的信，
说的是另一回事儿。在明天天亮前，
我不要动，因为如果现在要动，
我就必须去克服无人能克服的逆境。
明天早上，柯奈尔·卡纳奇到来，
身后带着一支大军。

爱丝纳：我不理解。
有谁会把那封信塞进我手中？

库丘林：上面还有其他内容，明确告诉
我天亮前勿需动弹；你被派来
与我同床共枕，却没有丝毫恐惧，
这，一切写得明白，而我更情愿
听你尚未表白的话语。我要去战斗，
我和手下的人一心要去战斗；
我们曾经承受过无以复加的重负。

（默里古上场，站在他们中间。）

爱丝纳：我知道那儿有人或有什么东西，
但我谁也看不见。

库丘林：那儿没有谁。

爱丝纳：天上和天外的众神之中有谁
长着鸟头？

库丘林：默里古长着乌鸦脑袋。

爱丝纳（茫然地）：默里古，战争女神，站在中间。
她的黑翅膀碰碰我的肩膀，于是
一切都清楚了。【默里古下场。

弥弗将我催眠。

虽然库丘林小时候和她睡觉时，
她看上去美如小鸟，但她变了，
现在她的额头正中长着一只眼睛。

库丘林：一个额头正中长着眼睛的女人！
一个长着乌鸦脑袋的女人！
但那个教你讲这些话的女人
并不可怕；是你自己想讲这些话；
你需要一个年轻点、友好点的男人，
但是，因为害怕我的狂暴行为，
你想出了那些送我去死的话，
你如此激动不已，你忘记了
手中的这封信。

爱丝纳：现在我醒来，
我要说弥弗干事情全不讲道理；
我的话你不信，你还能信谁的？

库丘林：当儿子的死使我发疯，抽出剑
向大海刺去时，是我的妻子
把我拉了回来。

爱丝纳：比我好的女人
精心侍候过你，但你却转向我。

库丘林：当尘世中的万物必须改变时，
你却以为如果你改变我就会杀你，
而如果我还没有改变，那证明
我是怪物。

爱丝纳：你不是我爱的男人，
那个凶暴的男人不原谅任何背叛。
如果按你的想法你能够原谅，
那是因为你死期已经临近。

库丘林：说话时声音太响，离门又太近；
小点声，如果你要谈论我的死，
或者不要用那奇怪的庆幸的声音，
谁知道门背后什么人的耳朵在听？

爱丝纳：一些不会原谅叛徒的人，一些
充满生活所必需的激情的人，
一些不会马上要死的人。你死后，
我将向你所有的厨子、厨房帮工，
武器制造者、工匠和传令兵痛斥自己，
直到他们用勺子打我，用刀割我，
把我扎在叉子上，然后用他们
能想到的最邪恶的方法处死我，
为了我的影子能站在那些影子中
迎接你的影子，并证明它不是叛徒。

库丘林：女人这么说是杀死男人的阴谋。

（一个佣人上场。）

佣人：您的骏马已套好嚼子。只等一声令下。

库丘林：我是来下令的，但先得问一个问题。
这个女人，悲痛欲绝，声称她纯粹

出于背叛，已经告诉我一些谎话，
它们本应使我丧命。我能做什么？
我怎么能将她从她的疯话中救出？

佣人：她坦白的話真实吗？

咋丘林：真假由我定！

我说她带来了我妻子的口信。

佣人：如果我逼她吞下罂粟汁会怎样？

库丘林：任何药草都行，但要保护她的生命，
仿佛它是你自己的，如若我不回来，
把她送给柯余尔·卡纳奇，因为女人都称他是位好情人。

爱丝纳：我感到安宁，
知道默里古，长乌鸦脑袋的女人，
会挺身保卫我，并且不可能撒谎，
但又知道库丘林就要走向死亡。

【笛声和鼓声。舞台转暗，过了一会儿，它又亮起来了，上面是空的。库丘林负伤上场。

他试图用皮带把自己绑在石柱上。奥伊弗，

一个身体挺直的白发女人，上场。

奥伊弗：库丘林，认出我了吗？

库丘林：你用剑拚杀，
我们似乎应该杀一个你死我活，然而
你精疲力尽，我夺走了你的剑。

奥伊弗：但是，库丘林，你再瞧瞧！再瞧瞧！

库丘林：你满头白发。

奥伊弗：那是很久以前，
现在该轮到我了。我是来杀你的。

库丘林：我在哪儿？我为什么在这里？

奥伊弗：当你确定自己
六处受了致命之伤，你便让他们离开，
去池塘那儿喝水。

库丘林：我已经把皮带
放在石头旁，我想把它绑在上面，
然后站着死去，但我太虚弱了。
绑住这皮带。 【她帮他绑皮带。

现在我知道你的名字了，

奥伊弗，我儿子的母亲。我们是在老鹰井旁那些枯树底下相遇的。
我在巴莱海岸杀死了他，那就是为什么弥弗会分开军队放你通过。
你有权杀死我。

奥伊弗：虽然我有权这么做，
但她的军队并没有分开让我通过。
玛查的灰马，你那匹在战斗中

遭杀害的骏马，从池塘中跑出来，
仿佛它还活着；它绕着你，绕着
那块石头一连跑了三大圈，
然后又跃进了池塘；那支吓坏了的
军队中没有一个人敢走上前去，
但我走上前去。

库丘林： 因为你有这个权力。

奥伊弗：但如今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而且
当需要的时候，你却没有了力气；
我把面纱缠在这块古老的石头上，
用它绑住你。

库丘林： 不要糟蹋你的面纱。
你的面纱漂亮，有些还镶着金线。

奥伊弗：我太老了，不再在乎这些东西。

【她在他身边缠面纱。

库丘林：没有理由如此糟蹋你的面纱：
我失血过多，身体虚弱。

奥伊弗： 我害怕过。
但现在我已经把你缠在面纱中，
我不害怕了。但我儿子是如何拚杀的？

库丘林：岁月使男人更熟练，但不一定更好。

奥伊弗：我已经听说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因为他长得和我一样，你想要
做他的朋友，但康楚巴拒绝了。

库丘林：拒绝做朋友，并且命令我迎战；
就在那天，我发过誓要服从他，
却又拒绝了他，并谈论起长相：
而有人提到了巫术，于是我说
是巫术搞的鬼，接着便迎战杀了他。
然后我发了疯，我去和大海拼杀。

奥伊弗：过去我似乎不怕打击，你夺走了剑，
你把我扔在了地上，离我而去。
我在山上寻找你睡觉的地方，
我的童贞之躯躺在了你的身旁，
然而我恨你，因为你离我而去，
我本来想在你睡觉时杀死你，
但在那天夜里，在两棵黑色的
荆棘树间我怀上了儿子。

库丘林： 我无法理解。

奥伊弗：因为你死期已经临近！

有人来了，
一个乡下人，当他发现你在那儿，
又没有人保护他时，他会吓坏的。
我会离开，不让他看见我，因为我

杀死你之前还有些事情要问你。

【她走了。“巴莱海岸上”的那位盲人进来。他移动手杖，直到他发现了竖着的石头；他放下手杖，弯下腰，摸着库丘林
脚。他摸到了腿。

盲人：啊！啊！

库丘林：我想你是位双目失明的老人。

盲人：一个瞎眼的老乞丐。你叫什么？

库丘林：库丘林。

盲人：他们说你受了伤身体虚弱。

你发疯时，我在巴莱海岸，站在傻瓜
和大海之间。是什么缠住了你的手，
使它们无法活动？一件女人的东西。
队黎明起，我一直在摩挲着手杖，
然后听到了许多声音。我开始乞讨。
有人说我当时是在弥弗的大帐中，
又有人，听声音他像是大高个，
说如果我用袋子装来库丘林的头，
我就能得到十二便士。我的袋子
是用来装厨房门口要到的东西，
有人告诉我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
我原以为天黑时我才能走到这儿，
但今天真是福星高照。

库丘林：十二便士！

盲人：我一直不答应，直到那个女人，
伟大的女王弥弗本人也这么说。

库丘林：十二便士！还有什么更好的杀人理由？

你手中有刀，可是你是否已磨快？

盲人：它总是锋利的，因为我用它切吃的。

【他把袋子放在地上，开始双手向上摸
库丘林的身体。

库丘林：瞎子，我认为你一定无所不知。
我的母亲，或我的保姆说过瞎子
无所不知。

盲人：不是的，但他们有感觉。
假如没感觉，我怎么能靠你的头
得到十二便士？

库丘林：就是从那儿飘来
一个形状，我死时将是那个样子，
我的灵魂最初的形状，一团软毛，
对一位勇士的灵魂来说，这形状
难道不有点怪吗？

盲人：那儿是你的肩膀，
这是脖子。啊！啊！库丘林，准备好！

库丘林：我说它马上就要唱起来。

他们把我剥得赤身裸体，
但是，我的肉体抓住的肉体
我既羡慕又憎恨不已。

【响起笛声和鼓声。

那些人们羡慕又憎恨的东西
是不是他们唯一的现实？
曾经同皮尔斯和康纳利一起
站在邮局里的是什么东西？
从人们第一次流血的山中
现在出来的又是什么东西？
有谁曾想到过库丘林，直到
他在他们站立过的地方站立？
还没有一个现代女人生出
和他的躯体一样的躯体，
但是，一位旁观生活的老人
在想象中对他表示鄙视。
那个地方如今竖起了
一座奥利弗·谢泼德做的雕塑。
于是。窑姐向叫花子唱的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

【响起笛声和鼓声。

(剧终)
(王伟庆译)

炼 狱

剧中人物：男孩

老人

一幢埋废的房屋，后院里有株秃树。

男孩：半扇门，大厅门，
白天夜晚往这往那，
岗峦或山谷，肩着包袱
听你胡扯。

老人： 注意那房屋。
我要想想它的趣事和掌故；
我想回忆十月中旬仆役长
对醉酒的猎场管理员
说些什么，但已不记省。
若我不，则没个活人记得。
那里去了，趣事和掌故？
这房屋的门槛拿去修了猪圈。

男孩：原来这趟路你以前走过？

老人：月光落到这条小径上，

云影覆盖这幢房屋
这有象征意义；注意那棵树，
你看它像什么？

男孩： 傻老头。

老人：它像——像什么不重要。
去年我看它和现在一般光秃，
所以就选了一条较好的路途。
五十年前我看见它，
那时候还不曾被雷电劈中，
嫩叶、老叶，浓密如奶油，满是
肥硕油亮的生命。站在那边瞧瞧，
因为房屋里面有人。

（男孩放下包袱站到门口）

男孩：这里没人。

老人： 那里有人。

男孩：地板没了，窗子没了，
 该有屋顶的地方只见天空，
 倒是有片蛋壳落自
 穴鸟的窝巢。

老人： 但是里面有人
 他们不在乎有什么没什么：
 这些灵魂从炼狱里回到
 旧居与熟悉的地方——

男孩：你又在发疯了。

老人： 重演
 他们种种的罪行，不止一次，
 而是一演再演；他们终于
 知道那些罪行的后果
 不论对他人或对自己犯罪，
 对他人犯罪，他人尚可帮忙，
 因为惩罚结束之后，
 噩梦也将告终；若对自己，
 则别无希望，除了自己
 和上帝的慈悲。

男孩： 我不想再听。
 如果非说不可，去向穴鸟说。

老人：住口！到那边那颗石头上坐。
 这幢房子是我出生的地方。

男孩：在这幢烧焦倒塌的大屋子？

老人：我妈妈你奶奶拥有这幢房子，
 这些景物，这片乡野，
 狗栏和马房，马匹和猎犬——
 她在卡勒有匹马，那儿她
 遇见我爸爸，驯马场的马夫，

看了他一眼就嫁给他。
她妈妈从此不再和她说话，
她这样做不算错。

男孩：管它什么对错？
我爷爷你爸爸人财两得。

老人：只看他一眼就嫁给他，
而他却把她所有的挥霍一空。
但是她并没尝到最坏的，因为
她生我的时候就去世了，
虽然人死了，她什么都清楚。
大人物在这屋里生活死亡：
法官、上校、国会议员、
船长、总督、还有很久以前在
欧利姆和波因打过仗的人。
有些去伦敦或印度从政，
回到这里度残生余年，
或者每年春天从伦敦来
观赏园中五月盛开的花朵。
他们所喜爱的树，他一一砍倒
以偿还牌局上输掉的赌债
或马匹、杯中物、女人的花费；
爱这幢房屋，爱这幢房屋的
一切秘密通道，但是他
毁了这幢房屋；毁了有
大人物出生、结婚、死亡的房屋，
我在此宣判一个死罪。

男孩：老天，你曾过好日子！衣着华贵，
可能还有匹名马当坐骑。

老人：为了使我和他一般高低
他从未送我上学，但有些人
因她有一半在我身上而折半爱我，
猎场管理员的太太教我识字，
一位天主教牧师教我拉丁文。
有许多旧书，精致的书本
法国十八世纪的装订，书本
现代的古代的，量可吨计的书本。

男孩：你可给过我什么教育？

老人：我给你的教育只适合
流贬和补锅匠的女儿
在阴沟所生的小杂种。
我十六岁那年，我父亲
醉酒，一把火把房屋烧光。

男孩：但那是我的年龄，十六岁，
在巴克市场厮混。

老人： 全部烧光；
书本、图书馆，全都烧光。

男孩：路上我听说在起火的房屋里
你把他杀了，可真有这事？

老人：除了咱们两个，可有别人？

男孩：没有，爸爸。

老人： 我拿一把刀刺他，
就是现在用来吃饭的那把刀？
之后我把他留在大火当中。
他们把他拖出来，有人看到刀痕
——但是无法确定
因为尸体已经烧黑变焦。
接着他的几个酒鬼朋友
他们发誓要拿我去问罪，
也提起吵架和我的恐嚇。
猎场管理员给我几件旧衣，
我远走高飞，四处谋生。
终日当个小贩在路上奔波，
这行业不顶好，但已够好，
比起我干过的以及将干的，
因为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听！听！仔细谛听这马蹄声。

男孩：我听不到什么声音。

老人： 蹄声！蹄声！
今晚就是周年纪念
我妈妈的新婚之夜，
或者孕育我的夜晚
我爸爸骑着马离开酒店，
一瓶威士忌夹在手臂下。
(一个窗户亮起，窗口有位少女)
看那扇窗子，她站在那里
倾听，仆人都已就寝，
她独自一人，他竟深夜
在酒店里吹牛喝酒。

男孩：墙上除了个洞没别的。
你无中生有。不，你疯了！
你一天比一天神经！

老人：现在蹄声更响因为他骑
在铺碎石的路上如今已
荒草灭迹。现在蹄声静止，
他走到楼房的另一端，
到马厩去拴好马匹。
她走下来将门打开。
今晚她和她丈夫一样

所以不管他已喝得半醉
如痴如狂地爱他。他们爬上楼梯。
她把他带进自己的闺阁。
这就是当晚的新婚洞房。
窗子里又再度微亮。
莫让他动你！没这回事：
醉酒的人无法令女人怀孕。
他一旦动你就包你有身，
你就怀恨杀害他的凶手。
聋子！两个聋子！既然我丢
棍子或石头他们也听不见；
而那是我神智不清的证明。
但是有个问题：她必须体验
一切事物，完全按照细节，
由于悔恨的驱使，但是
她再次行房，能够
不觉快感？若否，
则必悔恨和快感交织
孰者为甚？

我没上过学。
去把特图连 请来：他和我
将把这问题查个明白
趁他们俩躺在床垫上
制造我。

回来！回来！
原来你打算就此溜开，
两指间夹着我的钱袋，
以为我说话就没看见！
你一直在包袱里摸索。

（窗内的灯光已熄灭。）

男孩：你从不给我应得的份。

老人：即使给你，你这么年轻，
你可能早就换酒喝光了。

男孩：喝光了又怎样？我有权
拿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

老人：把那钱袋还我少费话。

男孩：我偏不还。

老人：看我砍掉你的指头。

（两人争钱袋。争夺时钱袋掉落，钱散得一地。老人举步蹒跚但没跌倒。两人怒目相
视。窗内再度亮起。有位男子正将威士忌倒入酒杯。）

男孩：杀了你又怎样？你杀了我爷爷，
是因为当时你年轻他年老。

特图连（Tertullian），生于迦太基，为罗马神学家。

如今却是我年轻你年老。

老人：（瞪着窗子）比较好看，那十六年——

男孩：你嘀咕些什么？

老人：比较年轻——但是

她早该知道他和她根本不配。

男孩：你在说什么：有话直说！

（老人指着窗户。）

老天！窗户内竟然亮着，
窗口竟然有人站着，而
地板早已烧个清楚。

老人：窗户内亮着因为我父亲
来找杯子好倒威士忌。

他靠在窗口像只倦兽。

男孩：被谋杀已死的活人！

老人：“然后洞房之眠降临亚当”，
我在哪里读过这句？

但是

现在窗口没有东西靠着
除了我妈妈心中的印象；
她虽作古却在悔恨中孤独。

男孩：这形体已是一把老骨
在我出世之前。可怕！可怕！

（他遮住眼睛。）

老人：那野兽无觉无识，本为无有，
即使我这窗下杀死一个人
他甚至连转脸不看也不会。（他拿刀刺男孩。）

我父亲我儿子同在一把折刀上！
送命——着——着——着——

（他一刀又一刀地刺。窗内变暗。）

“睡吧乖宝宝，爸爸是将军，
妈妈是夫人，可爱又机灵。”
不对，这是我在书上念过的东西，
即使我要唱也得遵从我母亲
但我不会押韵。

（舞台已变暗，只有秃树在白光之中。）

注意那棵树。

它好像净化的灵魂兀自伫立，
尽是清冷、甜蜜、闪烁的光辉。
亲爱的母亲，现在窗内又暗了，
但是你在光辉里因为
我已将所有后果解决。
我结果这男孩因为如果长大
他会教某位女子为他倾心——而且
怀孕，将污染流传不断。

我是个可怜的臭老头
所以不致为害。待我将
这把旧折刀插进泥土
再雪亮亮将它拔出，
再把他撒到地上的钱捡起，
我将到遥远的地方，在那里
向新人说我的旧笑话。

（他擦拭折刀并开始捡钱。）

马蹄声！我的上帝！
怎么这么快回来——马蹄——马蹄——
她的心灵无力承受这场噩梦。
两度谋杀行凶只落得一场空，
她仍得为死寂的夜带来生气，
一次一次又一次！

上帝啊，
请赦我母亲的灵魂脱离噩梦！
人类再已无能为力。请平息
生者的痛苦和死者的悔恨。

（剧终）
（高大鹏译）

附录：

叶芝：诗与诗剧¹

英 T·S·艾略特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代诗的寿命大约为 20 年。我不是说所有诗人的最佳作品都是在 20 年内写的。我是说新诗派或新风格的出现大约需要这么长时间。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到了 50 岁的时候，他的身后是 70 岁的人写的一种诗，他的前面则是 30 岁的人写的另一种诗。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如果我再活 20 年，我会看到另一种更年轻的诗派。然而，人们同叶芝的关系却不能纳入这种格式。我年轻时在美国大学里念书，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叶芝就已经是诗界巨擘了。他的早期界线很明确。我不记得他那一阶段的诗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年纪很轻的人，自己受到触动才写作，基本上还不具有批判性，而且鉴赏兴趣也不太广泛。他正在寻找导师，帮助他意识到他自己想要说的话以及那种他自己内心想要作的诗。年轻作者的欣赏口味很深重，但较狭窄：它仅仅取决于个人的需要。我所需要的那种能教我运用自己声音的诗，在英国文学中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后来在法国文学中才找到，正因为如此，原题为《叶芝》，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大诗人 T·S·艾略特的诗人论¹ 在老叶芝的诗赢得我的热情之前，年轻叶芝的诗对我几乎是不存在的；那时候——我是说从 1919 年起——我自己的进化过程业已完成。因而，一方面我把他视作同辈，而非前人；另一方面我也能分享年纪更轻者的感情。由于 1919 年以后的作品，他们开始知道并仰慕他；那时他们门都还是青年人。

当然，对于英美更年轻的诗人，我确信他们对叶芝侍作的仰慕是完全有益的。他的风格很独特，没有被模仿的危险，他的见解很独到，不会迎合和加深他们的偏见。对他们来说，有一个还活着的毋庸置疑的伟大诗人做他们景仰的对象，无疑很有好处，他的风格，他们不会受惑去模仿；他的观点和他们中流行的相违悖。在他们的作品中，你只能偶而见到他的影响的痕迹，尽管如此，他那一阶段的作品，以及作为诗人的叶芝，对他们仍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似乎同我说的关于年轻诗人仰慕叶芝的诗的话有些矛盾。但事实上，我所说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如果叶芝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我所说的这种影响来自诗人本身的形象和他热烈追求自己的艺术和技艺的诚意。这些东西为他非同寻常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他去伦敦时总喜欢和年纪较轻的诗人相会交谈。人们有时说他傲慢自大，盛气凌人。而我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总感到，同比他年轻的作者谈话时，他像是对同行或从事同一神秘事业的人那样，平等相待。我想，这是因为他和许多作家不同，关心诗更甚于关心他自己作为诗人的名声或者作为诗人的形象。艺术比艺术家更伟大：他给别人这样的感觉；这也就是年轻人和他在一起从不感到踌躇的原因。

我相信，这就是他在成为无可置疑的大师之后还能保持不落伍的奥秘之

¹ 三题为《叶芝》，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大诗人 T·S·艾略特的诗人论之一。

一。另外一个奥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发展。这几乎已成了评论他作品的老调子。但是，虽然人们经常提及它，其原因和性质却很少有人分析过。原因之一当然是专心和勤劳。而在这后面的则是性格：我指的是艺术家作为艺术家的特殊性格——也就是说，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力量，它能使狄更斯在用竭早期灵感进入中年之后，还能着手著写《荒凉山庄》这样一部跟他早期作品迥然相异的杰作。泛论写作方法既困难又不明智，这么多人，这么多方法，但我的经验是，人到中年有三种选择：要么完全停止写作，要么重复昔日的自己（也许写作技巧会不断地提高），要么设法找到一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使自己适应中年。为什么人们大多不再读勃朗宁和史文朋的晚期长诗了呢、我想这是因为人们只要读他们的早期作品就能得其全部精华的缘故，而读他们的晚期诗作时，人们总想起其中所匮乏的而早期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清新感，同时却看不到可资弥补的新品质。当一个人进行抽象思维活动时——假设确有这样一种存在于数学和物理科学之外的纯粹的抽象思维——他的思维能力可以成熟，但他的情感也许会保持不变，甚至还会倒退，但这无关紧要。然而，如果一个人作为诗人成熟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体验同其年龄相称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体验青春情感一样强烈。

有一种完善的发展形式，也就是莎士比亚的那种。莎士比亚属于这样一类为数不多的诗人：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就如同他们早期的作品一样令人兴奋。我想，莎士比亚的发展情况和叶芝的发展情况不大相同；正是这一不同使后者显得更加神奇。在莎士比亚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诗艺缓慢而连续的发展。他的早期作品似乎已经暗示出中年诗歌的情况。只要读一下他的某篇作品，你就会说：“这部作品完美地表现了他发展过程中那一个阶段的感性。”如果到了中年，一个诗人仍能发展，或仍有新东西可说，而且和以往说得一样好，这里面总有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但同莎士比亚相比，我感到叶芝的发展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我无意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把他的早期和晚期作品看成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如果在熟悉了他的晚期作品之后，再回头看一下他的早期作品，人们就会看到，在技巧方面，同一种媒介和风格在缓慢但不间息地发展着。当我说发展时，我并不是说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尽管它们确有不足之处——写得不美。有些作品，例如《谁与弗格斯同行？》，能同我们语言中任何同类作品相媲美。不过，它们中最佳和最知名的作品都有这样的局限：它们像“选集作品”一样，孤立起来和把它们置于同时期其他作品之中，都一样令人满足。

显然，我用“选集作品”一同时有其特殊的含义。在所有的选集中，你都能看到这么一种诗作，它们本身就能使你感受到彻底的满足和欢快，这时你几乎不会去关心谁是作者，也不会想到要读一读他的其他作品。而另一种作品，尽管本身不一定完美，却能使你无法抗拒地想要通过诗人的其他作品更多地了解他。自然，这种区分局限于短诗，也就是那种稍有思维力的读者略用点心就能读的诗作。读到这样的诗作，你立刻会感到，写它们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能说出许多同样有趣的话。如今，在叶芝所有的早期诗作中，我只能偶而在某一行中，发现那种令人兴奋、急切地想进一步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独特个性。叶芝很少表现自己强烈的情感经验。

我们可以证明他青年时期的经验极为强烈，但我们的证据却是在他那些回顾往事的后期作品中找到的。

我曾在早先的一些论文中，称颂过我所谓艺术中的非个性化的东西。现在我却认为，叶芝后期作品之所以更成功的原因就是其中个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表现。乍看起来，我似乎自相矛盾了。也许是我表达得太糟，或是对这一观念认识得还不够成熟——我从来不愿重读自己的散文作品，所以我希望不要再深究其原因——但我认为至少这事的真情如下所述。有两种非个性化：其中一种只要是熟练的匠人就会具有，另一种则只有不断成熟的艺术家才能逐步取得。前者是我称之为“选集作品”的非个性化，这样的作品有洛夫莱斯或萨克林的抒情诗，或者比这两位诗人都好的坎皮恩的作品等。后者是这样一些诗人的非个性化：他们能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叶芝在已经是第一类中的伟大匠人之后，又成了第二类中的伟大诗人。这不是因为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样说的理由是，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人们确信他已经经历了青年时期强烈的情感——确实，如果没有早期的经验，他绝写不出后期作品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东西。但是，他不得不等待一个晚来的成熟，以表达早期的经验；我想这使得他成了一位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诗人。

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选集都收了他的早期作品：《当你老了》；或 1893 年同一卷中所收的《死亡之梦》。这些都是很美的诗作，但仅仅是匠人的作品，因为诗中人们感觉不到那种为普遍真理提供材料的独特性。到 1904 年卷的时候，在一首非常可爱的诗作《被安抚的愚》以及《亚当的咒语》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进展了。某样东西取得了突破，他在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说话的同时，开始为人类说话了。这一点在诗作《和平》中（1910 年卷）表现得更加清楚。但是，直到 1914 年他的那部异常剧烈的书信体献词诗集《责任》出版，它才在其中两行伟大的诗句里得到了彻底的体现：

原谅它吧，为了光秃秃的痴情，
虽，然我已临近四十九了……

诗中讲出了他的年龄，这很重要。花了大半生的时间才得以如此坦率地说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叶芝尚有许多自我突破的余地，甚至在技巧上也是如此。作为一批诗人中较年轻的一员，在一定时期内风格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当然，这些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重要性，但在他们自己有限的道路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再者，先拉裴尔派声望对他的压力也很巨大。凯尔特黄昏的叶芝——在我看来更像先拉裴尔派黄昏的叶芝——利用凯尔特民间传说几乎就像威廉·莫里斯利用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一样。他的叙事长诗带有莫里斯影响的痕迹。确实，在先拉裴尔时期，叶芝决非这一流派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我不一定对，但我还是认为剧作《阴影下的水域》最完美地表现了那一派朦胧诱人的美丽。它使我震动——也许我离题了——就像通过肯辛顿一幢房子的后窗描写出来的西部海域；像一个凯尔姆司各特出版社偏爱的爱尔兰神话一样；当我想象剧中人物的形象时，他们的眼睛迷茫如梦，就像彭恩·琼斯画中的骑士、淑女的眼睛。我认为他像罗塞蒂或莫里斯那样处理爱尔兰传奇的时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直到他用传奇作工具来创造自己的人物时，他才掌握了它——不，事实上是在他开始写作《舞蹈者的剧》的时候。

关键是在表现方法上而不是在题材上变得更加爱尔兰化的同时，他变得

更加具有普遍性了。

关于叶芝的发展，我特别希望指出两点。第一（就这一点我已经谈了一些看法），能够取得叶芝在中年和晚年所作出的成就，是我称之为艺术家性格的伟大、永恒的榜样——未来的诗人应该满怀崇敬的心情学习这一榜样。艺术家的性格是一种道德和智慧上的卓越不凡。第二，在我批评了他的早期作品缺乏完整的情感之后，我们很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芝主要是一个中年诗人。我这话绝非说他只是一个中年读者的诗人：全世界用英语创作的年轻诗人对他的态度就足以说明事实恰好相反。在理论上，没有理由认为一个诗人到了中年或者在耄耋之前的任何时候会丧失其灵感和材料。因为，一个有能力体验生活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会发现自己处身于不同的世界；由于他用不同的眼睛去观察，他的艺术材料就会不断地更新。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诗人才有能力适应岁月的变嬗。确实，需要一种超常的诚实和勇气才能面对这一变化。大多数人要么死死抓住青年时期的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成了早期作品毫无真情的仿制品——要么干脆抛弃激情，只用头脑写作，浪费空洞的写作技巧。还有一种甚至更坏的诱惑：爱尊荣，成了只在公众中才能显示其存在的公众人物——挂着勋章和荣誉的衣帽架，行为、言论，甚至思想、感受都是按照他们以为公众是那样期待于他们的去做。叶芝不是这样的诗人：或许这就是年轻人更能接受他的晚期诗作的原因，相比之下，年纪更大的人就不能这样轻易地接受了。因为在年轻人眼里他是这么一个诗人：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年轻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除非他们在诗中看到自己，并为其中的诚实所感动，否则对如此坦率地表露人到底是并且依然是何物，会感到大为震惊的。他们会拒绝相信他们就是像那样。

你认为这太可怕，情欲和暴怒，
侍候着我的暮年，翩翩起舞；
我年轻时它们并不是这样的瘟病：
我还有什么能激奋我纵声高歌？

这几行诗很感人，但不太令人愉快，其中的感伤成份最近受到一位我一向敬重的英国评论家的批评。但是我认为他误读了它们。我把它们当作一种个人忏悔来读，但忏悔者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一个在根本上和大多数人相同的人；唯一的区别是他比别人更明了、更诚实、更有生气。哪一位诚实的人，即使相当老了，能够完全摆脱这种感伤呢？它们可能会被宗教压抑和规制，但谁又能说他们已经死去？除了那些在他们身上拉·罗什福科的箴言正好适用的人：“当邪恶离开我们时，我们却自以为是我们离开了它们”。

叶芝这首警句式短诗的悲剧性完全在最后一行中。

同样，剧作《炼狱》也不太令人愉快。对它的某些方面我自己也并不喜欢。我希望他用的不是这个标题，因为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炼狱：它一点也没有暗示，至少没有强调洗炼罪孽。但除了作者利用杰出的戏剧技巧，把许多动作置于极短而且很少移动的场景中，这部剧还出色地表现了老年人的情感。我感到，在戏剧意义上，我刚才所引的短诗和剧作《炼狱》一样，富有教益。抒情诗人——而叶芝就是抒情诗人，甚至在他创作诗剧时——能为每个人说话，甚至能为那些与他自己迥然相异的人说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

必需有能力在某一时刻使自己成为每一个人或其他人；正是他在想象中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使一些读者误以为他只是在为自己说话，并且说的也只是自己——特别是当他们不愿意其中暗示的就是他们的时候。

我无意只强调叶芝诗作的年龄问题。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首收在《旋梯及其他》中，为纪念伊娃·郭尔一布恩和康·马凯维奇而作的美丽的诗篇。诗的开首是这么一幅图画：

两个少女身着和服，都
很美丽，一个像只瞪羚，

紧跟着的一行令人感到震惊，从而加强了画面的效果：

当萎谢，衰老，枯骨也变得憔悴时，

再请注意一下《柯尔庄园》，开头几行是：

我沉思着燕子的飞翔，
沉思着老姬和她的房子。

在这样的诗中，人们感到青春时期最富生机、最令人向往的情感得到了保存，并在回顾往事时恰当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因为老人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情绪并不仅仅是变化了的情绪；他们本身就贮满了青春时期的情绪。

叶芝在诗剧方面的发展和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发展一样有趣。我曾说过他是抒情诗人——在一种我不会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的意义；我是指某种对情感的选择，而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格律形式。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抒情诗人不能成为一个戏剧诗人。在我眼里，叶芝就是一位抒情剧作家。他花了许多年才发展了一种适合他自己天才的戏剧形式。在他开始写剧的时候，所谓诗剧就是用无韵体写剧，现在，无韵体早已消亡了。我不想在这里探讨它死去的诸种原因：但显而易见，这种莎士比亚曾经卓越地运用过的形式有其不利的方面。如果你写的莎士比亚式的剧作，对往昔的回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写的是另一种剧，感觉就会轻松些。再者，莎士比亚比他之后的那些剧作家要伟大得多，所以无韵诗几乎无法同 16、17 世纪的生活分割开来：但它已抓不住今日英语的节奏了。我认为，如果有什么类似规则无韵体的东西想要复兴的话，只能在很久以后才能做到，这期间它将把自己从阶段联结中解脱出来。在叶芝写作早期戏剧的时候，他不可能用其他形式来写诗剧，这并非对叶芝本人的批评，而是断言韵文形式的变化发生在某一时刻，而不是任何其他时刻。他早期的诗剧，包括每行十四音节的杂韵剧《绿头盔》，都写得很美，至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戏剧。

甚至在这些剧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叶芝的不规则的韵律有了一定的发展。叶芝并没有创造出一种韵律，但他晚期剧作中的无韵体非常接近一种新的韵律；但令人吃惊的是：叶芝在《炼狱》一剧中实际上放弃了无韵体格律。他晚期写剧时运用得很成功的一个手法就是抒情合唱幕间剧。但是他能够取得进步的另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诗化装饰物的逐渐摒弃。就作诗而论，这或许是一个试图写诗剧的现代诗人最艰苦的工作。改进的方

向是使作品越来越单纯。对熟练掌握舞台技巧的诗人来说，美丽的诗句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品。所需要的不是一行或孤立一段的美，而是织进剧本肌质本身的美；它使你几乎分不清是诗句使剧作变得宏伟，还是剧作使言语变成了诗。《李尔王》中最具有刺激性的句子之一非常简单：

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

但如果不知道上下文，你怎能说这是诗，甚至连合格的韵文都称不上。叶芝对韵文的净化在四卷《舞蹈者的剧》和身后出版的两卷中变得更明了了。事实上，就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最终找到了适宜自己的戏剧形式。

正是在《舞蹈者的剧》的前三卷中，他使用了内在（和外在外相反）的方法来处理我曾提及的爱尔兰神话。我感到他早期描写传奇英雄的戏剧和他早期的诗作一样，以我们对待传奇的崇敬心情将人物处理成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造物。在晚期剧中他们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男人和女人。也许我不该把《骨头的梦》归入此类，因为德莫特和德沃基拉是现代历史人物，而不是史前人物；我想重申我一贯的观点：该剧的这两位恋人具有但丁笔下的巴奥罗和弗兰西斯加那样的普遍性。年轻的叶芝不可能赋予他们这一品质。《鹰井》中的卡丘兰，以及《埃默唯一的嫉妒》中的卡丘兰、埃默和爱思尼，也是同样的情况；神话的出现不是为了自身，它是工具，用来制造带普遍意义的场景。

此刻，我感到或许我已经造成一种与我的愿望和信仰相悖的印象，即我们可以偏爱叶芝的晚期作品，而忽视他的早期诗作和戏剧，你不能这样断然分割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叶芝的作品中有一种延续的积极个性和简单意愿；因而，没有对他早期作品的研究和鉴赏，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真正地欣赏他的晚期作品；而晚期作品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早期作品，使我们看见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美和重要意义。我们还得考虑历史条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叶芝出生在一个文学运动的末期，而且这场运动还是英国的运动。只有苦修语言的人才会知道需要多少不懈的努力才能摆脱那些影响——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一旦熟悉了更老的声音，我们甚至能听出它在最早出版的韵文中的独特音调。我自己年轻时，似乎没有一个很强大的诗派直接帮助或妨碍过我的发展，我也无须学习或抵制他们。但我也能理解情况不同者的苦处和他们肩上任务的沉重。而在戏剧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叶芝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才有了叶芝。他开始戏剧创作的时候，描写当代生活的散文剧虽然前途未卜，但似乎很流行；轻松的滑稽戏剧反映都市某些特权阶层的生活，而严肃的剧作处理的往往是某一暂时的社会问题，因而转瞬就为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叶芝早期不完善的尝试都可能比肖伯纳的剧作具有更持久的文学价值；他的剧作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更有力地抵制了走红的夏夫茨伯里大街的粗俗市侩气。他本人也像他的剧作一样坚决反对这种粗俗风气。就像他从一开始就使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创作和思考诗歌那样，在戏剧方面，他总是着意写作可以演的，而不是仅仅用来读的剧作。我觉得他更加关心的是作为人民意识的喉舌的剧院，而不是作为他自己获取功名成就的工具的剧院。我确信只有以这种精神从事这项工作，才有希望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叶芝有一些很大的优势。提一下不会损坏他的荣誉：和他一起工作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自然和未遭破坏的语言和表演才能。我们不可能将他为爱尔兰戏剧所作的和爱尔兰戏剧为他所作的分割开来。他利用

这一优势，使诗剧的观念在遍遭不幸的时候保持着活力。我不知道剧作家叶芝对我们的影响面有多广——就时间论，我们将永远负他的债，直到戏剧消亡之日。在他偶而写的有关戏剧的论文中，他曾指出一些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例如诗人先于演员，演员先于幕景画家；剧院在无需只考虑俄国狭义的“人民”的同时，必须是面向人民的；戏剧如企望永恒必须写根本的情景。出生于一个普遍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世界，又成长于一个要求艺术为社会目的服务的世界，他却坚持两者之间的正确观点，这种观点绝不是这两者间的一种妥协。他的行为表明一个艺术家在完全诚实地追求他的艺术的同时，也为他的国家和世界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赞誉某人，无须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不隐瞒自己对叶芝思想和感情的某些方面不能苟同的态度。我这样说只是想表明我的批评的界线。分歧、反对和相抗等问题出在信条方面，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我只是在允许的情况下孤立地考察了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叶芝。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两者不能被完全孤立。总有一天，我们必须对叶芝的全部著作做一完整、细致的研究；也许，这需要再过些时间。如果只想得到经验和愉快，有些诗人的诗多少可以孤立起来读。而另一些诗人，虽也传达经验和愉快，但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叶芝属于后一类：他们为数不多，但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们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无从理解那个时代。这么说给了他极高的地位，但我相信这地位是牢固的。

（王恩衷 译）

附 录：

叶芝：诗与诗剧

英 T·S·艾略特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代诗的寿命大约为 20 年。我不是说所有诗人的最佳作品都是在 20 年内写的。我是说新诗派或新风格的出现大约需要这么长时间。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到了 50 岁的时候，他的身后是 70 岁的人写的一种诗，他的前面则是 30 岁的人写的另一种诗。这就是我目前的处境。如果我再活 20 年，我会看到另一种更年轻的诗派。然而，人们同叶芝的关系却不能纳入这种格式。我年轻时在美国大学里念书，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叶芝就已经是诗界巨擘了。他的早期界线很明确。我不记得他那一阶段的诗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年纪很轻的人，自己受到触动才写作，基本上还不具有批判性，而且鉴赏兴趣也不太广泛。他正在寻找导师，帮助他意识到他自己想要说的话以及那种他自己内心想要作的诗。年轻作者的欣赏口味很深重，但较狭窄：它仅仅取决于个人的需要。我所需要的那种能教我运用自己声音的诗，在英国文学中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后来在法国文学中才找到，正因为如此，原题为《叶芝》，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现代主义大诗人 T·S·艾略特的诗人论 1 在老叶芝的诗赢得我的热情之前，年轻叶芝的诗对我几乎是不存在的；那时候——我是说从 1919 年起——我自己的进化过程业已完成。因而，一方面我把他视作同辈，而非前人；另一方面我也能分享年纪更轻者的感情。由于 1919 年以后的作品，他们开始知道并仰慕他；那时他们都还是青

年人。

当然，对于英美更年轻的诗人，我确信他们对叶芝作品的仰慕是完全有益的。他的风格很独特，没有被模仿的危险，他的见解很独到，不会迎合和加深他们的偏见。对他们来说，有一个还活着的毋庸置疑的伟大诗人做他们景仰的对象，无疑很有好处，他的风格，他们不会受惑去模仿；他的观点和他们中流行的相违悖。在他们的作品中，你只能偶而见到他的影响的痕迹，尽管如此，他那一阶段的作品，以及作为诗人的叶芝，对他们仍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似乎同我说的关于年轻诗人仰慕叶芝的诗的话有些矛盾。但事实上，我所说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如果叶芝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我所说的这种影响来自诗人本身的形象和他热烈追求自己的艺术和技艺的诚意。这些东西为他非同寻常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他去伦敦时总喜欢和年纪较轻的诗人相会交谈。人们有时说他傲慢自大，盛气凌人。而我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总感到，同比他年轻的作者谈话时，他像是对同行或从事同一神秘事业的人那样，平等相待。我想，这是因为他和许多作家不同，关心诗更甚于关心他自己作为诗人的名声或者作为诗人的形象。艺术比艺术家更伟大：他给别人这样的感觉；这也就是年轻人和他在一起从不感到踌躇的原因。

我相信，这就是他在成为无可置疑的大师之后还能保持不落伍的奥秘之一。另外一个奥秘就是我才提到的那种持续不断的发展。这几乎已成了评论他作品的老调子。但是，虽然人们经常提及它，其原因和性质却很少有人分析过。原因之一当然是专心和勤劳。而在这后面的则是性格：我指的是艺术家作为艺术家的特殊性格——也就是说，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力量，它能使狄更斯在用竭早期灵感进入中年之后，还能着手著写《荒凉山庄》这样一部跟他早期作品迥然相异的杰作。泛论写作方法既困难又不明智，这么多人，这么多方法，但我的经验是，人到中年有三种选择：要么完全停止写作，要么重复昔日的自己（也许写作技巧会不断地提高），要么设法找到一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使自己适应中年。为什么人们大多不再读勃朗宁和史文朋的晚期长诗了呢、我想这是因为人们只要读他们的早期作品就能得其全部精华的缘故，而读他们的晚期诗作时，人们总想起其中所匮乏的而早期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清新感，同时却看不到可资弥补的新品质。当一个人进行抽象思维活动时——假设确有这样一种存在于数学和物理科学之外的纯粹的抽象思维——他的思维能力可以成熟，但他的情感也许会保持不变，甚至还会倒退，但这无关紧要。然而，如果一个人作为诗人成熟了，这意味着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成熟了，他能体验同其年龄相称的新情感，而且像往日里体验青春情感一样强烈。

有一种完善的发展形式，也就是莎士比亚的那种。莎士比亚属于这样一类为数不多的诗人：他们成熟时期的作品就如同他们早期的作品一样令人兴奋。我想，莎士比亚的发展情况和叶芝的发展情况不大相同；正是这一不同使后者显得更加神奇。在莎士比亚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诗艺缓慢而连续的发展。他的早期作品似乎已经暗示出中年诗歌的情况。只要读一下他的某篇作品，你就会说：“这部作品完美地表现了他发展过程中那一个阶段的感性。”如果到了中年，一个诗人仍能发展，或仍有新东西可说，而且和以往说得一样好，这里面总有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但同莎士比亚相比，我感到叶芝的发展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我无意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我把他的早期和晚期作

品看成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如果在熟悉了他的晚期作品之后，再回头看一下他的早期作品，人们就会看到，在技巧方面，同一种媒介和风格在缓慢但不间息地发展着。当我说发展时，我并不是说他早期的许多作品——尽管它们确有不足之处——写得不美。有些作品，例如《谁与弗格斯同行？》，能同我们语言中任何同类作品相媲美。不过，它们中最佳和最知名的作品都有这样的局限：它们像“选集作品”一样，孤立起来和把它们置于同时期其他作品之中，都一样令人满足。

显然，我用“选集作品”一同时有其特殊的含义。在所有的选集中，你都能看到这么一种诗作，它们本身就能使你感受到彻底的满足和欢快，这时你几乎不会去关心谁是作者，也不会想到要读一读他的其他作品。而另一种作品，尽管本身不一定完美，却能使你无法抗拒地想要通过诗人的其他作品更多地了解他。自然，这种区分局限于短诗，也就是那种稍有思维力的读者略用点心就能读的诗作。读到这样的诗作，你立刻会感到，写它们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一定能说出许多同样有趣的话。如今，在叶芝所有的早期诗作中，我只能偶而在某一行中，发现那种令人兴奋、急切地想进一步了解作者思想、感情的独特个性。叶芝很少表现自己强烈的情感经验。

我们可以证明他青年时期的经验极为强烈，但我们的证据却是在他那些回顾往事的后期作品中找到的。

我曾在早先的一些论文中，称颂过我所谓艺术中的非个性化的东西。现在我却认为，叶芝后期作品之所以更成功的原因就是其中个性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表现。乍看起来，我似乎自相矛盾了。也许是我表达得太糟，或是对这一观念认识得还不够成熟——我从来不愿重读自己的散文作品，所以我希望不要再深究其原因——但我认为至少这事的真情如下所述。有两种非个性化：其中一种只要是熟练的匠人就会具有，另一种则只有不断成熟的艺术家才能逐步取得。前者是我称之为“选集作品”的非个性化，这样的作品有洛夫莱斯或萨克林的抒情诗，或者比这两位诗人都好的坎皮恩的作品等。后者是这样一些诗人的非个性化：他们能用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象征。令人惊讶的是，叶芝在已经是第一类中的伟大匠人之后，又成了第二类中的伟大诗人。这不是因为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样说的理由是，正如我所暗示的那样，人们确信他已经经历了青年时期强烈的情感——确实，如果没有早期的经验，他绝写不出后期作品中那些充满智慧的东西。但是，他不得不等待一个晚来的成熟，以表达早期的经验；我想这使得他成了一位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诗人。

我们来看一下所有的选集都收的他的早期作品：《当你老了》；或 1893 年同一卷中所收的《死亡之梦》。这些都是很美的诗作，但仅仅是匠人的作品，因为诗中人们感觉不到那种为普遍真理提供材料的独特性。到 1904 年卷的时候，在一首非常可爱的诗作《被安抚的愚》以及《亚当的咒语》中，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进展了。某样东西取得了突破，他在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说话的同时，开始为人类说话了。这一点在诗作《和平》中（1910 年卷）表现得更加清楚。但是，直到 1914 年他的那部异常剧烈的书信体献词诗集《责任》出版，它才在其中两行伟大的诗句里得到了彻底的体现：

原谅它吧，为了光秃秃的痴情，
虽，然我已临近四十九了……

诗中讲出了他的年龄，这很重要。花了大半生的时间才得以如此坦率地说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叶芝尚有许多自我突破的余地，甚至在技巧上也是如此。作为一批诗人中较年轻的一员，在一定时期内风格的发展可能会受到阻碍。当然，这些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他那样的重要性，但在他们自己有限的道路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再者，先拉裴尔派声望对他的压力也很巨大。凯尔特黄昏的叶芝——在我看来更像先拉裴尔派黄昏的叶芝——利用凯尔特民间传说几乎就像威廉·莫里斯利用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一样。他的叙事长诗带有莫里斯影响的痕迹。确实，在先拉裴尔时期，叶芝决非这一流派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我不一定对，但我还是认为剧作《阴影下的水域》最完美地表现了那一派朦胧诱人的美丽。它使我震动——也许我离题了——就像通过肯辛顿一幢房子的后窗描写出来的西部海域；像一个凯尔姆司各特出版社偏爱的爱尔兰神话一样；当我想象剧中人物的形象时，他们的眼睛迷茫如梦，就像彭恩·琼斯画中的骑士、淑女的眼睛。我认为他像罗塞蒂或莫里斯那样处理爱尔兰传奇的时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直到他用传奇作工具来创造自己的人物时，他才掌握了它——不，事实上是在他开始写作《舞蹈者的剧》的时候。

关键是在表现方法上而不是在题材上变得更加爱尔兰化的同时，他变得更加具有普遍性了。

关于叶芝的发展，我特别希望指出两点。第一（就这一点我已经谈了一些看法），能够取得叶芝在中年和晚年所作出的成就，是我称之为艺术家性格的伟大、永恒的榜样——未来的诗人应该满怀崇敬的心情学习这一榜样。艺术家的性格是一种道德和智慧上的卓越不凡。第二，在我批评了他的早期作品缺乏完整的情感之后，我们很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芝主要是一个中年诗人。我这话绝非说他只是一个中年读者的诗人：全世界用英语创作的年轻诗人对他的态度就足以说明事实恰好相反。在理论上，没有理由认为一个诗人到了中年或者在耄耋之前的任何时候会丧失其灵感和材料。因为，一个有能力体验生活的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不同的世界；由于他用不同的眼睛去观察，他的艺术材料就会不断地更新。但事实上，只有很少几个诗人才有能力适应岁月的变嬗。确实，需要一种超常的诚实和勇气才能面对这一变化。大多数人要么死死抓住青年时期的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就成了早期作品毫无真情的仿制品——要么干脆抛弃激情，只用头脑写作，浪费空洞的写作技巧。还有一种甚至更坏的诱惑：爱尊荣，成了只在公众中才能显示其存在的公众人物——挂着勋章和荣誉的衣帽架，行为、言论，甚至思想、感受都是按照他们以为公众是那样期待于他们的去做。叶芝不是这样的诗人：或许这就是年轻人更能接受他的晚期诗作的原因，相比之下，年纪更大的人就不能这样轻易地接受了。因为在年轻人眼里他是这么一个诗人：他的作品保持了最好意义上的青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年轻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除非他们在诗中看到自己，并为其中的诚实所感动，否则对如此坦率地表露人到底是并且依然是何物，会感到大为震惊的。他们会拒绝相信他们就是像那样。

你认为这太可怕，情欲和暴怒，
侍候着我的暮年，翩翩起舞；

我年轻时它们并不是这样的瘟病：
我还有什么能激奋我纵声高歌？

这几行诗很感人，但不太令人愉快，其中的感伤成份最近受到一位我一向敬重的英国评论家的批评。但是我认为他误读了它们。我把它们当作一种个人忏悔来读，但忏悔者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一个在根本上和大多数人相同的人；唯一的区别是他比别人更明了、更诚实、更有生气。哪一位诚实的人，即使相当老了，能够完全摆脱这种感伤呢？它们可能会被宗教压抑和规制，但谁又能说他们已经死去？除了那些在他们身上拉·罗什福科的箴言正好适用的人：“当邪恶离开我们时，我们却自以为是我们离开了它们”。

叶芝这首警句式短诗的悲剧性完全在最后一行中。

同样，剧作《炼狱》也不太令人愉快。对它的某些方面我自己也并不喜欢。我希望他用的不是这个标题，因为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炼狱：它一点也没有暗示，至少没有强调洗炼罪孽。但除了作者利用杰出的戏剧技巧，把许多动作置于极短而且很少移动的场景中，这部剧还出色地表现了老年人的情感。我感到，在戏剧意义上，我刚才所引的短诗和剧作《炼狱》一样，富有教益。抒情诗人——而叶芝就是抒情诗人，甚至在他创作诗剧时——能为每个人说话，甚至能为那些与他自己迎然相异的人说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需有能力在某一时刻使自己成为每一个人或其他人；正是他在想象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力量，使一些读者误以为他只是在为自己说话，并且说的也只是自己——特别是当他们不愿意其中暗示的就是他们的时候。

我无意只强调叶芝诗作的年龄问题。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首收在《旋梯及其他》中，为纪念伊娃·郭尔一布恩和康·马凯维奇而作的美丽的诗篇。诗的开首是这么一幅图画：

两个少女身着和服，都
很美丽，一个像只瞪羚，

紧跟着的一行令人感到震惊，从而加强了画面的效果：

当萎谢，衰老，枯骨也变得憔悴时，

再请注意一下《柯尔庄园》，开头几行是：

我沉思着燕子的飞翔，
沉思着老姬和她的房子。

在这样的诗中，人们感到青春时期最富生机、最令人向往的情感得到了保存，并在回顾往事时恰当完整地表达了出来。因为老人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情绪并不仅仅是变化了的情绪；他们本身就贮满了青春时期的情绪。

叶芝在诗剧方面的发展和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发展一样有趣。我曾说过他是抒情诗人——在一种我不会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的意义；我是指某种对情感的选择，而不是指某种特定的格律形式。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一个抒情诗人不能成为一个戏剧诗人。在我眼里，叶芝就是一位抒情剧作家。他花了许

多年才发展了一种适合他自己天才的戏剧形式。在他开始写剧的时候，所谓诗剧就是用无韵体写剧，现在，无韵体早已消亡了。我不想在这里探讨它死去的诸种原因：但显而易见，这种莎士比亚曾经卓越地运用过的形式有其不利的方面。如果你写的莎士比亚式的剧作，对往昔的回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写的是另一种剧，感觉就会轻松些。再者，莎士比亚比他之后的那些剧作家要伟大得多，所以无韵诗几乎无法同 16、17 世纪的生活分割开来：但它已抓不住今日英语的节奏了。我认为，如果有什么类似规则无韵体的东西想要复兴的话，只能在很久以后才能做到，这期间它将把自己从阶段联结中解脱出来。在叶芝写作早期戏剧的时候，他不可能用其他形式来写诗剧，这并非对叶芝本人的批评，而是断言韵文形式的变化发生在某一时刻，而不是任何其他时刻。他早期的诗剧，包括每行十四音节的杂韵剧《绿头盔》，都写得很美，至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戏剧。

甚至在这些剧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叶芝的不规则的韵律有了一定的发展。叶芝并没有创造出一种韵律，但他晚期剧作中的无韵体非常接近一种新的韵律；但令人吃惊的是：叶芝在《炼狱》一剧中实际上放弃了无韵体格律。他晚期写剧时运用得很成功的一个手法就是抒情合唱幕间剧。但是他能够取得进步的另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对诗化装饰物的逐渐摒弃。就作诗而论，这或许是一个试图写诗剧的现代诗人最艰苦的工作。改进的方向是使作品越来越单纯。对熟练掌握舞台技巧的诗人来说，美丽的诗句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奢侈品。所需要的不是一行或孤立一段的美，而是织进剧本肌质本身的美；它使你几乎分不清是诗句使剧作变得宏伟，还是剧作使言语变成了诗。《李尔王》中最具有刺激性的句子之一非常简单：

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

但如果不知道上下文，你怎能说这是诗，甚至连合格的韵文都称不上。叶芝对韵文的净化在四卷《舞蹈者的剧》和身后出版的两卷中变得更明了了。事实上，就是在这些作品中他最终找到了适宜自己的戏剧形式。

正是在《舞蹈者的剧》的前三卷中，他使用了内在（和外在外相反）的方法来处理我曾提及的爱尔兰神话。我感到他早期描写传奇英雄的戏剧和他早期的诗作一样，以我们对待传奇的崇敬心情将人物处理成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造物。在晚期剧中他们成了带有普遍性的男人和女人。也许我不该把《骨头的梦》归入此类，因为德莫特和德沃基拉是现代历史人物，而不是史前人物；我想重申我一贯的观点：该剧的这两位恋人具有但丁笔下的巴奥罗和弗兰西斯加那样的普遍性。年轻的叶芝不可能赋予他们这一品质。《鹰井》中的卡丘兰，以及《埃默唯一的嫉妒》中的卡丘兰、埃默和爱思尼，也是同样的情况；神话的出现不是为了自身，它是工具，用来制造带普遍意义的场景。

此刻，我感到或许我已经造成一种与我的愿望和信仰相悖的印象，即我们可以偏爱叶芝的晚期作品，而忽视他的早期诗作和戏剧，你不能这样断然分割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叶芝的作品中有一种延续的积极个性和简单意愿；因而，没有对他早期作品的研究和鉴赏，就不能理解或不能真正地欣赏他的晚期作品；而晚期作品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早期作品，使我们看见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美和重要意义。我们还得考虑历史条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叶芝出生在一个文学运动的末期，而且这场运动还是英国的运动。只

有苦修语言的人才才会知道需要多少不懈的努力才能摆脱那些影响——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一旦熟悉了更老的声音，我们甚至能听出它在最早出版的韵文中的独特音调。我自己年轻时，似乎没有一个很强大的诗派直接帮助或妨碍过我的发展，我也无须学习或抵制他们。但我也能理解情况不同者的苦处和他们肩上任务的沉重。而在戏剧方面，情况正好相反，叶芝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才有了叶芝。他开始戏剧创作的时候，描写当代生活的散文剧虽然前途未卜，但似乎很流行；轻松的滑稽戏剧反映都市某些特权阶层的生活，而严肃的剧作处理的往往是某一暂时的社会问题，因而转瞬就为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叶芝早期不完善的尝试都可能比肖伯纳的剧作具有更持久的文学价值；他的剧作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更有力地抵制了走红的夏夫茨伯里大街的粗俗市侩气。他本人也像他的剧作一样坚决反对这种粗俗风气。就像他从一开始就使用口语，而不是书面语创作和思考诗歌那样，在戏剧方面，他总是着意写作可以演的，而不是仅仅用来读的剧作。我觉得他更加关心的是作为人民意识的喉舌的剧院，而不是作为他自己获取功名成就的工具的剧院。我确信只有以这种精神从事这项工作，才有希望取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叶芝有一些很大的优势。提一下不会损坏他的荣誉：和他一起工作的是这样的人，他们具有自然和未遭破坏的语言和表演才能。我们不可能将他为爱尔兰戏剧所作的和爱尔兰戏剧为他所作的分割开来。他利用这一优势，使诗剧的观念在遍遭不幸的时候保持着活力。我不知道剧作家叶芝对我们的影响面有多广——就时间论，我们将永远负他的债，直到戏剧消亡之日。在他偶而写的有关戏剧的论文中，他曾指出一些我们必须牢记的原则：例如诗人先于演员，演员先于幕景画家；剧院在无需只考虑俄国狭义的“人民”的同时，必须是面向人民的；戏剧如企望永恒必须写根本的情景。出生于一个普遍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世界，又成长于一个要求艺术为社会目的服务的世界，他却坚持两者之间的正确观点，这种观点绝不是这两者间的一种妥协。他的行为表明一个艺术家在完全诚实地追求他的艺术的同时，也为他的国家和世界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赞誉某人，无须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我不隐瞒自己对叶芝思想和感情的某些方面不能苟同的态度。我这样说只是想表明我的批评的界线。分歧、反对和相抗等问题出在信条方面，这些都是关键问题。我只是在允许的情况下孤立地考察了作为诗人和剧作家的叶芝。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两者不能被完全孤立。总有一天，我们必须对叶芝的全部著作做一完整、细致的研究；也许，这需要再过些时间。如果只想得到经验和愉快，有些诗人的诗多少可以孤立起来读。而另一些诗人，虽也传达经验和愉快，但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叶芝属于后一类：他们为数不多，但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历史，他们是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无从理解那个时代。这么说给了他极高的地位，但我相信这地位是牢固的。

（王恩衷 译）

